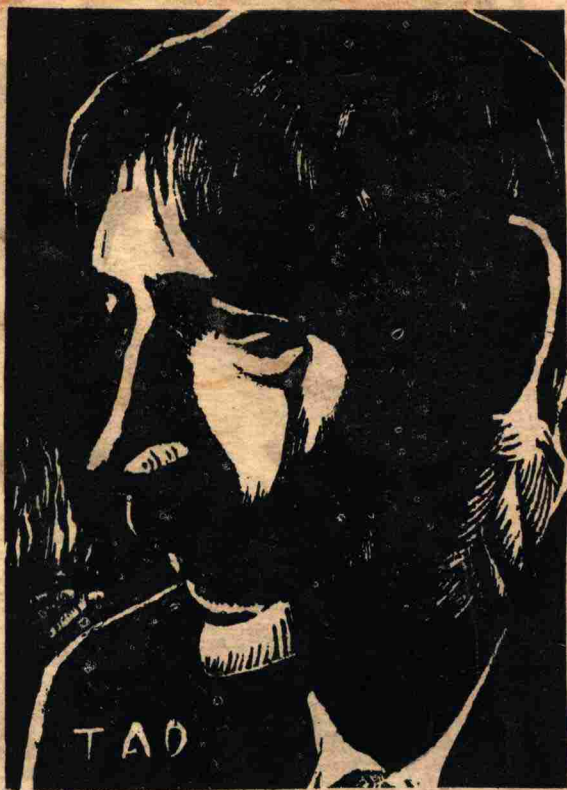


# 巴比塞選集



大眾雜誌公司發行

# 巴比塞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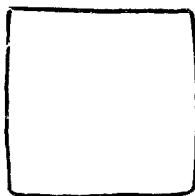
陸從道編

上海

羣衆雜誌公司

發行

有 所 權 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巴 比 塞 選 集

著 作 人 巴 比 塞

編 者 陸 從 道

發 行 者 方 東 亮

出 版 者 羣 衆 圖 書 公 司

發 行 所

南京太平路  
上海四馬路  
無錫北大街

羣 衆 雜 誌 公 司

全 書 一 冊

# 巴比塞選集

## 代序

向巴比塞的敬禮

J. Freeman 作  
何封 譯

## 目錄

對智識階級的宣言	從子譯	一四
廊門 (Le Portigne)	李青崖譯	三〇
歸來	祝秀俠譯	六三
砲戰 (Bombardemen)	羅黑芷 李青崖合譯	七三
十字勳章	劉延陵譯	九五
紅姑娘	祝秀俠譯	一〇一
不吉的小月亮	劉延陵譯	一〇九
耶穌的故事	祝秀俠譯	一一六
太好的一個夢	劉延陵譯	一二五

教師·····	祝秀俠譯·····	一三七
四個人的故事·····	○女女士譯·····	一三二
不能克服的人·····	蓬子譯·····	一四二
姜·葛理西亞底轉變·····	蓬子譯·····	一四七

## 附錄

巴比塞的作品考·····	沈起子·····	一五二
後記·····	編者·····	一七一

## 巴 比 塞 選 集

## 向巴比塞的敬禮

J. Freeman 著  
何 封 譯

我們中間，凡是幸而在美國聽過亨利巴比塞講話的人，永遠不會忘記這人底道德的和知識的偉大，不會忘記他底動人的口才，也不會忘記他底心地底純潔。

他曾向著廣大的工人聽衆談話，他們是常常和一切種類的演說家相接觸的；他曾向知識份子底小團體講演，他們在修詞術的批評上是特別敏感的。男男女女在這個蒼白的，瘦弱的人物面前，在這個既爲先知而又爲戰士的藝術家面前，總歸是忽然地沉靜下去而興起一種尊敬的心情。他們對於他講話所用的法文，大都是不了解的。但是，翻譯人尙不會解釋他底話，他們便已深深地爲他底精神所感動。

就是這個人底像貌，也可以表明他底精神底完整。這，你可以感到，從他那高大的，脆弱的身體連帶著彎曲的肩膀，顫動的聲音底誠懇，由於疾病和情感而發著抖的長長的，伸出的胳膊，由於內在的衝突而受了損害的消瘦的堂皇的面孔。這個人的的確確是爲了人類解放而貢獻了他底生命，而且

是欣然地貢獻了他底生命，帶著超越的勇敢和愉快。

我很幸福而能夠在巴比塞在美國講演的旅程上陪伴著他，從紐約到芝加哥，經過了一打之多的城市。有一個月的光陰，我們每日都是一同地在講演台上，在火車上，在旅館中。無論是在任何公共地方或私人處所，他底精神總是集中在一個目標上。他已經有了六十歲的年紀。他病得很利害。他的臉上佈滿了精神的苦痛和身體的勞瘁，但從醒起一直到睡下，他是不倦地為著那個吸引一切的目的而工作；把一點一滴的能力、情感和行動都用在全世界反法和反帝的聯合戰線上，具各種信仰的男女們底組織上面。

爲了這個目標，巴比塞無所謂過大的或過小的工作。在紐約，費拉得爾費亞，華盛頓和匹茲堡，掀動了廣大聽衆之後，他去到賓夕尼亞的一個小市鎮，他底集會在那裏組織得很不好。主持這事的委員會缺乏經驗。在當地不會有張貼，不會有廣告，不會有宣傳。我們看到那個黯淡的廳屋空著一半；祇來了寥寥的幾個人。組織者覺得很難爲情。

『用不著使巴比塞在這二十來個人上耗費氣力。』他們說。『我們還是讓他們散去。』  
『Non, non, non!』巴比塞不以爲然。『卽令祇有三個人，我也要講話。我們底使命要達到每

一個願聽的人。』

帶著發熱的病，帶著工作和旅行的疲困，他講了一個多鐘頭。在他到了芝加哥的時候，他是很嚴

重地病了。這裏的集會倒安排得很好。大約將有一萬二千多人充滿那個廣闊的「羅馬大遊場（Coliseum）」離開會祇有四個鐘頭，而巴比塞却躺在床上發熱，神色蒼白。他底翻譯人哈利達拿教授說：

「他曾在戰爭中受過三次傷。後來他從沒有真正地好過。他底肺很壞；他底喉嚨也很危險。我們還是請一個醫生吧。」

醫生來了。他禁止巴比塞講話。

「你病得很厲害，」他說，「你不可下床。」

巴比塞強撐著坐了起來：「一萬二千人快要來了。我不能使他們失望。我必須要講話。」

「假如你要講話，」醫生說，「對於你底生命我是不能負責任的。」

「講話是我底職務，」巴比塞說。

這一天晚上，因發熱而抖著，因病重流汗而溼著，巴比塞穿帶起來去開會。

那個巨大的講演廳，也就是「共和黨」和「共產黨」為推定候選人而舉行集會的場所，這時却被人擠滿了。巴比塞不願我們底勸告，不肯中斷他底演詞；他一直講完。三個人，三千人，三百萬人：一切願聽的人都應該聽到這個真理：「對於怠惰的，搖動的，不定的公眾意見，我們必須要向牠表明人們是在被引導到哪裏去。」



你看到巴比塞在講演台上，在委員會底集會上，在塵垢的火車裏，在旅館裏對着他底書記起草信件，演說詞和論文，接見退伍軍人，黑人，拉丁美洲人，文人底代表團，你便可以看到一種由肉而消磨到骨的強大的精神。

對於每一城市中的每一羣聽衆，無論他所講的是關於法西斯主義或戰爭或文學，巴比塞總是說：『我很榮幸而是一個康穆尼主義者。』

當他平淡地，不帶任何情感地說這句話的時候，每一羣聽衆都禁不住迸發出雷一般的鼓掌。即是不贊成他底社會見解的人們，也感覺到他底英勇的性格，這種性格曾經使他能夠通過理智、意志和科學把他底內心的衝突消釋爲鐵一般的信念，不折不扣的宗旨。

在所有歐洲文化的最優秀者中間，這位主要的角色，曾經向前邁進，受著極大的犧牲，通過了隔離新舊世界的「無人地帶(No Man's Land)」。但他對於這種犧牲，從不計較。他覺得，從他所參加的無產者底戰鬪行列中所獲得的，比之他所給與他們的，要大得多。他曾告訴我們，工人們並不一定要走向知識份子，而知識份子却必須走向工人們。他說這句話，是出自或者比在戰壕中更騷擾而且更痛苦的一種經驗。他是講明世界戰爭實況的第一個偉大的詩人。緊跟著他，別人也講起來了，顯露出武裝衝突底愚蠢的慘酷。在現代的諸主要作家中間，他從表面的實況追尋到不放鬆的結論，且完全掙脫那個必然要發生戰爭的社會，這是他底功績。別人走出戰壕，退入本欲緩和戰爭而適足以

從旁鼓勵戰爭的感傷的和平主義，但巴比塞却大刀闊斧地開闢他底由現象到真實的道路。他看到層類的掙扎可以由廢除層類而廢除戰爭。

巴比塞由爲藝術的藝術過渡到革命的藝術，由布爾喬的個人主義過渡到集體的革命行動，這過渡底本身即是現代文學底一篇英雄的故事。這是在現代相衝突的諸力量中關於道德的和知識的選擇的一篇英雄的故事。就巴比塞底社會背景而言，並沒有在外的什麼逼使他走進無產者底陣營。他出身自巴黎近郊底一個體面的中等的家庭。他底父親是從「南部」來的一個法蘭西作家，他底母親是一個英吉利農民底女兒，他底岳父是有名的法蘭西詩人喀巨爾孟代 (Catulle Mendès) 一直到世界戰爭（這時他底父親年四十）他還是——他自己曾對我們這樣講——一個「知識份子，一個和許多別人一樣的布爾喬的作家」帶著不少的個人主義，並且充滿了不幸地把知識份子宰制得過久的愚昧。

在戰爭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中年的文人，早先在大學中有過好的成績，此外還有新聞上的成就，出版過一卷詩，得過詩的獎賞，曾經因寫兩個長篇小說而出過名，還有一本論繪畫的書，一部短篇小說集。因爲在布爾喬的社會中有這樣舒適的地位，他曾拿他自己同約翰雷得和愛彌爾左拉相比。『約翰雷得』他在芝加哥時曾對我們提起，「並不是從革命環境中長大的。他是一個有才能的新聞記者，一個出身自布爾喬的知識份子。但當他底作人的真摯和忠實同事實相接觸的時候，他便

成爲一個革命者愛彌爾·左拉也是這樣在一個長時間中他很支持地不肯參與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但當他底高尚而公正的性格和得勒許 (Dreyfus) 事件相接觸的時候，因著法蘭西的反猶太主義和武力主義底卑鄙和羞辱，他便成爲一個革命者。我也是這樣——假如在某一點上我可以拿我自己和這些顯著的人物相比的話，那是在我和戰爭相接觸的時候。

巴比塞底性格在戰前便已受『高尚和公正底沾染』他底長篇小說『地獄』充滿了感傷的和平主義，可是這種和平主義，對於愛國主義底鬼話，總還能加以無情的錐刺。但這位詩人尙不曾十分明白現代地獄底底層。一九一四年，他被徵爲法蘭西步隊的一個兵士。戰爭完成了他作人的教育；在戰壕中他終於理解了許多，『特別是現代社會罪惡底一切廣佈的脈絡』

他把這種理解，用一切戰爭著述中最駭人的「火線下」(出版於一九一六年)傳達給了我們。在官家扯謊的吼叫中，騰起了這個清晰的聲音，講說著關於戰場的兇慘的實況，關於無休止的戰爭底緩緩移動的夢魘，在其中墮落著，而且在和自己無關的衝突中屠殺著的人類，甦醒了，要問：爲什麼我們在這裏打？

諸軍事當局斥責這個敢於講明戰爭實況的人，但這本書却像野火似地展佈在全世界。人們正想從一個配講實況的人聽到實況。巴比塞並不會有什麼憑空的捏造；他底藝術是史詩，牠掀動人們底心靈，是因爲牠不會和生活隔離。這個作者是和諸兵士在蓋壕中排並作戰的一個兵士。他受傷過

三次，因傷而退休過三次，回到前線去過三次，因為在火線下的勇敢而得過獎。他們曾表示要他作一個軍官；他拒絕了；他要仍然當一個兵士。作爲一個藝術家，他處理著經驗；但他底特殊的經驗絕不是波希米的香豔的愛情，絕不是費里斯坦的地方的偏見；牠絕不是巴黎的燦爛的咖啡廳，軍官們和政客們在其中相互地而且對著他們底情人舉杯慶祝那無疼痛的光榮。這個藝術家仍然是一個在腥的血，臭的汗和戰場底苦痛中的人，而且在那裏他看到了真理。

有些知識份子，他們在戰前和戰後，在兩幕愛國主義之間的五分鐘休息中，也曾反對武裝的衝突。但巴比塞却在衝突底進行中對戰爭直戰。在一九一七年底前幾個月間，在「火線下」出現不久，他便同前線上退下來的一羣傷兵合力組織一種先前服役的人們底組織，叫作「退伍軍人協會」(Association Riebucain des Anciens Combattants) 這個團體爲牠自己樹立了兩個目標：保護戰事參加者及受害者底特別利益，並此後盡其所能從事於無情的反戰的戰爭，因而使將來的時代不再遭受我們所遭受過的痛苦，因而使對我們所作的虛誑的擔保，以這次戰爭爲最後戰爭的擔保，藉著事情底全力——就是說，藉著人們底全力——能夠獲得實現。

巴比塞開始把這個協會擴大，包含著一切國家；他造出一個退伍軍人底國際組織。回憶到過去，他在美國曾向我們解釋，他作這事是因為他是一個文人，因爲他是用著作提供憑據的一個戰爭底證人。這個與人類合而爲一的作者，把他底藝術的和實踐的才具，鎔合成一種以社會目標爲趨向的

單一的能力。

國際退伍軍人底協會在一九二〇年之末曾開會於日內瓦。兵士代表中有法蘭西人、日耳曼人、奧大利人、英吉利人、意大利人。他們曾在戰場上像野獸似地互相逐殺；現在他們像弟兄似地握起手來，決定永不再互相爭打。他們曾宣佈單祇戰場中的聯合是不夠的；他們應該學會下一次戰爭爆發之前的聯合。

戰爭完成了巴比塞底作人的教育；他學會了超過戰爭恐怖而審視戰爭恐怖底原因。參戰軍人在日內瓦起草的憲章曾特別地指明，爲求有效，反戰的鬭爭必須在社會領域中進行，必須對著戰爭底基本因素進行；這些因素插根在社會底經濟構造中；反戰的鬭爭，祇有牠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的鬭爭，然後才能得到成功。

不久，巴比塞明白了，「不是爲自己底利益而是爲增進大寄生者和大營業者底利益」而受苦和死亡的兵士們，他們底運動「也就是在工作上爲別人而疲困和死亡的工人們底運動」。他把兵士看作全部無產者底表徵。他還看到，保全道德和知識的知識份子底運動，也就是兵士們底運動，無產者底運動。

這種觀感最先取文學的形式，這對於一個藝術家是很自然的。在巴比塞底第三部偉大的小說「光明」中，那個主人公，被世界戰爭覺醒了，看到一種莊嚴的景象，看到人類心理的普遍的變革和

世界共和國底創造。

但是，照例地，巴比塞用行動來補充詩意。跟著「光明」這一部小說，來了同一名字的組織。在去年巴比塞寫給我的一封信中，他對於「光明團」作如下的解釋：這該是具若干地方分部的一種國際運動；牠底宗旨是預先造成革命的意識形態，並且把知識份子引入到工人底運動中。主要的是，「這運動底工作在於設法使布爾喬的唯心主義和辯證的唯物主義接近；這事底成功底方法——牠底唯一的成功底方法——是消除布爾喬的唯心主義底模糊而抽象的公式。」

在美國，我們對於「光明」運動記得很清楚，而且還記得牠對於本國若干知識份子的衝擊。在我們最初聽到這種運動的時候，我們有幾個人已經各別地根據我們美國的經驗得到了一個論斷：認為那些幫助剝削者的知識份子和那些站在被剝削者一方面作戰的知識份子中間有了廣大的隔離。但無產者和知識份子的聯盟組織問題是不清楚的。在西歐，因為在空間上和「十月革命」更近而且分裂牠本身的階層戰爭底規模比美國更爲發展，這問題便爲「光明」所提出。起初這種組織在原則上是模糊的，在構成上是混亂的。

這事底可能，祇在於「光明」還有一種幻想，以爲知識者羣是獨自存在的一個閥閱。到了一九二一年春天，牠便放棄了這種作爲「知識國際」的態度，而更謙卑地成爲「一個國際革命教育底中心。」

巴比塞——也許在當時是不知道的——曾把握到伊里奇所提出的原則：假如工程師走向康穆尼主義，他並不是和祕密工作者、煽動者或著作者取相同的道路，而是經過他底科學底門徑；同樣地，農地經濟學者也是從他自己底道路上走向康穆尼主義；而這個道理對於每一技術家及科學家在他自己底領域內都是適用的。

巴比塞把這個原則應用在文學上和藝術上。起初，他有一種錯誤的假定，以為一種革命知識份子底組織能夠為工人階層底利益發生有效的作用，無須「預先和諸政黨聯合」；但不久他便知道這樣的一個團體不能夠自外於並超越過政治的鬭爭。以「光明」為試驗，他成為現已普及全世界的一種運動底先驅者，這種運動在牠對抗反動和戰爭的鬭爭上使一切真誠的知識份子工人底政黨相聯合。

結果，革命運動在某一水平上作給約翰雷得的。在另一水平上作給巴比塞，牠統一了他底創造的和實踐的才能；理智和意志，想像和行動，詩歌和政治鎔化在一起而趨向著一個單純目的。「鎖鍊」「劊子手」——在巴爾幹——「力」——「耶穌超昇」和「左拉」底作者就是康穆尼主義報紙底編者，引導著退伍軍人協會，領袖著「光明」，站在亞母斯特丹反戰會議底前列，後來還作了全世界反戰，反法的組織底首腦。小的粗糙的作者們爬入象牙之塔，嚇得面無人色，惟恐革命奪去了他們底藝術的「自由」奪去了他們底「神聖的」自我。這個巨人中的巨人，大家都認為是現世特出的作家

之一却欣然承認連他底個性和他底才能都是在一種爲了無階級的社會的鬭爭中，和在這一種鬭爭底經過中，得到了發展；我很榮幸而是一個康穆尼主義者。

當他在美國最後給我們的幾次談話中，有一回他說：

「讓藝術家仍然作藝術家。讓每人作他最適宜的工作。這是分工定律底要求。這並不是一個把政治信仰底表白釘在書頁子上的問題。但作家必須站在被剝削者底一方面反對剝削者，站在被壓迫者底一方面反對壓迫者，明白而誠實地站在他們一方面。讓文學仍然作一種勇敢的前衛——一種戰爭的文學。讓有些書籍改正社會底錯誤並造出正義。你們必須繼續寫書，直到人們建立一種合理的社會，戰爭和社會的反動和法西斯主義在其中已經消滅，而祇被記憶爲已往的可怕的鬼魅。」

對美國的作家們所說的這些話是巴比塞自己底生活和工作底一個概要，這他曾在未曾有的困難中進行到底。我們在碼頭上向他送行，看到他底從灰色的圍巾上露出來的面孔極端蒼白而且消瘦。後來，他底書記從巴黎給我寫來的信說：

「我們到來的一個鐘頭之後，巴比塞便埋頭在論史太林的材料中。我想最後他或者能夠平安地工作下去並寫出兩部偉大的書——一部傳記和一部長篇小說。幾天之後，他得了發熱的病，比之在芝加哥還要厲害。醫生說這是胸膜炎。經過了幾天的痛苦，隨後來了三個禮拜的休息。巴比塞現在已經在逐漸地痊愈。這大概是長久的而且是艱難的，但他底抵抗力是那樣地大，使一個人能夠鎮靜



地希望著將來。我也用不著告訴你，雖然發著熱，他連一天都不曾停止工作；他不斷地念著給我抄，完全為全世界無產者正經過的嚴重的時機所佔據。」

這是去年初間的事。今年夏天，他又不顧醫生底勸告；他去到莫斯科，明知道這樣的旅行牽涉到他底最易損害的健康。他連一天都不曾停止工作，一直到底完全為的是他所合一於人類運動的無產者底運動。多年的勞動和痛苦把身體弄毀了；志願却一直堅持到底。有如他以自己底生活相比的約翰雷德一樣，在第一個「社會主義的共和國」——他所憧憬的正義的世界底前衛中，他為要實現這樣的一個世界而提供了他底最後的一滴力量，而死在他底職務上。

全世界革命的工作者和知識份子，一切以人類解放的鬪爭為重的人們，在藝術上以真實和高尚為貴的人們，都敬悼這個偉大的詩人和勇敢的戰士。那些在每日接觸中認識他的人，在敬禮之外，還加上個人的愛慕。我們紀念著一個找不出第二的人，就公生活和私生活底完全融合而言。有時，一個著名的作家在公共中是一回事，而在私下是另一回事。巴比塞却沒有分裂。在講演台上和書頁子上，使他為人所注意的那種高亢的直爽和單純也就是他在最偶然的談話中，最細微的行動上所有的。

也就是這種完整，牠得到了你底愛慕和尊敬。有些作家以為對無產者最好是放棄知識的訓練而滑入虛偽的家常話，巴比塞却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巴比塞在法蘭西的古典底偉大的傳襲中受過

訓練，他使用這種傳襲給最不出名的工人階級的報紙寫文章；他用丹敦向「國民會議」演說的格調向無產者聽衆演說，因為這種格調對於他是自然的，因為這似乎最適合於他所表達的高尙的願望，因為工人們應該得到他底最美好的；而這也就是他在最簡單的個人的書信中所用的格調。

藝術家底夢想，兵士底痛苦，康穆尼主義者底信仰和理智和意志，曾經在他底強烈而高尙的性格底坍塌中鎔化成一個強有力的整體。無論你看見他在用他底革命的使命掀動成千的人們，或在和一單個的工人或退伍軍人或著作家談話，你當不住要想：這是一個人，這是一個詩人，這是一個

Bolshevik。

# 巴比塞選集

## 對智識階級的宣言

(從予譯)

### 對現在及未來的智識階級

對智識階級的文藝的宣言與檄文，從來沒有像我們這時代之蠢然而動的——這是理之當然。或者完全為諷刺所浸埋，又或者為亂彈調子震聾了耳朵，（因為如此更其利害）這一次輪到我們超越一切，拿出我們的檄文來了。

x

x

x

x

x

智識階級與藝術家們的第一義務，就是識別而且決定擔負在他們肩頭上的社會之判然的職務。

第一，我們在社會的何處？

我們是在偉大的物質的進步的，同時又是破產的一時代中，即是我們在崩壞的一時代，在文明的一時期的終結。

藝術，文學，與別的同樣，都感覺了頹廢（Decadence）我試把難以枚舉的綱目舉出來。曰豐饒，然而混沌，曰末節的拘泥，曰空論，曰過於細微的分析，曰粗漫的綜合，曰矛盾，曰迷信的復舊——即無智，混亂，與無秩序。曰客觀的賣買主義（Merchandilism）曰，憑金錢之力做廣告的，野蠻的規模的方法，如賣藥般的掛起招牌，無理的強賣於消費者的人工的名聲。不僅是書籍，還有藝術的表現的其他的公共的手段（即是劇場，小劇場，影戲館，無線電，）對於這些的抑止及亞美利加式的擷取。

在於這樣的一切的正中——即是說文學——雖然有着多少的孤立了的革新的嘗試侵入，然而往往墮於漫畫，以誹謗為滿足。有手腕有才能的青年作家們所產出的對於此種嘗試的三二種，并非沒有利益，也并非不是做不到。在他們有對於舊派的規定與遲於時勢的式樣而退讓的便宜。然而到了現在，他們僅僅埋頭於形式，除了表現法的革新以外無他——說起來，不過是魯魚亥豕的校訂罷了。

就知識階級的一般的心境說來，乃是不確實的時代，是左往右往的時代，是探求的時代，是不安的時代，不安就是有機的反動，是頹廢的腹疾。在有反省的人們，在想努力去看一看較目前的事稍微遠一點的人們，總之不能安定。他們正尋覓着道路，搜求着新奇，他們沁然地感着一種變動的準備。可是有誰人意欲那變動，則不可知。

我們的社會的哲學的實相主義（Realism）使我們解決我們的過渡時期的糾紛，而回溯其

原因。這主義又使我們檢驗完全的論理的事物的一狀態之結果。同樣的教條，把他的職責與重任授之於觀念論 (Ideology) 由於他的確實的光明，使我們與現代的不安的大眾結合起來。

觀念論並不構成可以稱為夢想的極樂淨土，而使之成為孤立的領域。——這是我們的第一原理。惟其與歷史的發展結合，觀念論才可以構成。由於國語，由於教義，由於藝術，人類依據對於思想，事業，與偶然事件常為同一之證實的法則，表現自己，又表現環境。這裏並沒有兩個真理。理論與實際就是一個。因此之故，不用抽象作用來把他分為兩個，乃是絕對的要緊。所有的一思想，不可不照應一實相，不然，思想是空話，「生」就不可分析了。

### 新藝術與新秩序

表現了自己，人才能決定，人才能建設。藝術以及廣義的言語文章，就是實現之器，也就是在人類的手中的最好的工具。新藝術以在歷史的發展裏附有特質的新舞台當作基礎。可是我們不可以說，如屢屢聽着的，新秩序苟未建設則無法可想，這一類的話。精神應該先發，以量遠近，並且準備道路。以之攪拌感情，釀造感情。以精神喚起確信，振起聲勢，而又鞏固之，他們可以把明瞭與確信帶來。這就是我們的文藝的 Materialism (文藝的 Materialism 這句話，曾為安列特洛南德何爾斯特所使用。)

因比伐門不承認專斷的，統台事實的觀念論。所謂指導的智士門及思想家們的貴族主義的，君

主獨裁主義的論議，無論在什麼上面，都不能夠安居。他明明白白是愚弄愚者的手段而已。指導自由民衆的首領，不可不先從大衆裏面（或大衆的大部分裏面）產生出來。

我們的客觀就是如此，即是，把偶發事件與他的關鍵置於意識之中，而使之與事實及論理的衝突相一致，不是把實相去屈服於公式或亡魂。我們對於集合的生命與表現理想的文章，適用那對於神性Stoic的主義者的簡潔的美的遺訓曰：「我不依從神，我與神同意。」

### 個人與「社會人」

可是我們先要特別認識的，第一是「社會人」，不認識「人」（這是製造而成的）與個人，是當然的。

這事有瞭然決定而把它穩確地放在胸中的必要。

個人不是製造而成的，反對的人，那是人類的實在細胞。關於所謂個人的中心的樞要之點，我們不必爭論。馬克斯也不嘗爭論此點。關於此事，輕於非難馬克斯的人們，并未深知馬克斯。我們的各個說起來，原是成爲二重的。於幸福，欲望，死，三者的無限的戲劇之中，我們經過特有的重負；經過一身的危機；經過特殊的地位，這就是單位，就是個人。

我們的各個，同時又是構成全社會的一部分。是大衆的一滴。是集合的一部分。集合的自身是一

個有機體。正如古人所說，於此有內的人與外的人。

禁止了當爲原因一方面——或者裝做禁止的模樣——這樣的，深的人間的矛盾律，是不可分解的。因爲在實踐真理之中，雙方都存在着的。如果由人工的把個人主義與社會的客觀主義切斷，則前者出軌，後者成爲僵屍。所殘留着的，僅僅只有幻想的，獨裁者的，詩人們的，縹緲的兩個抽象而已。

然而，在現代，個人較之集合，與我們有關的地方少些。所以，我們因爲把我們獻之於集合，而放棄特殊。

個人，孤立之時，一人身上的冒險，直到現在，身臨於文學與藝術之中。關於這個主題，縱然不能說把一切都說盡（因爲傑作不能夠有先見的），可是將主題的要點，把生活反覆又反覆的說，乃是真確的。於此，我們更想看看其他的。

滔滔的流繞於心靈的四周，或繞於私生活的內壁的事，應該停止。例外的情形，獨白，求心的分析，即是X氏與Y夫人的，又或「我」與「你」的特殊的事情，應該暫時遏止。

應該走進集合的領域裏去！

凡事都推我們到彼處去。第一是經濟的歷史的宿命。它把我們今日走到集合體去，漸次增大的。一個職務給我們，把本來的目標與既成的形式賦與吾人。不問欲與不欲，這乃是今日無論處理什麼問題都成爲問題的人類全體的生活規定。現在我們的時代，無論你答應與否，那人類的連帶責任，是

要落到我們的雙肩上來的。

可是，這不僅是適應於緊急的社會的大要求而已。

在這樣的道路中（即個人主義的憤怒，即一身上的不斷的刷新所不能給予的，）有一進步。有漸進的一獲得，連續的一創造。對於心靈中有欲在這地上做有爲工作的意志的人，是要依循這條道路去決定的。

即是說，義務心所規定的我們的方針以及命令我們的，乃是在人類同志的關係這一方向之內。我們在造成社會人，或集合體，一個本質，一個物質自身時，所成立的，不至於陷於過激派吧。馬克斯主義的詭辯的反對者，以及有時十分疎忽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單把歷史的或經濟的 Merterialism 變爲純粹的 Merterialism 把「獨斷的客觀主義」設想爲在一切個人的影響及一切的心理的因子以外而迴轉的一個機械論 (Mechanism)。這乃是濫用 Merterialism 違反馬克斯的思想的，並且——與其從規模之雄大中推出一個教義，倒不如漠視使生命與理論，自然與科學相調和了的，創造力的歸極的一新精神狀態，一個新的 Method 的，馬克斯主義之實相論所具有的可以伸縮自如的一切。

經濟的現象，若僅在物質界之中，而爲排他的或宿命的展開，那末，則一切物件，它的自身就可以造成了吧，於是一切的既成地位，就自然的正當視之了吧。若對於無產階級，把無產階級自身破壞了



鐵鎖，而轉換進路的話說給他們聽，不過只是空虛的煽動罷了。然而不能不對他們說的，也就是這一點。

伯爾痕西坦因派，正昏睡於此狹隘的定命論之上。從他們的學說之中，引出一種社會主義的臨機應變主義，而至於不能不把他引導到一切的妥協讓步之中去了。

歷史的現象，與一切的現象相等，是依從法則的。可是這并不是自動機械般的完成的。不是把他硬拉到全然不可抗的傾斜上去的。統御依從物理的法則的諸原素，或把河水引進運河；人類是做得到的，與此理相同，統御歷史的現象，人類也是能夠做的。在地上的人類的冒險，人類只是限于不知道他的時候，這乃是宿命的幾何學。

旗幟鮮明的，入門的，宣傳之生存理由，也是在此。我總括說一句，我們應該想「人」是「社會的個人」。

如從前倍根之因為科學，又如思想中的偉人康德因為一切哲學，賦予真髓一樣。在十九世紀中葉，把真髓賦與社會主義，此概念作用，是豐富的，充實的。他淘汰物質的自身，監查公式與傳統之信任的價值。把漠然的感傷的「理想」（即童話的理想）掉換成科學的終局目的。於是根本的把抽象與具像混合。

在此概念中，含有人間大眾的有機力，此概念超過自然力，即是潮漲時的聲音與戰慄。

此種概念，較之喋喋於口頭的理想的騎士或使徒，更是深遠的理想主義的，可以這樣說。以上所說，欲想正直的、思考的正直的人（至少因為將來時代，應該脫離無根柢的、無目的的一個人信仰，而對於一切人類的根本，定下一個方針。

### 兩個組合組織

依據我們的理想的，科學的方法（這種方法是現代歷史的動搖上，及理想與觀念的鹵簿上，所帶來的無假借的實證與明確的方法），能把我所說的原動力的組織，判然的區分。

第一是資本主義的組織，榨取羣集者的組織，即是世界的指導階級的組織。這階級的自身即在現代的最高主人——大銀行家們的寡頭政治的手裏。行到現在的資本家們的競爭與中央集權，由于繼續的工業的進步；由於機械的完成，由於企業家的發展，又由於先驅者們周到的（指小資本為中資本吸收，中資本為大資本吸收）立了定義的私有財產與私有企業的引力關係，有了奇異的比例。這種的發展，使地上的主權（為唯一的富者）放進了美國人的手裏。達到吸收力的可驚的程度。美國人，把這主權拿到我們的舊大陸來，動手開拓一切可以開拓的。紐約的交易所，成了世界的活動的引線與指南針，成了收斂與散發的磁極，成了使一切進步的大機關的中心。

使思想虛脫，代之以一切的物質的進步與奔流的富，把這種資本主義的偶像高高揭出的，就是

美國。

對抗搾取者們的組織，有被搾取者們的組織，對抗資本的是無產階級。革命與反革命。

這乃是現實的，深刻的兩個基本的潮流。

在現代世界的大腦中，組成了某種的與黨，單純蠢動着的一切運動，一切的傾向，或直接或間接，歸屬於此相反的二潮流的任何一種。

無疑的，爭鬥這事，還不很平衡。除了俄國權勢是在資本主義方面，即是在「國家」的制度律法，兵力。不僅如此，我們又遭遇着法西斯主義的發展——反動的最高反動。在這一般的簡單的要領中，我將它下了一個定義。就是「以挫折剛只起頭的無產階級的團結為目的，由中產階級之召集而成的，侵略的爭鬥之一團結。」

被搾取者們的招牌，并非不充分的他們自身的結合力。勝誇着的個人的致富系統的惡結果，即是人類的不幸。既成的秩序，早已不是能夠繼續存在的了。由它的肥胖症，又從那一直支配到現在的橫暴與欺瞞的人工手段之中，所暴露出來的根本的無條理，因為這些，既成秩序已宣告死刑了。

把既成秩序，拿到它支配着的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所準備的彈壓設施上，借此以支持它自身和它的設施，且大大的附加上這樣一個觀念論的宣傳。依據新樣的廣告術，與數百年來的傳統，與浸透了的奴隸狀態的習癖，煽動的利用對於新興未知的恐怖心，假裝反對黨的思想行動——這種寄

生蟲的大系統，到現在得了人類對於它的大多數的同意。

有時公然的，有時粉飾的，又有時虛構的；這樣壓迫的觀念，很有許多的種類。

他們由其中蒐集了叫做「秩序觀念」的已定的要點。

當這種時候，「秩序」就是意指「既成秩序」。於是「人」就可以解釋為榨取「人」的要素。使社會的保守事業正當，而且補助它的各種的哲學與辯證法；以及使「現存者」為「正則者」的戲語與法術，我們托了它們的福，大部分的人，能組織了現在特權階級們與寄生蟲們的秩序。這是我們所不憚煩言的。

x

x

x

x

x

因為招牌的變更，在資產階級秩序前有封建秩序；在大實業家們的暴政前，有戴着王統的冠冕的冒險家們的秩序，這些神聖的「秩序」的大原動力，是從神的觀念產出的。

從稱為神的觀念作用之中，他們因為二三人物的利益，犧牲大眾，把類類的自然發展的莫大的偽造汲了起來。

實際上，神的普遍存在，是破壞一切人間的事業的，這乃是改造一切的大變壓機，是壓殺實相的反實相。

然而所謂神者，不過是傍若無人的一句談話而已。康德把神掉換為確定的哲學，使神的具象的

實在一新。由於使精神錯覺者們相信一切內的幻影，存在於外，由於同樣的瘋癲作用，這乃是在心靈的創造上認識個別存在的一個創造，是優秀的公式。同為魔力與暴力所強迫的這種發明，足以使它與事物的秩序分離。

總之，排斥「無神的社會」的可能性的反動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的絕望的努力，我們是知道的，他們被鬼魂所憑了。

如果從他們拔去了此世的電光似的劇戲，則一切都要脫離他們了。反革命的觀念論從自稱唯一的國家主義者的「Action Française」那一黨，到一切色彩的 Catholic Neo-Christian 流行的 Neo-Thomist 的最初的暗語，也在於此。他們在各種形式之下，絮說約塞夫特麥斯特爾的論策（這論策是說法國革命，因為把神從一切人事除外之故，有了惡魔的原質。）他們對於神性，對於死後的治療法，不欲被人用手來觸一下。即是把一切的期限，一切的規定置於來世，乃是把因為服從與放棄到現在的生存者壓殺的一種治療法。

最可怪的，是神聖無數的代名。坐鎮於宗教設備的中央的，不僅僅是神。於此，那全然與寺院同樣的心地險惡的，與寺院同樣的詐偽的抽象的偶像與通俗的宗教，連成了一線。他們終於走向正義，性，平和的概念與夢想，而賦予一個價值（即是一個孤立的了），可怕的一個存在。這些不過只是從才智迸裂出的一般的各種觀念，只是才智的各種形式，只是敘述的術語，是從造成「本質」的不法

工作之結果。却而拉波波兒在他的「歷史哲學」之中，曾說 Apriori 是神的替身。

由於這些確證，我們對於現在在「擁護秩序」的旗幟下面團結起來的他們的淺薄的異議的反感，可以加以說明，不簡直可以掃蕩。在無論什麼大國度裏都有了產生地的異論派，或「愛國青年團」「公民團」「國粹團」，包括了 Vatican 與法王的一切國家主義的賣買式的論戰，這些難道我們不知嗎？「秩序」之擁護的人們，有時採用古典主義；有時用反猶太人主義；有時用愛國的宗教來做綱領。他們從國教的武庫之中，同時又從偶像教的骨董所自稱的智囊之中，尋出了他們的主義綱領。如莫拉士這戰士般的辯士，他又是偶像教的信徒；又是天主教徒。并且把 Stoic 主義，怕拉圖主義的 Dogma 以及希臘東洋的神話混淆而成的猶太一神教與救世主義，聖保羅用這些加工製成的茫漠而綜合的基督教，顯然的着了偶像教的色彩。基督教的事實，就是恭敬的看羅馬帝國的樣，而以此事實為代用。同樣聖保羅又以最妙的方法，對於王侯及既成勢力說服他們，叫他們被動的服從，即是不管怎樣，第一先要做一個「秩序」的擁護者。

所謂希臘主義，乃是它對於直接之物，目前之物的皮相而敏捷的一概念作用，雖是怎樣標榜，事實上却沒有「理性」，正如基督教不是愛一般；公定的摩西主義不是正義一般；羅馬人的人權不是人權一般的。

於此，他們同志間互相爭論的，就是這般的任它擱置着。「西伊容」的苗裔——通俗民主黨的

出現，就是「青年共和國」的便利。把基督教的正統說與慈善拿到意大利的編年史上；甚至於把對慕沙里尼的犧牲者在名目上錄出，這樣獎勵着的自稱做「運動」的廣告，是全任那拚死命的 Action Francais 處理的。讓我們再轉談到別方面——

夢着人類自然性的完成；把愛與仁通俗的神性化了的平和論者或道學家們，也可以斷然的同樣的說。他們把他們的烏托邦拿進現實的社會爭鬥裏來，使它變化，把注意與 Energy 推到別方，妨礙推測不合理的各種原因（唯此乃與不合理戰的唯一的方法），使人忽視有訓練的實踐的途程，而且使人逸出積極的勝利。他們無論如何都是保守主義者的一黨。

又對於共和黨，急進黨，急進社會黨們的「民主主義者」(Democrat) 以及多數的社會主義者們也可以同樣的說。

在充滿了妄想與陷穽的，現在的無條理的制度之輪廓內，所謂準備的改善；勞資協商；漸進的進步的，偷安一時的選手們，徒然的大聲痛論戰爭的恐怖；勞動的榨取；及法西斯主義的橫暴。試把事實經過理論之力去看，則他們完全是既成秩序的擁護者，是人類大眾之有力的敵人。

在國家主義者之前，在 Christian Catholic 之前；在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之前，一切的說教者們，都是「現狀維持」的援助者。

他們的一致之點（他們的神聖同盟），與對於真實革命家們從事戰鬥同時，奇怪的成立了。這

乃是不能不使我們張開眼睛的事實上的真理。

爲資本家的組織，僅是維持現狀，又或爲其他，而破壞現狀，只有能取而代之的，就算是能事，此事我們決不可忘。對於一種保守事業，步調不齊的各分子（連如死一般苦悶的旁觀主義與中立主義者也在內）都能夠參加的，這是顯然的。可是在從事於淵深的革命事業的人們，決不是如此，也是顯然的。於此我想起了福音書的有名的兩個信條。保守主義們者這樣說——「非我之敵者爲我之黨。」革命家們可以這樣說——「非我之黨者即我之敵。」

圍繞於這樣的敵人與僞友的世界，民衆「無產階級」破毀國家的舊形式，依據根基於勞動與一般利益（事物的現秩序中的一般利益，或犧牲者與獄卒的協力，總之是欺騙）的法律，而建設一個社會之力量，即是依據階級與國家的撒廢，去要求無產階級自身的物事；去要求創定人間的一條定款。把基礎放在此種政治的平等與生產上的事業，雖爲民主主義之一事業，然而它是與那屈撓於自稱共和國的官立的講壇上的民主主義的饒舌，沒有什麼共通點的全部的民主主義的事業。

## 我們的步驟

已經不是絮瑣的埋頭於爭辯的時候了，也不是發現小差異或蒐集小差異之時，應該從一切的神話脫離了。



對於自由職業勞動者——文人及藝術家（即是如我們的一切精神勞動者們）的義務（在判然地認定的義務之後）就是去掃滅那飽饕餮人間的悲慘及一切的詭辯與一切的狂愚因為要使被搾取者的他們的行為，與合理的他們利益一致，我們不能不叫他們自覺。我們不可不猛烈地聲明——大衆的意志，與事物的合理的自然的秩序，以及生命的權利，正當地判然的互相一致。

將足以充分地準備新時代的分子，聯合到知識階級之中，在什麼基礎之上，我們可以企望其如此呢？這在一個政治的秩序單上，是不中用的吧。要在揭於左列的三大行動原則上，才能夠吧。

- 一。使手的勞動者與頭的勞動者接近。頭的勞動者（智識階級）總之，他們自身已經是悲慘的或是在乞食狀態，而委身於富者強者的被搾取者了。
- 二。力爭資產階級的觀念論，與其教養的反動的廢語的宣傳。
- 三。使集合藝術的。變化容易，而幫助他。

把我們推進集合裏去的一件事，其理由不僅是因爲遭遇着我所述的一大時機，也是從我們人類當然應該有的偉大與生命的意味而生出的。藝術與社會同樣，應從下層革新起。無限的境地。已經展開在那有二三徵候可以認識的 Renaissance 之前了。在人間的大暴風，人間的大海嘯，人間的大雪崩之旁，橫斷運命的一男一女的舞蹈，是什麼呀！

一個 International 團結與一個單位，應該在此實現的，就是這三點。此大原則與實相貼然地

互相合致，而且現實地開劈未來。

（譯者註）法國巴比塞氏的對智識階級的宣言，極惹起世界人士的注目，實有介紹於國人的必要；惟巴比塞氏爲著作界的大家，其行文曲折而深入，閱時若不稍用心思，不易驟悟其意，本文且係轉譯（自日本『新潮』一月號），譯者已竭力使譯文近於平易，但又不能割裂太甚，終不克如願，閱者諒諸。

一九二八，二月七日記。

## 廊 門 (Le Portique)

李青崖譯

此篇由火線之下 (Le Feu) 中摘出，全書本爲二十四篇的不甚連貫的記載，一名排中日記 (Journal d'une Escouade) 此卽二十四篇之一。書在一九一五年出版，得領受龔古爾文學會之獎金。不及兩年，銷行之數已達三十四萬本以上，其價值在法國現代非戰派的文學著作中，殆占第一；而廊門復爲書中最佳的一篇，讀者細心欣賞，自可窺見巴比塞的破壞論，是確有目的者。

巴比塞的傳略，已經本報記者在第十四卷第三號述過。大概現代有心研究文學的人，斷不可不細心讀炮火，惜原文多法國軍隊中的江湖切口 (L'Argot)，讀時頗感困難，鄙意倘不能得法人指導，則宜借英譯本以爲原文之對照，或較易了解。

十二年九月二日，譯者記於長沙。

——滿天的大霧，你願意到那里去嗎？

比德洛迴轉他那金黃色腦袋，向我這樣問，他的兩只藍眼睛，頗像變了透明似的。

他本是蘇舍士那村中的人，自從輕裝步兵，奪回這村子之後，他便想去看他從前做百姓時，安

安逸地住過的家鄉。

這種回家鄉的計畫，是很危險的，然而却不是因為我們離蘇舍士相距過遠；那村子本來在我們眼前，半年以前，我們一直在戰壕和地坑中生活動作，那村子中的聲響，有時還傳入我耳中，我們可以直接由此地，在那通到貝杜恩的大路上行走，我們的戰壕，沿着這條大路，大路下面，就是我們蜂巢似的藏身之所，只要在下坡的道兒走過四五百公尺，這大路已經伸入蘇舍士界內了。但是這帶地方，異常嚴格被敵人注目。德兵自從退出之後，不住地向我們射擊重大的開花彈，這種砲彈射來，有時連我們在地面下的都震動了。並且從掩護土堤之外，還瞧見各處常有一團一團由泥土渣屑所成的黑色東西，向空中和沸泉一般地翻騰，和那直立高齊教堂的砲烟柱子。何以他們要射擊蘇舍士呢？我們却不知道，因為村子裏面，一個人一件東西都不存在了，失去奪回不計次數，並且彼此都很垂注他。

但是今天早上，一陣很厚的霧將我們罩住，然而因為這鋪由天上墜到地面的幔面的保障，我們可以冒一冒險。至少，我們可以一定不被敵人看見。這霧把那些被香腸滋補的眼睛（譯者按德人最愛吃香腸）密密封住，這些眼睛，大概掩在前山幾處的「綿絮」中了，並且這種輕而不透明的牆壁，將我們的前線和敵人在朗司及昂格雷兩處向我們偵察的視線隔斷。

我向比德洛說：「這和粘住了一樣。」

連附技特（比德洛的通用綽號）將頭往下一低，並且閉一閉眼睛。

我們於是就跳出戰壕，兩人都在貝杜恩大路上面了。

這是白日之中，我第一次在這條大路上行走。以前，我們只從很遠的所在聽見他，這條我們曾經時常屈着身體在黑暗和子彈呼嘯的聲中偷偷掩掩往來的大路，我說：

——怎樣的，老朋友，你來了嗎？

比德洛隔着我幾步，在那被綿絮一般的霧所罩住的大路中站住，睜着蔚藍眼睛，張開猩紅的嘴，獨自出神。

他喃喃地說：『啊！那里，那里，啊！那里，那里！』

我轉身向着他，他將路徑指給我看，并且搖頭向我說：

——就是他。可憐的上帝，說到是他……：在我們站的地方，即令我閉住眼睛，也認得很清楚，張眼再看也不過如此。老朋友，在這樣情形再去看他，真是可慘。這里本是一條兩傍大樹成陰一直到底的齊整大路。

現在成了甚麼呢？你仔仔細細瞧一瞧罷：一種破裂的愁慘的東西罷了。你再瞧一瞧每一邊的兩條戰壕罷，一直沿着到底，地面毀得稀爛，洞穿無數的窟窿，所有的樹木，有些連根拔去了，有些被鋸了，燒焦了，折斷做成柴塊了，滿地縱橫倒下，被彈雨穿透了——你瞧這個漏瓢罷——唉！老朋友，老朋友，你不能想像這大路的變遷樣子呀！

於是他一面懷著驚駭的情形，一面前進，走一步，看一步。

這景象簡直是一種夢境，大路兩旁，兩軍互相堅守，並且往返射擊，經過了一年多，大路却成了成行成列的槍砲子彈往來如梭的大路上，子彈將他毀裂，擁起，掏空，翻轉到地骨爲止，還運輸許多田畝間的泥土蓋在他上面，仔細一瞧，這大路竟像是一條死氣逼人的路線，了無覆蓋，彷彿剝了皮似的，枯寂，肅殺，空曠。

比德洛向我說：

——倘若你往日認識這條大路！他以前是清潔整齊的。各種的樹木，都種在那里，各式的葉子，各樣的顏色，真和許多蝴蝶一般，並且路過之時，總可以撞到幾個互道寒暄的人；有時是雙手挽着提籃搖搖擺擺，走動的，和藹老婆子，有時是在板車上高高坐着談天的人，他們的藍布外衫，在風中和氣球一樣地鼓起，唉！往日的的生活，真是有幸福的！

他獨自朝着那條沿繞大路不遠而霧色朦朧的河岸走去，末了又朝戰壕的掩護處前進，忽然他又退了幾步，向着那些露出許多十字架而界限模糊的土堆，便停住不走了，這原來是許多墳墓，疎疎落落，地鑲入這濃霧所成的牆中，正和教室中的墓地相似。

我將他叫了過來。說是倘若我們用遊街迎神的步兒這樣走，恐怕不能到目的地了。大家拔步快走能！

我在前走，比德洛因為無限的感慨，使他的頭腦紊亂，便一面不住地向各處注目，一面在後面跟着，不久，我們到了一塊低窪的地方。從這地方大路便是下坡的道兒了，一個山灣，從北面將他掩護。在這被掩護的地方，稍許有幾個人來往。

地面是枯燥骯髒而帶病象的，一些乾了的草，和油漆混雜，陷入泥中，許多屍首一行行地列在地上。每天夜晚，我們掃除戰壕或平原之時，便將他們——屍首——搬運過來，他們便靜悄悄老在此等候——其中有許多已經經過多時——我們從夜間運到後方的公共墓地。

我們慢慢地走近他們旁邊。他們彼此緊緊地靠着，一個個帶着不同樣的臨死受驚的神情。有許多面目，已經露出發霉的樣子，皮膚上面，黃黑斑點交錯，又像生了鏽似的。有許多面目，竟變了黑色，彷彿塗了塔兒油似的，嘴唇發腫，變成很大很厚的了。正和黑人吹豬腸時的面目一樣。在兩個屍首之間，露出一隻被刀斬斷而現白筋的手臂，但是不知道這手臂是屬於那一個屍首的！

還有許多，穿了污穢不堪的軍服，隨身的軍用器具或者自身的骨頭，將軍服撑起，露出一些高低不平的凸凹。稍許遠一點的地方，有人正搬運一個在非搬運不可情形的屍首，因為免得繞路起見，便將他堆在一個兩端纏在木樁上鐵絲絡中。他在這種鐵絲絡做的吊床中，縮成球形，任人搬運堆集，我們竟不能分辨這屍首的上身和下身了；在這一堆中，只有張開了的褲子口袋還能認識，并且瞧見一兩隻硬壳甲蟲，在口袋口邊出入。

大家堆集這些屍首之時，他們的四週，有許多信件、的紙片兒在地上迎風旋繞，這都是從他們口袋和子彈盒中倒出的。其中有一張潔白的紙，半段被爛泥粘住着，半段在風中顫動，我微微彎着腰，看見了一句話，就是：『我親愛的亨利呀，你過生的那一天，天氣真好！』這人仆倒在地上，他腰部洞穿，露出一條深痕的傷口，腦袋向半面偏着，我們看見他一隻空凹的眼眶，並且在太陽穴、腮頰和項頸各處，有一種綠色的苔蘚發生。

一種令人作嘔的空氣，趁着微風，在屍首和屍首傍邊成堆的遺物——帳篷和衣褲，只剩了被血染紅而硬化或被子彈灼焦的破布，并且多半泥土狼藉已經腐敗——之四週飄蕩。大家好不自在。我們只管瞧着便搖頭，畢竟不會說這種氣味是臭的，并且慢慢地才離開那個地方。

濃霧之中，露出兩個屈背灣腰的人，他們被自身所搬運的東西連合住，這是地方救傷隊搬運一個新近陣亡的屍首。他們正向前進，因為重量的原故，頗露疲乏的樣子，并且滿頭流汗，歎息不已。在這種泥濘的曲徑中，兩人搬運一個屍首，真是一種神聖的工作。

他們將屍首放下，屍首的衣裳還是簇新的。其中有一人說：

——以前不久，他還是站起的！兩點鐘以前，他為得尋找敵人留在田中的一桿槍，頭上便受了一粒彈子，他在星期三得了假期，預備帶這桿槍回去，這是第四百零六團的一個排長，一九一四年才退伍，本是一個很和藹的少年，現在這樣了。



他說完之後，指給我們瞧，將屍首臉上蓋的手帕揭去：這屍首的年紀很輕，彷彿睡熟了似的；不過瞳孔移動，面色慘白和蠟一樣，一種玫瑰色的水從眼、鼻和口中浸潤。

他頸部的關節，還是柔輓的，偶爾將屍首搖動，他腦袋便向一傍偏側，使人發生一種悲慘的幻象，說他死亡的時期，比較旁人新一點。他臉上的敗象確是不深，但對於觀者，他彷彿格外可悲，格外接近，格外依戀。倘若我們向這生命消滅了的遺骸說幾個字，我們一定說：「可悲的少年！」

離了這地方，我們便取了那條直達平原到蘇舍士村的下坡大路。這大路在濃霧之中，很像是一個愁慘的窮谷。成堆的破壞殘餘而又污穢的物件，在路旁或泥坑中堆着，成了不可清理的「雜拌」。許多樹木或者倒在地上，或者竟毀滅了，拔去了，只留下一些支離散漫的根。路旁的山坡土壁，完全被砲彈轟倒攪動。一路之上，只見一些墳墓的十字架，填了又掘，掘了又填的戰壕，砲彈炸成的深坑和存水的泥窪。

我們正在前進，彷彿動了改變計畫的念頭，心中陡覺恐懼叢集，空氣尤其臭惡，以為大禍立刻將要臨頭了。我們所走的地段，正是以前被砲彈射擊最狠的處所。每一舉足，兩膝相撞，都以為走到陷窞邊了，並且在那些破折了的兵器，毀壞了的廚房用品，水壺火爐，縫衣機器，成紮的電線，陷在乾泥中的德法兩國軍用品和黃赤斑斕的破衣布縷所錯雜而成的堆中跌了幾回。尤其那些未曾炸裂的砲彈，四處皆是，更非格外留意不可。這宗砲彈，有些露出他的尖，有時他的尾，或者他的側面，並且都塗了紅

的藍的或者深灰色的漆。比德洛說：

——這是敵人從前的戰壕，末了他們只好丟去……

這戰壕有些處所是封閉了的；有些處所穿了許多大砲轟成的洞。無數的土包（譯者按戰時裝土成包，再疊包為牆，以為掩護堤。）都破了空了，被風刮完了，支包的木樁也露出了，向四處歪了，軍士藏身的處方，也完全被泥土和那些不辨名目的東西填滿了。

其中糟亂泥濘，不可言狀，只可以說是一條被人被水放棄的半乾河槽罷了。另外一個地段，當初本有戰壕，目下却早被砲彈掃蕩無餘；連出入的洞口，也看不見，竟成了一塊彈穴縱橫排列的新地段。我將這新地段指給比德洛看，那里彷彿被一座其大無外的犁頭，剛剛將泥土犁過，但是他專心注意，連地皮下面都瞧到了，這是因為景物變遷的原故。

x  
x  
x  
x  
x

他呆呆地用指頭指出平原中一塊地方給我瞧，彷彿很出神似地向我說：

——唉這就是那紅屋呀！

我定睛一看，那是一塊堆滿了破碎磚瓦的空場。

忽然脚步之前，發見一件東西。丫！這是甚麼？

一塊界石嗎？不對，這不是一塊界石。這是一個腦袋，一個黑而和塗了漆的牛皮相似的腦袋。嘴巴

完全不見了，并且嘴唇兩邊的鬚鬚依然翹起，儼然一只燒焦了的貓腦袋。屍身——一個德國人的——却在腦袋的下面，原來是豎起埋入土中的。

——還有那又是甚麼呢？

這是一個可憐的東西，很像雪白的天靈蓋，離着天靈蓋一公尺以外的遠，又有一雙皮靴，二者之間，還發見一塊龜裂了的皮和粘了黃泥的破布。

——來罷，霧已經散了一些了，我們趕快。

在我們面前百來個公尺的濃霧略散的空中，陡然一個砲彈呼嘯而過，并且立刻炸裂……牠已經墜在我們將要經過的地方了。

我們依然往坡下走，坡的斜度，略略減了一些。

兩人並肩前進，我的伙伴却只左顧右盼，一言不發。

一會兒，他又行停步，和以前在大路的高處一樣。我聽見他口中吞吞吐吐的微聲：

——哼，甚麼！我們到了，我們的確到了……

果然，我們不曾離開這平原，這了無生氣灼焦了的平原，我們然而已經到了蘇舍士的境內了！

這村子已經消滅了。我從來不曾聽見甚麼村子，有這種的消滅情形。譬如阿班聖那柴和加倫西

兩個村子，還保存他們輪廓，留下一些洞穿了的牆壁，截去屋頂的房子和塞滿瓦礫的院落。此地就不同了，除了這些在濃霧中圍繞我們的枝枯幹折的樹林圈子可做點綴品以外，甚麼遺跡也沒有；並且不曾看見一爿斷牆，一段鐵柵欄，或者一座門架，在地面上豎立，尤其我們在許多亂七八糟地堆在地面的木材石材鐵材中走過時，聽說這處以前是一條街道，不免驚詫。

大家可以說這是城市以外的一塊荒蕪污穢卑濕的空地，然而以前的城市，却在這空地上；此時只剩下滿地的破瓦殘材和腐蝕了的家具，成了一層渣滓濫褻所成的地層，我們有時還將腳陷了下去，從容地困苦地拔腳前進。砲彈轟炸的力量使得許多東西變遷，有一條供給水磨的原動力的溪流，已經轉了方向，隨着新的地勢亂流，在從前一個教堂前廣場的角上，成了一個水蕩。

有幾個被砲彈炸出的大坑之中，倒了許多浮腫的死馬，臭氣四騰，此外還有許多馬，因為砲彈的摧殘力過大，只留下一些不辨形體的殘骸，這些砲彈却都是人類送來的！

我們正和逃難躲藏的人一般，在一座跑馬場之中偷偷掩掩地經過，陡然瞧見一個人睡也似地躺在地下；但是他完全平塌塌地貼在地面，這就可以從睡的神情辨別他是一個死人。這是一個隨營的火頭軍，他皮袋裝了成串的小麵包，無數的水瓶用皮帶也穿成一串在肩上掛着，大概這都是他營中弟兄們的東西。也許昨天的晚間，一個砲彈將他的脊梁刷掉一半了。我們一定是最先發見他的人，糊塗的兵士，糊塗地死去了，也許在旁人發見之前，這屍首已將消滅了。我便覓尋他的名牌，這名牌却

在淹住他右手的血泊中粘住，我只好蘸點兒血，將姓名錄出。

比德洛聽憑我單獨地辦這件事。他彷彿是一個發夢魘的人。他瞧着，呆呆地四處瞧着；他在這些腹洞胸穿形毀跡殘的物件之中，推想到無窮的境界，在這種空曠的環境，推想到濃霧迷茫的宇宙。

地上歪橫着一根木柱，柱上關了一隻打扁了的鍋子，他伸一隻腳，將鍋子踢開，便望柱上一坐。我也靠着 he 坐下。這時微微地有點小雨。霧中的水分，變成點滴，物件上面都添了一層水。

他喃喃地說：

——唉！拉倒！拉倒！

他擦一擦額頭，舉起傷心的眼睛望着我。他勉強極力涵忍這地球一角的破壞的悲傷，試着達觀這種凶事。他有頭無尾說了幾個字，發了幾次嘆聲。他將鐵盔除下，只見他滿頭熱氣蒸騰。末了他痛苦地向我說：

——老朋友，你不能揣想這事，你不能，你不能……

他長嘆一聲：

——紅屋呀！就是那個和敵人腦袋一樣的東西，現在四圍都是亂七八糟的殘餘物件，這種垃圾堆，以前是……大路邊的一所紅磚房子，旁邊還有兩間矮房子。老朋友，我不知有多少次數，老在那兒休息，和那個和藹的女掌櫃在門口說些笑話，我擦了面和伊告辭，抬頭一看，我要回去的蘇舍士村就

在手邊走了幾步，還回轉身來，高聲向伊喊幾句談諧的話！你斷不能揣想……但是這樣了，已經這樣了！

他用手勢畫了一個圓圈，向我指點以前圍繞村子而現在失去的一切，

——我們不應當在此地耽誤太久，老朋友。霧就要退了，你可知道！

他說完便毅然立起。

——一齊走罷。

那最慘的現象還待尋覓。他的住宅……

他遲疑一會，辨明了四向，便拔步走了……

——就是那里……不對，我已經走過頭了。不是那里，我不知道他現在在甚麼地方——以前在甚麼地方。唉，遭殃，作孽！

他抱住胸脯，表示失望，並且在這木石交錯的堆中，難於起立。一會兒，他在這了無標識而障礙雜出的平原，迷了路徑，便瞧着空中，以為尋覓路徑之助，這種神情，正和童孩與癡人一樣。他原來思索這些傾頹無餘的房屋對他的感情！

他來來往往走了幾回，才在一個地點停住，却又倒退幾步。

——是此地，一定無疑，你瞧，就是這塊石頭使我找着了痕跡。紅屋中本有一座螺旋形的梯子，我

們現在正看見那螺形鐵條的遺骸，

他將鼻涕吸了一吸，不住地搖頭點腦思念。他說：

——這就是所謂我們到了甚麼也認識不清楚的時候，我們才算是有福氣。唉，我們是有福氣的嗎！

他走近我身邊，狂笑一陣。

——這真是不常見的，這個，你以為何如？我知道你一定不會看見過這個；一個人到了尋不到他向來過活的住宅……

他向後一轉，却將拖着走。

——得了，既然甚麼也沒有，我們走罷。我們注意原日的物件的位置，已經有個多鐘頭，也可以丟開罷，我的可憐的老朋友。

於是我們便走了，在這虛無縹緲霧氣彌漫的村中，只有我們是兩個活人的影子；這村子却在人類行走的地球上面！

我們重新向着上山的坡兒走。天色漸漸開朗。霧也退得很快。我的同伴低頭大步前進，指一塊空地給我瞧。

——這就是公共墳山呀！

坡兒漸漸陡急，大家慢步前進。比德洛又走近我身邊說？

——你瞧，這太很了，所有的這一切。這太消滅得很了。我的生命到此爲止了。我心中好生害怕，這竟如此地消滅了。

——慢點說這個罷：你的老婆依然是好好兒存在，這是你知道的事；你的小女孩兒也是好好的。他面目陡然變了奇怪的樣子，便說：

——我的老婆……我來向你說一件事：我的妻子……

——怎樣呢？

——怎麼嗎？我的老朋友，我已經看見過了。

——你已經看見過伊嗎？我一向以爲伊住在被敵人侵佔了的地方！

——對呀，伊住在朗司我父母家中，唉，我已經看見過……唉，後來探聽一切，拉倒了！我和盤托出地告訴你罷！那時我走到了朗司，這是兩星期以前的事。這日正是十一日，將近二十天了。

我瞧着比德洛，他彷彿有點手足失措的樣子。但是他的神情，很向我說實話。他在明淨的空氣中，伴着我走，吞吞吐吐地說：

——早有人說過，你也許還記得……但是我記得彷彿你那時并不在場。有人說：我們在彼雅的平行戰壕前，應當將鐵絲的彈簧壓下。這話的意思，你是知道的。然而我們却不曾將此事一直做到這



里。每次一經跳出戰壕，我們就看見那條怪名子時斜坡兒了。

——那不是叫做滑冰坡嗎？

——是的，對呀。那坡兒無論夜間或霧中，都和白天一樣地難走，因為有些架在架上的鎗和機關鎗，他們預先在白天就瞄好了準頭。到了我們不會留心時，敵人就和噴水一般將一切都噴溼了。

於是司令部召集許多不在勤務的工兵；但是有些又都別有職務，因此又在勤務中找了幾個年紀略長的去補充。我就被選了。好，我們就出了戰壕，一響的槍聲都不會聽見！大家說：「這是怎樣一回事？」忽然我們瞧見一個敵人，兩個敵人，十個敵人從地下走了出來——這些灰色的魔鬼，向我們打個手勢用德國口音的法國話喊道：「伙計，我們是亞爾薩司（譯者按亞爾薩司本為法之一州，普法戰爭後割讓與德人，至巴黎和會告終，仍歸法有）的人。」他們一面說，一面從地坑中走出一些，接着又說：「我們不向你們開鎗，不用害怕，朋友們。請你們讓我們埋了我們的死人就得了。」於是兩邊的人各做各的工作有時大家還談天，因為他們是亞爾薩司的人。他們對於戰事和他們和長官，批評許多壞話。我們的排長，知道和敵人說話是犯禁的，並且有人也曾向我們說過，只應該用刀鎗和敵人談天。但是排長說：「這是一個使我們將鉄絲彈簧壓下的好機會，因為他們既然聽任我們向他們做攻擊的工作，便非利用不可……」

忽然有一個敵人說：「在你們各位之中，難道沒有一兩位是被侵占的地方的人嗎？他們不想得

他們家中的消息嗎？」

老朋友，這幾句話可將我的心坎兒都打動了。不問好壞，我便走上前說道：「我就是被侵占的地方的。」敵人向我提出許多問題。我告訴他，我的老婆在朗司住，和小女孩兒都在伊父母家中。他問伊住的街道。我說給他聽，於是他說他知道這街道，並且說：「聽罷，我可以替你帶一封信去，並且不僅是一封信，還可以給你帶一封回信來。」末了，忽然他自己在腦袋上拍了一下，走到我身邊說：「聽罷，老朋友，還有更好的辦法。倘若你肯依着我的話做，你可以看見你的老婆和女孩兒，正和我看見你一樣。」他還說了許多話，只要在那一個時候，用他將給我的一件敵兵外套和一頂敵兵的尖頂鐵盔跟着他走就得了。他預備將我雜入運煤的長夫之中，引到朗司，我就可以到家，可以看見一切。但是在條件上，我應當將面目包住，並且不使人家瞧見我，他才能向運煤隊中負責，不過在我家中，住了幾個連長，這責任他却不肯負……既然如此，老朋友，我便答應了。

——這真危險！

——那時真很危險，我不曾盤算，不曾願意盤算，便一下決然拿定主意，以為我那時已經被那種探視我家小的理想迷住了，並且以為倘若事後有人將我鎗斃，也便隨他，不用遲疑了。要幹就幹，旁人常說這是法律和需要的犧牲，可不是嗎？

老朋友，這并不曾費甚麼大事。唯一的化裝，就是他們有個胖子給我找了一件寬大的外套，因

爲；你知道，我還有一個大的腦袋呀！但是這依然辦好：他們末了居然找到一頂很大而藏了許多虱子的鐵盔，使我的腦袋可以包住。我正有一雙德國式的靴子，就是卡隆的那雙，你可知道。於是我們就和旁的說得很好法國話的德國伙計，走近敵人的戰壕內了，其中骯髒的情形，和我們的一樣。

我們并一點也不會受驚。去朗司的事情已經實現了，一切都那樣從容簡單地過了，我却揣想不到我是個不完全的德國人。傍晚時，我們已經到了朗司了。我經過白施教堂便轉到七月十四日街了，街上行走的人，也和我們家鄉一樣，但是我不認識他們，因爲黑夜的原故。等我走到我父母住宅的花園前，那時天色已經伸手不見五指了。

我心中潑潑地跳，滿身從頭到腳戰個不住，彷彿我的全身，也不過是我的「心」的同類的東西。并且極力忍着，不敢高聲說笑，尤其用法國話說笑，那時我真是異常欣幸感動。德國伙計向我說：『你可以一面走過去，一面瞧瞧窗子和門戶，然後再轉過來走一次。但是你瞧的時候，千萬別露出神情，總得留心才好……』於是我立刻將自己的原狀恢復，壓住我的感觸。這是一個有材能的人，因爲倘若我遲疑一點，他一定要說我許多閑話，你相信嗎？

在我們家鄉，也和下加萊省各處一樣，住宅的大門都鋸成兩截：下截正和竹籬的門相似，高矮到腰爲止，上截却成了窗門，如此辦法，大家可以閉了大門的下半截，在家過一半的安靜日子（譯者按歐戰時，德人對於征服地之居民，不許其將大門全閉。）

窗子是洞開的，那間當然同時供飯廳和廚房兩用的屋子，點着燈火，我們還聽見說話的聲音。我側轉腦袋從門前經過。屋子裏面是通明透亮的，幾個男的，幾個女的，圍住一盞點了煤油燈的圓桌坐着，我雙眼射住了伊，射住了克羅蒂。我將伊看得清清楚楚。伊的座位，在和伊談天的兩個男子中間，我想他們大概是兩個下級軍官。伊做甚麼事體呢？甚麼也不做，伊只微笑，低着伊那在燈下放出金光的黃髮所繞的頭。

伊微笑。伊那時是很得了慰藉的。伊在這敵人的身邊，伴了我所知道的燈光爐火，是像很舒服的。我走了過去，末了，我輕身又走了過來。第二次又瞧見伊，伊永遠露着微笑，這微笑不是被強迫而發的，也不是因金錢的代價而發的，完全是由伊本心而發的誠意微笑。在這燈光中，我兩端來往，還瞧見我的女孩兒，伊正向一個帶了金袖章的胖子伸出雙手，預備爬上他的膝頭，至於坐在那邊的那個女的，又是誰呢？我却也認出來了。伊是樊兌爾的老婆，樊兌爾是我的舊伙計，在第十九團服務，於馬崙之役陣亡了。

伊當然知道他已經陣亡，因為伊那時正穿了孝服。然而伊却說說笑笑，我告訴你，伊曾經張口大笑……并且左顧右盼，彷彿向人表示：『我在此間甚好！』

唉！老朋友，我離開那里，便仍然混入那些等候我的德國朋友之內，他們本來預備引我回來。我怎樣地回來，却已經不能說了。我真氣壞了，七顛八倒地走向。這時好在沒有人惹我，不然，我將大聲嚷着，

那末一定弄一件大笑話，使旁人殺我，將這不潔的生命剷送！

你知道嗎？我的老婆，我的克羅蒂，伊在這戰爭中的微笑呀！那末，甚麼事呢？難道在那種我們不曾預計的時間，我們離開就算了事嗎？你離開家庭來到戰場，一切都看透了；然而在你想這層的時候，旁人就利用你不在家，漸漸你就成了不會在家住過的人一樣，因為旁人已經承繼你的地位，使伊和以前一般舒服，使伊微笑。唉！滿意呀！我不說旁的笑柄，但是我的克羅蒂，屬於我的克羅蒂，在我偶然瞧見伊的時候，伊竟蔑視一切，任憑旁人隨意談論。

並且還有一層，倘若伊和親戚或和朋友在一處，倒還罷了，但是不然，剛剛是同着敵人的下級軍官。你說罷，倘若當時我跳入那臥室之中，給他兩個耳刮子，並且將那穿孝的雌頭的項頸扭了過來，難道算甚麼事嗎！

是的，是的，我本也想這樣做，我知道這未免過於激烈……我不過被人網住罷了，還有旁的嗎！

你注意罷，我對於伊不願說過分的話。這是一個正經女子，克羅蒂我深知伊信服伊，你應當知道倘若我變為灰燼，伊起首必盡情啼哭，這是不必疑惑的事。伊此時相信我依然存在世上，我也承認這話，但是這也不成問題伊有了一爐好火，一盞好燈和伙伴，伊自然不能不以為舒服滿意，便喜笑顏開了，何必顧及我是否在伊身邊……

比德洛說到這里，我便將他一拖，向他說：



但是他瞧了我之後，又瞧到四週的事物，彷彿他心中急於審查，並且較我性急一點。

天空和地面的景色，已經變換了。從前的霧，不過是一種夢境。遠景的幃幔都揭去了。窄狹憂鬱而黯澹的平原，漸漸放大了，光明了，露出彩色了。日光將平原蓋住，從東到西，很像兩隻翅膀。

並且，在我們脚下的那邊，瞧見蘇舍士圍在樹木之內。因為光線強而距離不大之故，這個小村子的地盤，已經在眼簾中恢復晨曦的新氣象！

比德洛露出更加疑惑不定的神情：

——我說過的話，到底有道理嗎？

我未及回答，他在目光之下，低聲自己先行解釋：

——伊完全在青春時代，你本來知道，伊的年紀不過二十六歲，伊不能制服伊的朝氣；於是這朝氣可以從伊身邊，四處流露，並且伊伴着爐火燈光，當然非微笑不可，即令放聲大笑，也不過是朝氣在伊喉管中歌唱。仔細說來，簡直不是因為旁人而笑，却原來是爲着伊自己。這是生活。伊本來活着。對呀，伊本來活着，就是這個原故。倘若伊活着，這就不是伊的過錯了。你願意伊死嗎？那末，你叫伊怎樣辦呢？爲着對我和對敵人的關係，叫伊鎮日哭泣嗎？訴苦嗎？我們自然不能教鎮日哭泣和訴苦至十八個月之久。這是真的道理。我向你說，時間太久了。甚麼原故都在這一點！

他說到這里，歇了一會，一邊瞧着羅雷特的聖母堂的遠景出神，這教堂完全被日光罩住。末了他

又說。

——至於我的女孩子，更不必討論，只要在伊跟前的人，不說推開伊，伊便要爬到他膝頭上去了。倘若伊的舅父伯叔或伊父親的朋友，伊也許還愛得狠一點，但是伊一樣願意坐在那單獨坐在伊身邊的人的膝頭上，即令那人是個戴眼鏡的肥豬，也不妨事。

陡然他一下站起，指手畫腳地說：

——唉，倘若我不能在戰後回家，可以決定有一個好現象，就是要說：『老朋友，你已經斷送了，沒有克蘿蒂了，也沒有愛情了。』並且不必回頭再想：你所存在伊心頭的紀念和小象，漸漸會自行消滅，而旁人所有的就放伊心頭了，於是伊開始享受伊的另外一種生活。』唉！倘若我不能回家！

他大笑一陣：

——但是我很想回家！唉！是的，應該有這一天。否則……應該有這一天，你當然可以預料更加有討厭的事了，否則，倘若你不在那里，即令你和聖徒天使有關係，結局也還是不好。生活是如此的，但是我早悟到了。

他又笑了一笑：

——我可以說是悟到一點兒，這是大家常說的話。

我也站起，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便說：



——你有道理，這些頑意快要結束了，老哥。

他將手掌擦了一陣，忍不住又說：

——是的，好呀。這些頑意快要結束了。

唉！我知道有一件東西，可以使這些玩意快行結束，尤其在以後的事。我們應該掃除，並且我不僅說是只用腕力掃除。

所以應該重行建設。是的，我們非重行建設不可。房屋嗎？毀了。園林嗎？找不着了。那末，我們定要重行建設房屋。我們定要重行建設園林。存在的東西越少，重行建設的東西越多。各方面看來，生活是如此的，並且我們生在世上，是爲重行建設用的，難道不對嗎？我們對於共同生活和幸福，也要重行建設；重行建設的工作，是應該晝夜不息的。

並且對手方面的人也應如此，他們重行建設他們的世界。你願我向你說明嗎？這期間大概比大家擬議的要短一點……

喂，樊乃爾的老婆嫁了旁的人，這事我瞧得很清楚。伊本來是一個孀居，朋友，但是十八個月的孀居，你不覺得這也是一條戰壕嗎？我想伊並且已經不帶孝了！旁人說到「這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人」的時候，便不留心這層，大概旁人總願伊自殺罷！但是，老朋友，一切的過去了的事，大家都忘記了，大家到了非忘却不可的境界。這不是我們以外的人造出這境界，亦復也不是我們，不過是遺忘的

本身作用罷了。我一下就發見伊，並且瞧見伊說說笑笑，便以為伊丈夫是昨天陣亡的，伊還不會知道，但是怎樣！這可悲的少年，甚麼代價也不會得。時間已經久了，太久了。大家和以前都不同了。但是，注意呀，應該回家，還應該到那種境界！我們必然可以達到，並且必然着手再行變更。

他一面走，一面瞧着我，眉目之間，表示得到一種理想，可以將他心中的理想附加上去，因此很覺得意：

——從這個地方，我想到等得這次戰事完畢之後，蘇舍士村中的人，都恢復工作，恢復生活……這是何等的重大事件！你瞧，那彭司老頭兒，老朋友，這個伙計以前是何等小心謹慎，拿着掃帚去打掃他園中的草，或者跪在他的草地上，拿着剪刀去修飾草地，這都是你瞧見的事。好，他將來定然依然滿意！還有那住在卡勒別墅的易馬與雷夫人，這是一個滾圓肥胖可以在地面旋轉，如同裙下安了輪盤的婦人，伊每年生一個孩子，按期，按期，絲毫不錯，真是一座輸送小子的機關槍，好，伊必然也要復職了。

他歇了一下，獨自出神，微微地微笑，大概只有他自己覺得：

——瞧罷，我可以向你說，我已經察覺……這並沒有大關係，彷彿立刻被這範圍的收縮現象所阻滯，但是我已經察覺——我們在察覺旁的事情時，隨便也察覺這一個——在我們這一邊，是比較乾淨一些，在這個那代……

我和比德洛在被人蹂躪的枯草叢中發見許多灣屈的小鐵軌，他用靴尖指着其中的一段給我  
看，微笑地說：

——這個，這就是我們村中的輕便鐵路。大家叫他做「曲棍」。大概說他不能運動。他走的本來  
不快呀！一個田螺就可牽住他的腳！我們也要將他重行建造。但是走的仍然一定不會快。這本是被人  
禁止的事。

不久，我們走到了山坡的上頭，他回轉身來，向着我們剛才訪問過的那種人數互相殘殺的地點，  
重新瞧了一回。那村子在那些如同新生的剩餘樹木之中，比從前顯露得較為清皙。這時的天色，也較  
前清朗，在這些天然的紅色白色的物質上面，顯出生氣好像那些，牽确的山石，也受了變化似的。日光  
自身的美，表現得十分充足，並且將將來的現象，也露了點出來。觀察這景物的比德洛，他面目也欣然  
有復歸活潑的色象，春氣和希望，使他發出微笑；並且他的玫瑰色的腮頰，蔚藍色的眼珠和金黃色的  
睫毛，也流露一些新穎的神彩。

我們向地坑走下去，其中照滿了日光，黃澄澄的，很乾燥的，還發出一陣陣的回聲。我對於那種合  
於幾何學的曲折和被鋤鏟修整得很光潔的牆壁，盡情欣賞，並且聽見我靴子在這硬土和墊板所生  
的乾脆聲浪，尤其覺得有趣。

我拿表一瞧他，使我知道已經是九點鐘了，並且他的玻璃面子將天空的蔚藍，雲彩的突兀和戰壕上邊的樹木殘影，反射入我的眼簾。

我和比德洛互相瞧了一會，表示說不出的愉悅；大家相見，本是快活的事，正和以前常常相見一樣呀！他向我談話，我對於法國北部人說話的那種唱歌一般的聲調，久已相慣，我覺得他這時正唱着。我們以前過了無數日子的壞天氣，無論晝夜，總是寒氣逼人，拖泥帶水。現在還在冬天，然而第一次的晨曦，已經通知我們指示我們不久還有第二個春天快到了。戰壕的上邊，稀稀地發了一片嫩綠的草，並且在這新生的草中，也還有幾點半開的花朵。短的日子看看快要完了。春色從四面八方來了。我們欣然呼吸，我們的精神也提起了。

是的，壞天氣就要完了。戰事也要結束了，真是甚麼魔鬼！他大概在這個方來而已經給我們窺見的和將用和風安慰我們之天朗氣清的時代中結束了。

陡然呼地一聲響。啊，一顆流彈。

一顆流彈嗎？仔細瞧罷！這是一隻呼春鳥！

這真奇怪，簡直是一樣的……呼春鳥，點綴春景，在野外百轉的雀子，燈光照耀的小室中之女子……唉，戰事將要完了，大家都時常看見他們的家小：老婆，孩子，或者同時是老婆而兼做孩子的人，並且大家已經在這聯絡我們的愉快情形之中，爲着他們微笑了！

兩個地坑的交叉口的邊頭，有件東西很像廊門（譯者按法國大建築物之正面，或正面之兩廡，多有遊廊，廊前每兩柱之間，輒作門形，可供來往的用，此門形叫做廊門。）這是兩根彼此相倚的柱子，中間繫了亂紛紛的電線，如藤葛一般地垂在空間。這個很有意思。大家可以承認他是一種點綴品，一種戲院的裝飾品。一塊長而窄的木牌子，吊在一根柱上，我們望見他，就可以知道他能彀由這邊擺到那邊。

我們沿着地坑走了一會，滿地草色微動，正和豐盛的馬鬃相似。不久，我們便到貝杜恩大路邊的戰壕了。

這就是我們的防守地點。許多弟兄們已經在那里齊集。他們吃飯了，瞧着好天氣，很覺高興。飯吃完了，他們拿了一塊麵包頭兒，揩拭他們的鋁盆鋁碟……有人說：

——瞧罷，沒有日光了！

果然，雲彩看看佈滿了，日光被他遮住。

——並且還要下雨，弟兄們勞慕士這樣說。

——這真是我們的運氣！剛好當着我們隊伍開動的時候。

傅雅德說：『這真是古怪地方！』

本來北部的氣候，是不敢恭維的。下雨下霧都是常見的事。並且就是在日光的時候，一會兒，日光又在潮濕的天空中隱了。

我們輪流在戰壕中服務的四個日子，到現在剛好完畢。今天傍晚便要交代。我們從從容容預備開動。將背囊食袋，紮好裝好，還將槍枝擦了一下，然後再將他上了套子。

看着四點鐘到了。天色已晚，大家彼此不能互相辨認。

——振作精神罷，雨來了！

這時果然滴了幾點，不久便傾盆似地來了。呀——大家將雨帽套起，帳篷支起，一個個從水蕩中鑽入有遮蓋的地方。膝頭，手掌和手腕上面，都濺了許多爛泥。有人剛好將一段殘燭點燃攔在一塊石上，並且大家圍住發抖，忽然一聲喊道：

——一齊上路！

大家便在泥滓風雨的黑暗世界中，振作精神站起。我隱約瞧見比德洛的方肩闊背。我們在隊伍中，本來是靠着了走的。到了開步走動時，我便問他：

——老朋友，你在前面嗎？

——是的，在你的前面，他回轉頭來向我這樣說。

在這種動作之中，他猛可裏被狂風暴雨撲了一下，然而他却笑了。他的面目，仍然保存他今天早

上的安逸神情。不是一陣暴雨，可以將他堅忍的心中所含的愉快消滅，也不是淒涼的夜色，可以將我看見了的日光隱蔽；他思想中得到特別境界，已經有好幾點鐘了。

大家前進，大家擁擠，大家失了好幾回腳……雨點不會停止，積水已在地坑中流動。地面的墊板，已經完全溼透了；這幾塊向左，那幾塊向右，大家在上面滑個不住。並且在黑暗之中，大家一點甚麼也看不見，有時到了拐灣的地方，大家才從水蕩中，將脚提向旁邊。

然而我在這黑夜的微光中，目光并不會失去效力，比德洛的盔頂，在大雨中正和流水的屋頂相似，他背上背着的那塊方疊疊的漆布，還刷亮地閃着。有時我格外靠近他走，向他發問，他便回答，他的神情，一直是沈毅而和藹的。

好，走到了沒有墊板的地方了，大家只在很深的爛泥中急急提步。這時天色更加黑暗了。陡然，大家止步不走，我不免向比德洛身上撲了一下。我們還聽見前面有一種半帶憤怒的囑責之聲：

——怎樣，你不向前進嗎？隊伍要被切斷了！

——我的脚被爛泥陷住，提脚不起呀！一種求饒的聲音這樣回答。

末了，陷住了脚提起了。我們只得急急向前追趕前面的隊伍。於是大家漸漸喘氣，並且對於在前面早走了的人，嘲着罵着。只得又行慢慢前進：有人跌了一兩交，有人扶住土牆走，有人雙手塗了許多泥。全隊的步伐，雜在鐵器叮噹和詈罵四起的聲浪中，大行擾亂。

雨越下越大了。第二次止步不走又發現了。竟有一個人跌在地下！哈哈之聲四起！

這跌倒了爬了起來大家重行開步。我極力跟住了比德洛，他的鐵盔在我眼前微微地發光，有時我問他：

——對勁嗎？

——是的，是的，對勁，對勁，他吸住鼻涕抽了口氣向我這樣回答，但是他的聲音，依然是嘹亮而合乎樂歌的。

背囊往下沈墜，使我兩臂發疼，在這激蕩的運動中，受着週身細胞的衝擊，很感痛苦。戰壕却被新崩的土壁塞住，大家非將脚步在這輾而凝的泥土中高高提起，不能經過。末了，這種行程，居然辛苦地走完，立刻便在流水中急走。無數的皮鞋，在兩條窄狹的泥槽中運動，大家正拿這泥槽當作軌道使用，或者遇了些水蕩，也便在其中踏過。有一個地方，有一根天然石梁橫在地坑中，我們只好將身體灣得極低從梁下經過，這真不能不算費了一回大事。我們那時非跪在泥中，伏在地面，四肢並用地爬幾步不可。離這處不遠，我們還得抓根木樁然後起步，因為地層被水浸透，使我們的脚步，向路中傾斜。

大家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往前快走，弟兄們，好好地留心罷，連附向我們這樣說，他站一隻角上，使我們在他跟前經過。因為這地方不甚妥當。



——我們的腰都疼了，一個我聽不真是誰而啞了的嗓子，這樣喊着。

——我已經受夠了，我在那里歇一歇，另外一個人盡力地這樣喊着。

——你們教我怎樣辦呢？連附回答，這不是我的過錯。趕快走罷，這地方不妥當，上一次換防，有人在這里被他們幹了！

大家仍然在狂風暴雨流水之中前進。彷彿是向山下走，山下走，走到一個洞裏，大家滑個不住，跌了幾交，絆了戰壕的牆壁，末了，兩手向牆壁用力一撐才行站起。我們的步伐，簡直是一種長的順流而墜的境界，在這順流之中，我們能設如何支持，便如何支持，能設在何處支持，便在何處支持。就是盡力維持自己身體的重心，和直挺挺地將脊梁豎起。

我們到了甚麼地方呢？雖然暴雨和潮一樣地兇猛，我依然抬頭瞧着我們所奮鬥的漩渦以外。在這種抬頭只見一線天的地坑之底，居然發見戰壕的凸出掩護牆，一條死氣逼人的戰壕，從那牆邊，陡然射入我眼，戰壕的門，是兩根彼此相倚的黑色柱子，其間垂着一團和亂七八糟的頭髮相似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所稱的廊門了。

——前進！前進！

我將頭低下，甚麼也看不見了；但是我重新又聽見許多鞋底在爛泥中踏入提出之聲，刺刀和他的鞘子相撞之聲，微嘆之聲和喘氣之聲。

忽然隊伍中又起了像烈的騷動，正和剛才一樣，我又撲到比德洛身上，靠住了他的背，他的強壯結實同樹幹一般的背。他向我說：

——努力，老朋友，大家到了！

我們重新開步。本來應當後退……見鬼……又依然前進！

陡然，一個可怕爆烈現象，墜在我們這邊了。我混身都被他震動，一陣金屬性的回聲，在我腦中往來不絕，一陣刺鼻的硫磺焦氣，使我窒住了呼吸。地面在我跟前現了個大窟窿。我覺得有一個力量，將我托起，並且將我推在一旁，彎腰屈膝，在這種雷電之中，已經成了半啞半瞎的人了。然而我依然記憶得很清楚：在那一兩秒鐘，我由於本能的作用，愕然尋覓我的戰友比德洛，我瞧見他的身體筆挺地向空飛騰，兩臂張開和風帆一樣，全身烏黑，然而他的腦袋上，却熊熊地露出火焰！

## 歸來

祝秀俠譯

美國人很親切地的爲墨西哥盡力。他們以特殊的關注保護着它，因爲它是一個富麗的國家，有豐富的煤油灌溉着，並有許多天然的產物。

在現在，爲衆所周知的，這些產物是被美國人儲藏着；美國人在瓦爾街的某一所，在有一個不怕火燒的高聳天際的收藏保險箱，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險箱，而且以事物的唯一的力量豐盛地生長着。因之，美國人是非常小心地使這個叫做墨西哥的富麗的國度，不僅不要染上獨立的學說，而且也不要染上革命的學說。這好像是一個獨立主義的惡化；因爲它在理智的基礎上建築起自由。

可是，他們也感覺他們的兩手是太忙了，爲的是墨西哥的工人，全忍受不住美國的侵掠；而且恰好那些表示和宣布要從那操英語的人種底統治下解放這個國度的決心的人們，常常是獲得了大部民衆的信仰。但他們大多數至今是被美國人所監禁着——而且嚴重地禁錮起來，因爲也是爲衆所周知的，墨西哥的民衆，曾經表示過他們的憤怒，開始要取得他們自己的政治統治權。

在一九一三年——那是在十三年以前，一個有名的墨西哥的叛徒，名叫約瑟·袁格爾的，在偉大的共和的民主政治的剝削間，是和我稱他爲約瑟·里爾的另一個人，同在一起被判決了的；第

一個是判決九十九年的監禁。第二個是判決了七十五年。可以說，他們是被囚禁至死的，他們的入獄，就像別人進墳墓裏去一樣。

這些政治犯，真的是永遠沒有被寬赦的。

但有時也可以有視為減輕刑罰或例外改良的事。有時候，——真是！那是很少有的，——卻是曾有過的，並且確實知道有過，若果他們能發過誓在指定的時候回到牢裏來，是准許他們回家一次，不消說這樣的恩典，具有這樣一種吉兆的開端和那樣一種命運的結局的，是祇能有一次——決不會再有第二次的。

得了，這就是對於約瑟·袁格爾，以後又對於約瑟·里爾所發生的事。

如我所說過的，約瑟·里爾是在一九一三年被判決。那時，他和他的妻，克里門絲，一樣是四十歲。莎拉非，他的女兒，當他在這活的世界中失去蹤跡的時候，年纔八歲。而他的兒子芬撒德剛是十歲。從那天以後，這兩個孩子已經長大了。結婚了。同時每一個都有了一個小孩。他們都居住在約瑟·里爾成年在撒西巴斯坦諾所住的那個屋子裏。

他們告訴他這個消息：「你將有一天住在家裏，你晚上離開這兒，但第二天晚上你要仍舊回來這裏。」當他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一種過度的愉快完全佔據了他的心。

他有一次機會好去看那個沈着而溫和的靈魂，克里門絲，那個二十年來人事變幻的結婚生活

的愉快的老偶。同時，他的小女孩成了一個頗長的少婦，他的兒子成了一個健美的少年；此外，還有兩個孩子，他的孩兒和外孫。更不必談那些成爲他的女婿和媳婦的人了。是呀！這簡直是不可信的，但卻是真的！他就要看見了，要感覺得到，那些偶然到來的信件中曾經用一種曖昧不明的口氣，隱約地暗示着他說的：「生了一個小孩，叫做阿桃樂，又一個叫做美洽兒……他們都長大了，而且很美麗。」總之，每一件信上所說的事，所不會對我們說清的事，尤其是那些信是由那些不知怎樣寫才好的人們寫着是如此的。

他將要和這一切生命接觸，儘量地快活一下；在時間的一個無窮盡的延長中，——一個多麼長的日子中！

那種降臨到他身上的快樂，是太利害了！因爲這種奇遇是等待了許久，歷盡無窮的歲月的。老早就有人談論過這回事，夢想過這回事了。幾乎盼壞了他的腦筋，由一而再的希望與失望，常常使他苦惱透了。

等到日期決定了。——他就變了一個人，變成興高采烈的。——他考慮着：首先，還是應該先告訴他的朋友們說他要回來呢，還是讓它這樣平靜地過了一夜，等到時候來了，纔說「我回來了，我想喫一點東西。」仍舊像從前時常從木場裏走進來的時候一樣，用同一的老調呢？

可是，他想到要是出其不意是太危險了。假使恰巧遇着他們不在家的話，再不然出點別的小花

頭。不要頂好是先給一個預告，他就那麼辦。

那一天下午三點鐘，他出了牢獄。第二天日落時他便須回來。（那時正是長的夏天。）可是他總一下子想不到那一天的結局時，就是萬事了結的時候。

經過整整的十三年未曾幹過，而仍能極自由地在街道上行走，仍能將兩隻手左右揮動而不碰擊到牆上去，而且擡起頭來，這樣或那樣，仍能透視天空到極遠的所在，真是怎樣奇怪的一回事呀！

他的腿子站着是不頂穩的，四週的物件，很快就在他的眼前跳動起來。過路的人說：「他一定是病剛纔好，」他們的話是不大錯的。

他計算過，倘若趁火車，然後再上大路，他要到差不多入夜八點鐘纔能到家，他就曾在點燈之前看見那羣聚集在天光下的親愛的面孔，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

在火車坐着時，他忽而感到頭昏，異常倦乏，火車急速地轟轟的向前走着的時候，他不能不閉上他的眼睛，同時眼睛又很想看看外面的風景，看它一個痛快，而不失掉一點點。

所以他總沒有注意到有一位同他一路上車的客人是時時刻刻在看着他，剛剛一會兒以前，他很清楚地看見那位客人的，但是總不會注意到——因為他是昏眩着而且與大世界隔離了的；——他是認得那個面孔，那個人正是一位警監。——他的責任就是：若是不如他所發的誓語回轉去時，他要對你談起誓語，因為監獄和政府的要人們，對於人類的誠實，是不大信仰的——他們不懂得那

種情操的真意味。這位警監倒是一位有謀略的官吏，正在努力假裝着是在想其他的事。

後來約瑟下了火車。六點鐘了！他就要繼續步行差不多兩個鐘頭——對於平常人這本是一件小事，但對於一個犯人，忽然間從牢裏跑到高遠乾燥之區，在過去十三年中只能圍着一個小天井在小監房散步的，卻不大對了。

在這種歧路縱橫的曠野中，他感着一種不可制止的睡眠慾。在那個半天工夫之中，他過得太興奮了。

他身上的懶鬼將他拖到地下，閉上了他的眼睛。真是那樣，他自己全不能抵抗了。他就在附近一家木屋簷下躺下了，也不會有工夫想一下他應該叫他們來將他用一種東西擡回去，因為那樣就能大大節省那樣可寶貴的光陰了。可是，他要睡得無暇想及什麼事了，若是那時他的眼睛裏真有點眼淚，那就是因為他要睡打呵欠而來的。他當要深入睡熟時，他的嘴張開打了一個呵欠。

他一覺醒來，太陽早跑出來了。飢餓使他疾急地行。他當時是和長春花一般欣欣向榮了，可是那日光陰的一角已經沒有了。

他就開始跑步起來，向着他的家所在的城郊。可是他究竟不能一直跑去，祇好開着快步聊以自慰。

從那裏起，就有了一排工人的房屋，一些散佈着的小村舍；聖色霸士先樂在大道旁拖長成一條

長線。一處一處的，一堆一堆的房屋。他正到了這些小居民區域中之一了。那裏離他的家還有整整二三哩路。

可是當他走近了時，從那房屋中之一的門中出現了一個人，看見了他，就舉起了雙手。

「約瑟！」

那是山潭寶，是在以前受痛苦中，奮鬥中的夥伴。

「約瑟！我認得出你的面孔，那麼，就是你罷！」

他不動地站住在那裏，聲音由於快行，一半暗啞着。他的心中也像橫着一種槓子，約瑟簡單地回答着：

「是我！」

「我認得出你的面孔！」山潭寶比起先更高地叫着，「你不曾十分變。而且，克里門絲，你的妻，告訴我們說你要回來了。」他又說：「昨天晚上她就在這兒，以為你會來得早些的，但她看見沒有人來，在天黑時就回去了。」

那末，正是離開他倒下去睡的地方祇幾步遠呢！要是他早知道克里門絲的雙臂是在等着他時，他會很容易再多走一兩分鐘的。

他們正在談話的時候，舊時的朋友和同志們全都從各屋門中出來了；他們的手臂也驚愕地舉



了起來，他們走攏一起，大家高聲歡呼。他們的眼睛在他們的眉毛下滾動着。他們抓住約瑟，吻他，擁抱他，在他們的歡欣的壯大的胸前時，眼淚是來到他們的眼中了。

女人們也走攏了來，在四周的小孩們也停止了他們的嬉戲，呆看着當時的情景。

就是黎安地老頭兒也來了——在以前約瑟和他是不大要好的。黎安地老頭兒長得圓胖胖的，他的笨厚的下唇就像不久纔用鮮牛酪塗過似的。他笑着，搖着他的兩手，可是他的眼睛裏總流露着一點羞澀而不愉快的樣子。

「約瑟！進來！喝一點酒！」

在這種時候，請喝一點酒是不該拒絕的；而且，酒可以使他增加氣力。

「好呀，但是祇能一杯，我就站着喝罷。喝了我就要走的。」

「是呀，是呀，他們在家裏正等着你呀！」

但是，他終於聽了他朋友們的勸告，坐下去了。（因為他走了那一段短路之後是已經倦乏了，他的身體也覺需要休息。）山潭寶的妻子就跑去找酒瓶。

「來吧，老朋友！再乾一杯吧！」

那間小房間，酒杯，問答，嘆息，碰在一起。

「好了，我該走了。」

可是他覺得他實在站不起來了。

喫了那三杯酒，他的頭腦昏痛起來。在憤怒與絕望之中，他想壯起自己的膽，和腿子有勁，就自己倒下了第四杯酒，滿滿的，一古腦兒就吞下去了。結果，他的後腦像一把利斧猛砍着，模模糊糊地他纔懂得自己犯了罪。

圍在四周的朋友都問：「他是什麼一回事？」都弄得莫名其妙——因為不是像一般事那樣容易了解前，那年復一年地關在一個牢獄裏，只有水浸豆和清水湯喫，那些東西是怎樣的乏味。他喝的那四杯酒在他身上所生的影響，正同四罐子酒在一位過路客身上所生的影響一樣。

他的腦筋好像軟綿綿的。他雖然坐着，但卻伸出雙手預防自己會跌下去。在他四圍的一些腦袋和肩膀都變成變的，三個的了。他們嘴邊的歡笑都漸漸遠去，遠去到天邊。

他看見人在空中走來走去，一上一下的動着，以後，什麼也不見了。

可是第一樁最糟的事是：他比一切更要緊的，仍然十分神志清醒的懂得他是陷入了怎樣的一個深淵。

他的怒氣發作起來，陡然站起身，叫鬧着。可是那種突然的暴亂使他自己悶塞住了，他又重新坐下椅子去。

一忽兒他又站起來，頭扭向門口和路上，他的眼睛裏現出一種冤魂似的神氣。

他們忙走近去扶着他。現在他們懂得了，他們慚愧起來。惶恐得很，但不能怪他們，他們原屬無心。他們不會思慮過，這就會弄壞了事的。

約瑟抓住門柱子，巴蒲架扶着他。

「空氣是對他有益的。」

但是空氣，在它的本身，全然不知不覺之間就成爲害物了。牠不獨不得驅逐那幾杯老酒在這個歸來客的過敏的神經所中的毒，反而煽動起他胸裏的熱焰。

在路的那一邊，一個婦人正站在她的門前。

「克里門絲！」他說。

她卻不是克里門絲，可是他要到她那邊去的希望那樣熱烈，他的朋友們就扶他過去。那位婦人害怕起來，她的面孔嚇白了。她戰慄着，她很想跑開，可是她不敢。

他以懇求似的口氣向她嚙嚙了許久。

「怎？你不認得我了嗎？孩子們和小孩子們那兒去了呢？他們躲在什麼地方？我們瞧瞧去。」

他的朋友對他耳朵裏喊出各樣的責備的話，想把他拉開。有些人粗暴地推他，又有些人哀求着他，都不能決定怎樣辦纔好。喊聲卻震耳欲聾的。

黎安地老頭兒稍稍立在一旁，在衆人的身後，擺着一種兇惡的微笑，默然地看着一切。

那時，一位少婦從到聖色霸士先樂的路上走來了。她走到時原是滿面春風的，看見有那些人圍着，她的臉色更顯得高興了。「他在那裏了！」她自語着。她一眼看見那個頹唐的，眼淚汪汪的，脚步打顫，在那兒掙扎着的人時，他大聲叫起來了。

那個聲音，對於約瑟·里爾的感覺上有一種奇怪的影響。我們曾經聽見說過有所謂「血的聲音」，也許這句俗話中有點道理，因為他立刻就平靜下來，朝她望着。

但這位少婦卻用她的雙手掩住了淚涕縱橫的面孔。結果，那位父親就不能看見那位小莎拉菲兒時的模糊情況，他就看到別一方面去了；他也不曾看見那個小孩，抓在他的母親的藍衫上，在轟然地的驚惶中，躲在她的後面去。

一場噩夢或是一種欺騙就來到他的心頭。他覺得他是正站在一個門前，而他們不肯替他開門。「開門呀！寶寶，是我！」他叫着，雙手拍着。

他倒在一塊界碑石上去了。各人圍着他跑來跑去，實在不懂得怎樣辦；他們抓牢他，免使他倒下。去受傷。可是那些留在他身邊的人——別的人為他們所要做的事被迫而離開了——雖然做了好幾點鐘他們所能做的事，卻不能使他由他的麻木狀態中醒寤過來。

末了，時間到了。那個和他一齊旅行着，跟蹤他到此地的一個人出現着。說是他該坐火車回轉家裏去的時候到了。他們只好用馬車裝他到車站去。以後，火車就要帶他到牢獄門前，這個門，除非等到

他，如法國工人所說的「腳先出來」的時候，是不會再開放他出來的。

他倒在馬車的一角，睡着了。在他的睡夢之中，他的面色忽然高興起來。不消說，一定他是在那個夢中實踐了那些他在生活中未能碰到的事情，那就是，留給約瑟·里爾的唯一快樂之路——他仍是他自己的淒慘命運，以及那些在淒慘命運中的同伴們的拙笨的、好愈的、情感的犧牲品。

## 砲戰 (Bombardment)

羅黑芷  
李青崖 合譯

——火線之下二十四篇之一——

我們到了濃霧瀰漫的荒野了。

天色是黑黝黝的，一陣小雪在這將旦的長夜中飄下；我們肩上和衣袖的摺紋上都灑了一些。我們頭上罩起風斗，成四行前進。在這朦朧微光裏，我們很像一些從北方村落向一個傍的北方村落遷徙的流民。

我們沿着一條大路行走而穿過那頹垣敗廈的阿班聖那柴材。在這地方，我們隱隱約約地看見許多房屋所成的灰白色的堆兒和許多屋頂所成的模糊的蛛網。我們深夜在這村中行走，他便像那樣地長，但是我們却隱約窺見這村中的最後幾棟建築物，開始在黎明的下凍時露出灰色。我們看見一道火光，這火光是從一個濱着這沈寂不動的夜色海洋之濱的地窖之鐵窗楞中穿出而由這杳無聲息的市鎮之守衛者所保存的。一路之上，我們在爛泥的窪地中茫然奔走；有時迷入一些爛泥沒踝

的冷寂地段；隨後却又糊裏糊塗在另一條大路上穩住了身體的平衡，這就是由卡侖西到蘇舍士的大路。大路兩旁的參天白楊，都炸斷了，他們的下半截都已經破碎不堪；在這大路的某段地方，簡直是一座偉大無倫的木材堆子。隨後，我們分開在大路的兩邊前進，在黑影之中，瞧見許多矮的樹兒；有些分裂像伸開的棕葉，有些糾纏混雜而成木絲，有些垂折如同跪下。因為時常遇見一些窪地，隊伍的進行不免混亂。大路竟成了一個被我們用腳跟涉過的泥潭了，我們腳跟運動時便發出划漿在水中攪動的聲響。許多的厚木板，都在泥窪中這兒那兒地墊着。有時他們陷入泥中而只歪歪地露出，我們便跨在上面而滑過去。有時也有深到可以將他們漂了起來的水，然而他們一經被壓在人體的重量之下，便濺起水花而沈了，於是這個壓木板的人便跌倒了，或者立脚不住而口中一面亂罵。

這大約已經是早晨五點鐘了。小雪已經停止。那赤條條而駭人的景象，在我們眼前微露，但是我們依然被那霧氣和黑暗的凌空大圈子圍住。

我們前進，我們永遠前進。末了，我們到了一個隱約窺見一座黑色小山的地方，這山脚彷彿有一些人往來活動。

「成兩行走，」指揮這隊的官長說，「每組的兩人，應當輪班更換去背負木板和柵欄。」

我們裝紮停當。每組中的一個，肩着自己的槍和他伙伴的。那個擔負搬運之責的，便努力從那個堆裏拖出一條足有四十公斤重的長木板，或者一扇和門扇那樣大而用帶着樹葉的樹枝所編的柵

欄，這東西必須將身體前傾而兩手高舉緊抓着他的邊，然後能在脊梁上穩住。

我們布散在那已經漸露灰色的大路，很遲緩而很笨滯地重新前進，口中還迸發一些埋怨和咒罵之聲。我們走到一百公尺光景，於是每組的兩伙伴便將背負的東西互相更換，以致在走了兩百公尺之後，我們雖有刺骨的曉風拂着，然而除了官長以外，大家都是汗流浹背的。

忽然一顆光彩強烈的星向我們所奔赴而不知名稱的地點那個遠處散出光來：原來是一枝火箭。這東西用他那銀白色的光輪，照耀了天空的一部分，遮沒了天上的星辰，然後用仙女的姿勢飄然下墜。

在我們對面的遠處，刷出一道迅疾的光；接着便轟然一下。這就是一個開花彈。

從這砲彈的炸裂在空際所散佈的低矮而平衍的迴光中，我們明晰地瞧見距我們前面一公里遠近的地方，有一線由東到西的山崗顯出。

這山崗是屬於我們的，在那被我們從這兒瞧見的部分——連山頂包括在內——中，我們的隊伍正把守着。距我們第一道防線一百公尺的遠近，便是德兵的第一道防線。

剛才所見的開花彈正墜在那山頂上；這是我們防線之內。這砲是敵人發的。

另外又一顆開花彈，又一顆開花彈，而又一顆開花彈向那山頂上栽出一些微帶紫光的火樹，每一顆開花彈震耳欲聾地照耀着天邊的全部。



頃刻之間，山崗上現出一羣燦爛而飛濺的火星和一陣忽然混雜的火光羽簇；於是一層淺藍而銀白的仙境幻影，在這夜色深淵中飄逸地向我們眼前幌着。

那些在我們隊中專心專力用他們的手腳招架的全部精神去防備所背負的重載從脊梁溜下和防備自身滑倒在地的人，簡直毫無所見，並且啞口無言。其餘的人，因冷而發抖，而打嚏，而用那揉縐和污垢了的手帕擦他們的鼻子，一面絮絮地咒罵道路的不平，一面瞧着前面還一面議論着。

「這彷彿像你看見一架烟火。」他們說。

一顆紅星來了，又一顆綠的；接着又是一簇更迂緩遷延的紅火。這彷彿爲着在那些泥濘中僵僕而行的黑影之前，補足顯出那儼如仙境又如魔境的劇場中的偉大布景的幻影。

在我們隊裏，當我們那些雙的半閉眼睛瞧着的時候，禁不住同聲夥頤而喃喃地說：

「啊！一顆紅的……啊！一顆綠的……」

這是德兵發他們的信號，而我們這邊的人也正向砲隊求援。

大路拐灣了，上坡了。而曙色也確定露出了。我們看見一切東西都是污穢的。大路的周圍，蓋着一層灰白的油漆和一些白色的膠質，實現的世界愁慘地露出他的面目。我們早已通過了那破壞了的蘇舍士，這村中的房屋不過是一些磚瓦梁棟的平堆，這村中的樹木不過是一些突起在地上而折斷了的荊棘。我們向左邊的一個地洞走入。這就是戰壕的地道的門。

我們將背負了的東西，隨他們溜下而扔在那一個給他們預備好了的土圈裏，我們發汗而又受凍，雙手癢麻了，擦破了，於是便在地道中休息着，等候着。

我們潛伏在地洞中只將下頰露出，而胸膛却靠住那保護我們的堅實土壁，凝神細看那眩人耳目的慘劇自行開演。砲戰的聲勢加倍活潑了。那山頂的火樹，在黎明的魚肚白色中，已經變成一些烟霧蓬鬆的雨傘，一些口吐火焰的水母；隨後，晨光漸次開拓，那些形狀，也格外清楚，便又成了許多成簇的烟羽：許多在那和我們相距五六百公尺遠的一一九號高山的混亂而悲哀的地面上忽然發生而隨後又慢慢消散的白色和灰色的舵羽，這真是一些火柱雲峯，同時旋轉，同時震盪。這時，我們瞧見山腰之上有一羣人向山下跑去。他們一個一個地一齊不見了。都被那一帶的蟻穴一般的地洞吸收了。

現時我們能更明瞭辨別我們「新到客人」的尊容了！砲管每一次匉匉，於是一團下層烏黑而上層硫白的球在離地六七十公尺高的空中發現，隨後散開成了灰白色而分離了，我們耳中便聽見那被黃色烟球怒擲到地的彈包的呼嘯之聲。

這東西的炸裂是連珠一般的六下：邦，邦，邦，邦，邦，邦。這就是七七公厘。

我們瞧不起七七公厘的子母彈，然而在三天以前，布雷波却被這東西的一個幹了。他們差不多時常發爆的過高。

雖然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巴爾格却告訴我們說：

『對於抵抗鉛彈，一個瓦罍就殼保護你的腦袋。這東西能殼拆壞你的肩頭，將你推倒在地，但是不能將你炸成粉末。却自然還是應當躲避。小心點罷，當他們正在閶闔鬧着的時候，不要將你的嘴露在洞外，也不要伸手到洞外去試探正在下雨沒有。至於我們的七五公厘……』

『不單是這些七七公厘，』安德雷插嘴說，『還有那一切旁的口徑。請你給我將這些丟開罷：』

他所謂的這些，便是那發顫的砲彈呼嘯之聲。在我們有些隊伍隱藏着而我們可以窺見面積的遠處一帶山坡之上，有各種奇形怪狀的烟霧堆起。銀紅而偉大的火羽在烟霧所成的垂纓中混合，在陡然伸出許多觸鬚的雲球中混合，在落下散開而擴大的烟簇——潔白的或者灰綠的，漆黑的或者金黃的，有時或又像染了墨水斑點濃淡不勻的——中混合。

最後兩次的炸裂，都離我們很近；他們在這疊被炸裂的地面之上，現出兩個黑灰色的塵土大球；當他們隨着風的意旨展開而從容離散的時候，他們都已經了結的工作便露出寓言中孽龍的側影。我們這一行伏在地平線上的面孔，都側轉向着那方，而視線也隨即向着那方，向着那被口吐火燄聲音猶厲的怪魔所盤踞的地點，向着溝坑的底下，向着這片被天頂壓潰的平陽曠地照着。

『這是一些一五〇公厘的重彈。』

『這是一些二一〇公厘的牛頭重彈。』

「也有一些落地開花彈。這些牛！你瞧瞧這一個罷！」

我們聽見一個在地上炸裂而於一片扇形黑雲中轟起泥砂和碎屑物的開花彈。我們從那洞穿的地面看來，可以說這是層積在地殼內部的一種驚人的火山的噴發。

一陣惡魔的狂吼繞住我們。我們感受一陣愈轉愈高繼續不斷的聲浪，一陣愈久愈烈瀰漫宇宙的震驚。一陣包含了列缺霹靂山巒崩摧人啼獸嘯的狂飆，他們緊緊互相裹住，在這被烟霧團團掩蓋而我們躲伏只露項頸的地面上去來追逐。而開花彈的橫勁兒，似乎要將這地面翻轉才肯罷休。

「瞧瞧，」巴耳格說，「他們的彈藥真足！」

「啊呀！了不得！這東西我們是知道的，這東西和那些旁的謠言，報紙上都用盡方法向我們說過。一種低沈的必八必八之聲，在這大聲巨響的混雜中隱約可以聽見。這種緩慢的木鉦（註一）之聲，是戰爭的一切聲響中之最使您鑽心的。」

「啊哈！咖啡磨子（註二）來了！這是我們的一架，你聽：那子彈響得很勻，至於敵人的，在射擊之時，沒有這樣相等的間歇時間，他們的響聲是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

「你弄錯了，傻子！這不是一部拆衣機器（註三），這是向三十一號藏身處的路上而去的一部自動腳踏車。」

「我以為這是那高處的一位朋友，從他的掃帚柄上向四處窺探，」裴班吃吃笑着，仰面向天空

探望而意在尋出一架飛機。

一場爭論發生了。但是沒有人能知道這聲音是甚麼。這是我們常見的現象。在這種巨細並作的匍匐必入之中，我們想熟習一切真是枉然的事，我們都糊塗了。有一天，整連的人在林子之中竟鬧了一樁笑話：就是大家有一會兒，竟拿近處一匹驢子的第一聲悲鳴，當作一位「新到客人」的粗暴呼嘯。

「瞧罷，今天早上，空中排列了許多和臘腸一樣的東西。」拉墨禹司說。  
於是我們抬頭向空中點數這些東西。

「我們這邊有八條臘腸，敵人那邊也是八條。」葛貢數了之後這樣說。  
果然，在因距離過遠而減小的敵人輕氣球的對面的天空之相等距離中，八隻長而敏捷的陸軍飛眼正在翱翔，他們藉着活動的線索和各處總指揮部互通消息。

「他們看見我們正同我們看着他們一樣。你叫他們怎樣從那些偉大的天神勢力之下逃走呢？」  
「瞧罷，我們的回敬來了！」

陡然，我們背後發出尖銳刺耳欲聾的七五公厘的砲聲。並且毫不休息。

這「雷聲」使我們精神振作，幾乎發狂。於是我們齊聲隨着這大砲的匍匐同時吶喊，而我們在這種鼓連搗——每砲只算是一搗——所發的鞋襪聲中互相瞧着時，除了那從巴耳格大口中衝出

的異常尖銳之聲以外甚麼也不聽見。

隨後我們轉眼望着前面，伸着頸子瞧見山嶺的高處，有一排黑色魔樹的濃影，他們那可怕的根，正種植在躲藏敵人而瞧不見的山坡裏。

「這是甚麼呢？」

當那些七五公厘的排砲，在我們後面一百公尺的距離繼續怒號——這彷彿一個其大無外的鐵鎚撞在鐵砧上的尖銳之聲，接着又是一股猛而怒并且令人昏眩的狂吼——的時候，一陣不可思議的匍匐鎮住了這場音樂。這個也是從我們這邊發的。

「他是一位老爹，這一砲！」

這開花彈大約在距我們頭上一千公尺光景的空中洞穿空氣。他的聲音彷彿用一個有迴音的圓亭將一切罩住。他的呼嘯是慢騰騰的，我們猜想這砲彈比旁的都肥些大些。大家聽見他過去，帶着那駛進車站的一行列車所發的那種笨重而增加不已的顫動向前傾墜；再緩一會兒，那慢騰騰的呼嘯便漸漸微弱了。我們向對面的山嶺瞭望。幾秒鐘後，這山嶺便被那由風吹佈在半空的紫雲遮沒了。

「這是某一處砲隊的二二〇公厘呀。」

「這宗砲彈，我們看得見，」伏爾拔特說，「當他們從砲口射出的時候，倘若你和彈道同在一個方向，你竟以由肉眼瞧見他們直到很遠的地點。」

接着又是這樣一顆過去了。

「在那兒！瞧罷！瞧罷！你聽見那個沒有？你瞧的不快，你沒有看見他。向前一點。瞧罷，又是一顆！你瞧見他嗎？」

「我沒有聽見。」

「蠢才，瞧那個罷！快點，無用的，倒霉的，你瞧見他嗎？」

「我看見他了。就是這樣嗎？」

有些人看清楚了：那是一個小而尖的黑東西，很和一隻收翅伸頭在空中繞出一條曲線的鷗鳥相似。

「這樣一顆，稱來足有一百十八公斤，這個大臭蟲。」伏爾拔特得意地說，「當他落在一個坑中，他能殼把坑中的人一齊弄死。而那些沒有被炸的人也會被他的風壓死，或者他們還沒有喊出一個「啊呀」的功夫，把已經被火藥的氣體悶住了呼吸了。」

「那種二七〇公厘的開花彈，我們也一樣看的清楚，當那白砲將他射出來的時候，你可以說他是一塊鐵。」

「還有里梅爾荷 Rimarho 式的一五五公厘的，也容易被我們清楚地看見，但是這個也容易到我們眼力所不及之處，因為他去得太直并且太遠：你愈想找着他，他愈在你眼前消滅了。」

在遍地飛散的確磺氣味和物體燒焦泥土灰化的氣味之中彷彿有一座萬牲園被人打開而無窮的猛獸被人放出。那奇異而獷悍的「牛啤」「獅吼」和憤鬱的「山貓咆哮」都猛烈地向您震耳鑽心而來。或者還同着那船舶遇險時的海怪哀號一齊并作。有時許多迴旋於空氣急流中的鷺呼帶着和人聲一般的怪厲之抑揚頓挫。這塊地上，有些處所真是自行掀起而又重新落下；並且他在我們眼前，現出一陣由這端捲到那端的狂飈。

許多很大的砲，在遠而又遠的地方發布出那很低沉而像喉間喘氣的吼聲，但是憑那打在您耳門上的空氣變動，我們可以知道這些砲的力量。

現在，那被砲轟擊過的區域之上，發現了一大團瀰漫而向各方裊散去的綠色棉花。這一抹極不合調子的顏色，在遠景中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於是我們這些坐在土牢中的囚犯一齊轉臉向着這令人恐怖的東西。

「這大概是毒氣，預備我們的面具罷！」

「混帳東西！」

「這真是犯禁的把戲，」法爾法兌說。

「說甚麼東西呢？」巴耳格滑稽地問。

「不錯，這是醜僻的玩意兒，那些毒氣……」



「你談到這些合法和犯禁了的把戲真使我麻煩了。」巴耳格悻悻地說。「當我們瞧見許多人被壓而成肉泥，被切而成兩段，被劈而成兩片，被炸而成粉末，臟腑散在外面，或者天靈蓋像猛然被一根棍棒打擊以致陷入胸膛之中，而代替腦袋的東西，只有一圈從中緩緩流出污染背部和胸部的腦漿的那種項頸，當我們瞧見這些情形，也說這是不體面的玩意嗎？」

「不要議論開花彈罷，這是大家都承認的。這是可以用的……」

「哈，了不得，你願意我說嗎？那末，你永不能使我和你以前使我笑的那樣一般兒哭呀！」他說完便將身軀轉了過去。

「喂，看罷，朋友們！」

我們用盡我們的目力：伙伴中已經有一個拉長身軀伏在地上；其餘的那些人都不期然而然地纒着眉頭向那我們沒有時間達到而有遮護的地方出神；於是在這兩秒鐘的功夫逐個個都縮着項頸。這是一個越來越近我們跟前的偉大無倫的夾剪的磨擦之聲，末了，他便帶着一束鐵條墮地的鏗鏘的震動而停止了。

這東西落下的地點離我們不遠：大概兩百公尺光景。我們一齊在戰壕底下伏着，并且互相堆疊着，而我們所在的地面便被一陣急雨一般的碎鐵灑過了。

「即令是在這樣的距離，我們的洞中最好是不要這個，」拔拉第說，他一面從戰壕的牆上挖出

一塊剛才嵌在那裏而像棱角分明的焦炭一般的東西，並且他將這東西在掌上拋來拋去以免燙手。

他陡然將頭一低；我們也跟着一樣。耳中聽見卜司，卜司……之聲。

『一枝信管……他已經過去了。』

大凡子母彈的信管總先向天空飛騰，隨後便直垂地掉下；而落地開花彈的信管，在砲彈炸裂以後常常和破散了的彈身相離而埋在觸發的地點；然而有時隨意亂飛，顏色就是一顆燒紅了的大石子。我們非預防他不可。他可以在砲彈炸裂許久以後飛到您的身上，並且從不可思議的路道飛過壕堤而墜在洞裏。

『世上並沒有比信管還笨拙一些的東西。有次我遇過……』

『實在還有比這個更壞一些的。』十二連的霸格司插嘴說，『那些奧國的開花彈：一三〇公厘和七四公厘，都使我害怕。那種砲彈有人說是鍍了鎳的，但是我所知道的——因為我親眼見過，就是這東西竟快到使你無法躲避；你剛好聽見他們的呼嘯，他們已到你跟前炸了。』

『德國的一〇五公厘也是一樣，你竟沒有躺下你身體的功夫。有次我曾要求砲隊的弟兄們將關於這東西的一切解釋給我聽。』

『我告訴你那些海軍砲的開花彈，你竟沒有用耳力探聽的功夫，所以你應當預先躲避。』

「還有那混帳魔鬼的新式開花彈，他鑽入地面立刻就開花，並且還在六公尺的空間又爆出兩三次不等……有時我知道這東西在對面，我就繞道。我記得某次……」

「這都算不了甚麼，孩子們，」那位在我們跟前走過而又停止的新連附說。「我們應當去瞧瞧那些在凡爾登妨害我們的東西，我是新近從那兒來的。除了那些二四四公厘三八〇公厘和四二〇公厘的大塊頭以外，甚麼也沒有。所以倘若我們在那地方被他找着的時候，我們可以說：「我知道被他找着是怎樣一回事。」樹本像麥楷一般地被他刈斃，用三層圓樹蓋的躲避地點也被他翻了過來，大路都被他毀了，而泥沙被他攪入空中，路身變成了長而破的車箱和開了裂的砲膛槽子，許多屍首被他絞在一團彷彿是用鏟子鏟成一堆似的。你可以看見三十來個人被他一下拋在十字路口；你可以看見弟兄們被他轟到空中十五六公尺的高處盤旋，而衣袴的破片兒在那些還有枝桠的樹上掛着。你在凡爾登可以看見三八〇公厘從屋頂墜入屋內穿過兩三層樓板在地下開花和這大房屋的全部立時毀滅；而在空地上，許多整個兒的營頭被他解散，有時弟兄們伏臥在匍匐炸裂之下正和一羣了無防衛而可憐的小兔子一般。你在空地上，幾乎每一步可以尋見一些和胳膊一般兒厚而這樣長的碎鐵片——這東西非三四人不能抬起。所以你竟可以說這些空地佈滿了岩石呀！並且好幾個月，這玩意兒不曾停止過。唉！你說！你說！」他口中連着這樣說一面漸漸走開了，大概他又到旁的地方重述他迴憶的撮要。

「看罷，正目，那些弟兄們，在那邊，他們不是有點兒瘋嗎？」

我們瞧見那被砲隊守着的地點，有許多成羣的弟兄，連忙移動而向敵人砲彈的炸裂區域走。

「這都一些砲兵，」貝特朗說，「他們在一個砲彈炸裂之後，便立刻跑過去到炸成的地洞中尋覓信管，因為從信管的位置和砲彈轟入地面的情形，可以將發砲的地點發現，你知道嗎？至於距離，又可以從信管四周的分度圈查出，這是在裝置開花彈時標識好了的。」

「不要緊，這些好漢，他們從這樣一陣彈雨中跑出來，是已經爛燬了的。」

「砲兵嗎，朋友，」一個在我們的戰壕中徘徊着而屬於別的營中的弟兄說，「砲兵們全是好的，或者全是壞的。或者，可以說盡是天牌（註四）或者盡是廢料。譬如，我向你說……」

「所有的兵都是和你所說的一樣。」

「這是許有的事。但是我不向你談一切的兵士，我只向你談砲兵，我還告訴你……」

「埃！孩子們，難道我們尋找一個埋骨頭的窟窿嗎？我們也許可以好好兒被一個火藥盒子幹掉。」  
（註五）

這徘徊的客人接着述他的故事，而那個心性執拗的葛貢高聲說：

「在你那戰壕，大概可以有整理頭髮的功夫，因為已經可以在外面隨意散心呀！」

「大家瞧罷，那邊，他們發出飛雷來了！」拔拉第指着我們所轄的右面說。

這些飛雷一直向天空而騰起，簡直和一隻百靈鳥振羽而颯颯地響着；隨後躊躇而停住一會，便直垂地下落，而在最後的幾秒鐘發出大家認識最清楚的嬰孩呱呱之聲。從這兒看來，那些在山崗上的人，彷彿是一些成行列着而尋覓不見的拋球者。

『在阿爾貢那地方，』拉墨禹司說，『我兄弟寫信告訴我，說他們還接收了一些「斑鳩」，這是他們下的稱呼。這是從近處發出的笨重東西。他來的時候，咕嚕地叫着，他這樣說，並且他炸裂的時候，是沒有大響聲的，這也是他說的。』

『世上再沒有比大口癩蟆蝦（註六）還厲害一些的東西，他彷彿追逐你們而在你們頭上跳過，他在壕邊擦過時便立刻在壕中炸裂。』

『聽罷，聽罷，你們聽見沒有？』

一陣呼嘯之聲向着我們而來，隨後忽然息了，這玩意兒竟不曾炸裂。

『這是一顆名叫大蠶的開花彈，』拔拉第辨認清楚之後這樣說。

於是我們伸着耳朵去聽——或者不願意聽——傍人說話的滿意。

拉墨禹司說：

『所有的空地大路和村落，都佈滿了沒有炸裂的開花彈，並且大小不等，應當說句實在話，其中還有我們的。地下應當有許多，不過我們看不見罷了。我時常獨自盤算，以後到了我們說着「這沒有

通通掃除完，然而我們應當恢復耕作了」的時候，又怎樣個辦呢？」

火和鐵的繼續不斷之「疾風暴雨」永遠在單調的癡狂狀態中鬧着；子母彈帶着尖銳的「雷鳴」和金類的狂怒，落地開花彈帶着忽然撞穿牆壁的火車頭一般的震動和忽然滾下山坡的鋼樑鐵軌一般的鏗鏘。結果，空氣被沈重的旋流穿過，成了壅塞的和晦暗的了；並且，地面的殘毀繼續進行，愈演愈深愈演愈完備。

好了，並且又有許多另外的砲，加入戰鬥了。這都是我們的。他們的匍匐正和七五公厘的相似，但是力量更足一些，並且帶着一種延長而朗脆的迴音，彷彿是在羣山萬壑中發聲的霹靂。

這是一二〇公厘的長管砲，他們正位置在一公厘內外的林子邊。好砲呀，老哥，這傢伙正和追兔子的灰色獵狗相似，嘴長而細。你簡直想叫他們做「夫人」。這傢伙和那一張大嘴一隻煤斗一般而從下向上直噴開花彈的二二〇公厘的砲毫不一樣。這傢伙是圓圓兒的，但是在車隊中，又很象一些沒有腿子的殘疾坐在他們自己的小手車上。

議論中止了。這裏那裏都是呵欠之聲。

砲聲的猛而且廣的來源，竟使我們精神疲倦人聲從中抵抗竟淹沒無聞了。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砲戰。」巴耳格喊着。

「我們時常總是這樣說。」拔拉第辯駁着。

『不一定如此，』伏爾拔特說，『這一向，我們早就談過打仗。我告訴你這次算是頭一回。』

『啊！』其餘的人單單這樣說了一聲。

伏爾拔特表示想睡一會兒的意思，於是便在地面坐好，將脊梁靠住戰壕的一邊牆壁，而將雙腳在對面那邊的牆壁上撐着。

我們談到一些雜談。畢凱說起關於他看見的那隻老鼠的故事。

『這老鼠是一個老滑頭，你知道……有次，我將靴子脫上，而這老鼠將靴桶子的邊敲了一些花紋。自然那雙靴子上面，是弄了些油膩。』

那位已經睡着不動的伏爾拔特，這時也動了一下，並且說：

『你們這班愛動口舌的人，真鬧的我睡不着。』

『老江湖，你這話不能使我相信。』馬特洛說，『你不見得不能和在這一帶的那些人一般，在這嘈雜中間不能打一個呼。』

『克洛洛……』打着呼的伏爾拔特用這聲音答復。

『歸隊！開步走！』

我們更換地點了。他們帶我們上那里去呢？我們一點也不知道。至多，我們知道我們在預備隊中，而他們可以使我們巡行去給某幾處陣地加增實力或者去掃除那些連絡戰壕的地道中堆集和障

礙。——在這地道中，倘若我們要免除擁擠和衝突，那隊伍通過的規則竟和通都大邑的車站行車規則一般地麻煩。我們要想摸索這大規模調遣——我們這隊人在這調遣中，只算是一個小齒輪——的意義和在這廣闊的地面所經過的事，都是辦不到的。但是，在這去來不息而和羅網一般的地道中迷了路的我們，倦乏了的我們，因為停頓過久而骨節僵木了的我們，因為喧鬧等候而腦筋糊塗了的我們，因為硝烟磺霧而頭悶胸脹了的我們，這時竟懂得我們的砲隊愈戰而愈活潑，並且攻擊的方面彷彿已經變更了地位。

『立定！』

一陣濃密猛烈而駭人聽聞的鎗聲，向着這使我們這時停留的戰壕的牆壁上射擊。

『佛利茨是告奮勇的。他現在又怕戰鬥了；幾乎瘋了！唉！他告奮勇是這樣！』

這是一陣向我們拋注在空中翻攪而在地磨擦排擠的彈霰。

我從一個瞭望缺口向外望去。立刻得了一個迅速而奇異的景象：原來在我們前面至多十來公尺的地方，有許多長而不動的形體，這個靠住那個排着——一行被鎗彈掃死的兵士，而從各方面羣集的鎗彈，正拍拍地打在這行死屍的身上。

這些劈開泥土成直縫而同時揚起塵土如雲朵的鎗彈，鑽透這些伏在地上的死屍，擊斷這些僵硬了的肢體，穿入這些灰白而下陷了的面門，擠破這些潰爛模糊了的眼睛；並且在這激盪震撼之下，



居然看其這一行死屍略略動彈而移出固有的位置了。

我們聽見那些由令人昏眩的黃銅尖子鑽入衣料和肉體所生的咕哨聲；正彷彿用刀猛斫，用棍子鞭打衣裳的尖脆聲音。幾陣急而銳的子彈呼嘯，帶着降級音階愈響愈鈍在我們頭上掠過。於是我們正在這吶喊和嘈雜的特別聲浪之流之下都將腦袋俯着。

「我們應當去掃除戰壕，起立！」

我們離開了這戰場的最不名譽的區域，在這區域中，排鎗將那些死屍毀壞傷害並且重新殺戮一次。我們折轉向右向後而行。這供戰壕之交通用的地道，漸漸向上坡道兒而升。走到山坳之上，我們在一所電話站和一羣砲隊官長兵士之前經過。

我們在地前又重新休息了。隨後我們用整齊的步伐前進，並且聽見砲隊督戰員大聲發令，而那伏在他身旁地下司電話者奉令從電話中傳出：

「第一座砲，同前一樣瞄準。偏左十分之二。每分鐘三發！」

我們當中有幾個，冒險而將腦袋伸出壕牆的邊上。於是在火光一閃的時間，窺見了我們這一營人從清早起就糊裏糊塗兜着圈子的戰壕全景。

我瞧見一片廣漠無邊的灰色平原，其中一種微風，彷彿將一層迷離稀薄而間被突出的烟峯刺破了的塵土之波，橫空揚起。

這片雲日掩映黑白相間的空地，震耳欲聾地在這兒那兒不住地有光閃灼——這是我們的砲隊開砲，有一下，我瞧見這空地完全被這短而數的「閃電」燦爛地蓋住。再待一會兒，這戰場的一部分便罩在一層白而發烟的薄幕——一種雪片兒的紛拏——之下了。

我們瞧見遠處的那片襤褸破碎而凸凹起伏和墓地一般了無生氣的沒無邊際的平地上，有一座像一張撕破了的紙頭一般的教堂屋架子，而從這幅遠景的這端數到那端，又瞧見一行一行聚在一處而下劃橫線和習字帖上直欄一般的模糊直線：這就是許多大路和他們兩旁的樹木了。還有無數的細而曲的線，將地面區劃而成方形，這些曲線却是由人羣點綴而成的。

那些剛從地縫中走出而在可怕天空對面的平地動作的人羣所成曲線框子，我們都辨認的很清晰。

我們很難相信那每一個細微的黑點，便是一個脆弱顫動而不能自衛的肉體生命，並且這生命是貯滿深沈的思想，長遠的回憶和雜亂的幻象的東西：所以我們竟被這纖細如天空星斗一般的人類微塵所感動了。

可憐憫的同類，可憐憫的不知姓名者，現在戰爭輪到你們了，下一次就是我們。也許就是明天輪到我們，使我們覺得天空在我們頭上開裂，地面在我們脚下開坼，而靜候那子彈的不可思議的武力的攻擊，靜候那較之這狂飈還厲害千倍的狂飈的掃蕩了！

命令催迫我們躲入後方的藏身之所。我們的視官之前，那死氣瀰漫的戰場已經自行隱沒了，我們的聽官之前，那匍匐四射的雷聲已經在雲端中沉寂了。那摧毀宇宙的喧鬧完全緘默。我們這一排人，欣然自得地藏匿在人生中慣常相習的聲音之中而托庇在這藏身地點的和藹而令人留戀的境界之下了。

(註一) 木鈴 (La Crecelle) 爲一種兒童玩具：其制用木片作小旗，貫於有齒輪的木桿，搖桿而旗旋動，齒輪和旗上附加的小木片相觸而發一種極酸腦刺耳的噪音。

(註二) 咖啡磨子及 (註三) 拆衣機器均係機關鎗的別名。

(註四) 原文爲愛司 AS，此係借用。

(註五) 此兩句原文與英譯相歧甚遠，茲從原文。

(註六) 大口獺蝦蟆爲日砲的別名。

## 十字勳章

劉延陵譯

我們之打進卡拉枯村莊——或者一個這一類的名字——乃是用的一下「猝不及防」的攻擊。那時候村中祇有婦女，兒童，與老人。羅羅伯種人——這乃是和這種野蠻人稱呼自家的名稱相差不多的名字，却不是說一定是這個字——所有的戰士則恰巧那一晚出外打獵去了。

因為暮色很濃，而那有一個蹲在圍牆旁邊自信是在那邊保護這個村莊，臉皮繃繃的如一隻擦了油的舊鞋的蠢夫，又爲我們之中一人伶俐的打倒之故，所以我們一直靜悄悄的偷到村莊的中央而未給村中人一點知覺。

我們躲在草屋的後面，裝起彈子，而且舉着我們的來福鎗，藉以射倒那些沒有看見我們的影子，他們有的是坐在地上，石上，有的是在前面往來走着。

在我對面牆下的一個座位上，坐着兩個黑人，不動不響，而且很倚得極其密切，而且竟至於當我對右邊的一個描準的時候，我們驚訝着要問自己，他倆現在究竟是談些什麼。

信號！我們這方面的來福鎗聲從四面同時並起了。而經過的時間並不長久。所有的那些黑影不過在兩分鐘之內就都送往天國。他們好像投到地下去了，又好像飛去了，又好像同煙一般散去了。

還有少數躲避了我們的鎗彈逃到了草屋之內地下的少數殘餘之人，一定的，我們也就要粗粗的處理了。這一回殘暴的事，在戰爭之中是這樣自然而普通的，現在因為我們覺得勝的歡悅，又在一座主要的草屋裏得到一個英國商人的窮苦的代理者賣給這些羅維伯人的一桶密酒而喝了。所以也就淡然置之。至若要寬恕我自己的罪過，我就祇有說我對於這次所經歷的事情祇有一種混亂而不明瞭的記憶了。是的——其中有一件小事，是關於兩個野蠻人的，當我舉鎗對住他倆選擇其中一個射擊的時候，他倆正對着而坐。在我們既已處理了少數殘餘者之後，我又看見了他倆；而且幾乎跌在他倆的屍身之上。現在他倆在那邊牆下的座位之上，幾乎如同一個屍身，而不像兩個，在這裡，未有許多之時，他倆是靜默得那樣可笑而坐着的。他倆是一個黑種男子與一個黑種女子，緊緊的相抱着，如同握着的兩手。一對情人呀！這件事自然而不由我作主的插入我的腦裏，以致於那天晚上我不自禁的笑談了許多回數。

於是乎我的記憶混亂起來——嘈雜嘯笑的夜宴，我們的狂叫與跳舞，以及我們的笑容與怪異的形狀；後來忽然的我頭顱中覺得一下奇痛——於是我倒下來——不再記得什麼。

直到六星期之後在聖路易地方一個醫院裏，我才重有知覺。一天早晨，我張開眼睛來，看見四週是白的，聞到埃沃特仿（水素炭素沃素等的混合物）的氣味。

於是他們每一回說一點兒，告訴我以前發生的事。我們一小隊的人那天夜裏很不小心的停留

在那個村莊裏，而且睡在那座草屋附近，後來羅羅伯種人的戰士回來了，就把我們屠殺了一個乾淨。「我怎麼樣的呢？」我說。

他們說有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救了我——就是一座草屋的坍塌，草屋坍塌把我打失了知覺，但是也把我掩藏起來。第二天，我們的大軍重新打下了那個村莊而且燒毀了他，殺盡了羅羅伯人，而且捉住我的腳把我從亂草頽垣裏拖出。

但是還有更好的事。就是總督已經跑到我的牀邊來，親自告訴我，說我已被封做勳榮武士了。我的夥伴都死了而我則受爵位！那一天我就在不可言說的情緒與清峭的快樂的之中睡着。

我身體的痊愈應當不致於慢——我是這樣急於要帶我所得的十字勳章回家呀！我做了許多夢，而在夢中我又看見他們所將有的態度——父親，母親，與隣人們。我從前的朋友們，現在還依舊是些僅僅不關重要的夥伴罷了，他們將要不敢對我說話，而工廠裏的工頭們則將和我親密起來。就是那位有錢的慕妮耶姑娘，雖然年紀老了，誰又能應她一定不願意嫁于我呢？

期待了好久的一天到了。當我到了威安奈塢下火車的時候，正是七月裏的一天早晨，我一隻腳在地上拖着而頭高高的昂着，穿着大衣而佩着新的十字勳章。

讀者諸君，這是怎樣的一回歡迎呀！車站裏充滿着音樂。還有一排女郎，小的是着的初次到社會裏來和人交際的衣服，大的則裝扮得如同新娘一樣，她們都拿着許多旗子與許多束的花。我才到了

車門之下踏板上時，有一個穿着一件狹小的大禮服而皮色紅如火雞的人，就上前來和我招呼，而衛爾巍爾伯爵邸舍的主人伯爵先生則穿着打獵的衣服向我微笑。歡迎人互相推擠撞擊，說道：「那邊就是他！」正和他們呼「皇帝萬歲！」之時一樣神情。我的父母立在羣衆裏面，得意揚揚的，他倆着的極好的衣服，很不容易認識了。

這一班人領我到市政廳去開茶話會。在茶點之前有許多演說，在茶點之後又有許多演說，而都是說的我。他們稱我做「卡拉枯戰役之光榮的生存者」，又稱做「塞尼格的英雄」。他們用二十種不同的方法敘述我的功績，而又用一種狹狹方法弄了關於法國與文明的話語混合進去。

天將晚的時候，茶話會將要完結而大家也已漸漸沉靜下來，一個報館訪員跑到我的椅子面前，請我將我自己與我所做的一切好的事情說給他聽，讓他的報紙登載。

「噲啊！」我說，「從前有——我——我有——」

但是我不能找到任何話語加到這個引端上來，祇能目瞪口呆的看住他。

我的一隻膀子本來是隨我的言語每停息一會兒做一會勢子的，現在則停下不動：「此外我不能再記得什麼了！」我不得不承認。

那個人叫道，「回答得很好！這一位豪勇的人物竟不喜歡追述自家英武的事蹟！」

我微笑了一笑，而大家也都從桌邊立起。但是在村莊的那邊還有一長串的人與許多茶會，和紳

父巴爾伯所設的光籠的酒筵等着我呢。後來在這幾處受了許多熱誠的歡迎之後，我們就分散開來。最後在暮色之中，靠近許多工廠的地方，就祇有我一人在那邊走。

我走那邊條灣到教堂旁邊的路回家。雖然夜天正向下傾覆，我的昏花的眼睛却閃閃的轉動，我的雙脚呢，則重得可怕而不能舉。我的心是覺得空虛而漂泊不定——但雖然如此，却又有一件事情令我煩苦不安。是的，那個訪員的可笑的問語正像一條釘一般向我腦殼裏鑽——你「做過什麼好事體的」？是的，什麼呢，究竟什麼呢？表面上我曾做過非常的事——十字勳章就是證據——但是做的什麼呢？我忽然停在黑暗的路的當中不動；搜索究竟做的什麼事情，既搜索不到，則又嘆息。

難道這些人用他們的香檳酒與複雜的話語已經弄亂了我的思想了麼？無論如何，我總同小說中有些人物一樣忘記了自家的生活的一段一節了。我已經完全忘去我的光榮的事績而覺得他完全不算一回事。

我很不安適的重走我回家的路。

於是我看見在暮色之中，在一個農家旁邊的一個坐位之上，有兩個人很相切近的坐着。他們緊相偎倚着如一雙互相握住的手，而他們又一些不說什麼，但他們之聚精會神的對付這相互的沈默却好像對付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模糊的暮色裏，我不能看見他倆身上什麼東西，祇覺其有人形，且正交換一些比話語更好的東西。



「噲！」我又停下去叫了一聲。

於是立刻，當我把眼睛注在這個村莊的那個黑暗的角上之時，我就看見別的一個村莊，他現在已經毀壞了，所有的居民也都已掃除了，而最可注意的乃是兩個黑人，他倆曾經在我的面前活着，而他倆所給我看見的祇不過是他倆的人形與交織着的沉默。而因黑暗掩住了不同之點的原因，這一雙黑人乃很像我剛才所見的一雙影子。

這裏的兩個影子，那裏的兩個黑人；這實在是不能看出他們相似之點來的——但我却看出了這個。當一個人飲酒過多之後，他的頭腦總變得清白而有單純的理解。這時候我一定也是飲酒過度了，因為這兩雙人兒的不倫不類得好笑的對照不令我笑而反令我哭咧。我的手移到十字勳章上去了，我把他從胸前拿下，而且很快的藏到衣袋的底上，好像一件什麼偷來的東西。

## 紅姑娘

祝秀俠譯

曾經有過一位鄉村裏的小學女教員，小孩子們像田舍的小雞一般圍繞著她團轉。她像柳枝般苗條，有一對黑黑的眼睛和頭髮。

有一次，在她那對眼睛裏，天國神境蕩漾着；有誰知道呢，也許她也聽見過天籟的罷。

從羅雷音地方的這個學校裏望出去，可以望見阿德郎考特禮拜堂的尖塔；在這個塔影的所在的地方曾經生長過一個女牧羊者是和這位兒童的女牧人差可比擬的。可是若安 (Joan of Arc) 是生在五百年前查理第七時代的，露綺却是生在拿破崙第三時代的。

那些教養她的人的誠德就是那樣的，她自己原來的誠德也就是那樣的，因此她本人就漸漸地剷除了迷信，永遠消滅了她曾經一度信以為真的這些神怪。現在她只相信世間實物中的恐怖和驚心駭目。她的靈魂，她憐惜心，她的靈敏的慧眼，都供獻於人類的疾苦了，再不會起那些古舊的信誠會用以撫慰而媚惑了人類赤子之心的神話發生興趣。她的宗教是對另一世界的。她堅信要對生活本身致其專誠。

她對於多數人的痛苦——對於她的種族的自由——少數人的痛苦更肯供獻她自己。她對

於被壓迫者的愛護由她對於那陷法蘭西於奴隸地位的權貴們的仇視就可看得出。

早晨和晚上，她總是教她的學生唱「馬賽曲」。某一個禮拜日，在那鄉村的禮拜堂裏，當那教士在他那裝璜華美的教壇上對衆人說出那句神聖的話時，忽然一個大聲音從禮拜堂的內部發出來——那些小木屐在舖石的地面上的碰擊聲。所有那位女教員的小學生們都因恐懼而向禮拜堂外溜走著，因為她告訴過他們爲皇帝祈禱是有罪惡的。

監督們和長官們都怒氣衝衝地睜大了眼睛，把她喊到他們的面前，威駭著她。但是她由她兒時的陶冶中已經學會不怕怪物了，即使他們真肉實體的實現。

所以她還是那樣照他們應走的道路去教育着那一代人。可是她很想到巴黎去更大規模地幹這種同樣事體。

她到巴黎去了，因為她是那種只要做得到，甚至於不十分做得到的時候，總將他們的夢想變成實際行動的人們中之一。

正當那些大工業企圖，資本的強烈集中，以及大的財政鬭爭狂熱開始萌芽的當時，她到了那「光明之城」巴黎乃是一個歡娛，放恣，腐敗，金玉其外的醜態等等的狂暴漩渦。她的搏動的中心是在石頭裏的——那「巴厄思」（按即巴黎證券交易所——譯者）——在那裏那些財政家（那些血的王子們）之下有那些宮廷裏的貴人命婦們以及那些總在諂媚而取悅他們的藝術家們。

這個社會的上層之下又是另外一層，是更受壓榨些的，有一些端莊謹嚴的藝術家和學者在那裏工作。在這之下，又另有一層，是更厲害些受壓榨的，懷過希望而謀畫過的——是當代的那些共和主義者。在他們的心中他們懷恨帝國和皇帝。他們包括那些各種各樣意見不同的政治家及理想家，以至於開明的資產階級，可是一致地對他們的共同敵人，皇帝那怪物，守着一致的戰線。

混跡在這一羣人中——在他們國家的中心所在流亡着——這位慧心的唯理主義者，這位具邏輯心理的神祕者，感覺着她那好戰的革命精神是加強了而且緊張起來了。因為這一羣乃是那些火熱的靈魂的一個秘密的小團，是和那班在基督教義在羅馬教的脚跟下尙爲民衆的宗教的時代躲進了墳墓的人們差可比擬的。後來要談到她的生活的這一時期的時候，她會說：「我們總是把我們的眼睛釘着前方，一直向着前方。」她度着一種窮教員的寒酸而隱晦的生活，在「廟場」(Temple Square)的那些小舊貨店裏買用舊衣鞋。她負了好些債，因爲她常買書籍，特別是因爲她喜歡憐惜每一個苦人，每一個受難者。她一個供獻了她的一切於革命的人是不會不慷慨地將她的手中，她的腦筋中，她的心中的一切施與他人的。而且要是她除了對她的母親之外還有什麼柔情，那是沒給世人看見過的——儘管人家傳着的又另是一樣——無疑的就是對她自己她也不願意承認這種事的。

普法戰爭到了戰敗了，帝國也沒落了。接着—羣殉道的人——巴黎公社——的大暴動又到臨

了。到現在那些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的奸險顯露出來了，他們僅在他們是反抗着那半像不像的冒充者，那拿破崙第一的後裔的行爲上，是『民主派』。到現在那令人恨毒的欺騙出現了；人們懂得了那班人的負義虧心，他們的「堅固戰線」主要的是對付皇帝。到現在那些資產階級自己登了寶座，他們的一種想頭是要丟掉那班平民，恐懼和仇恨明顯地擺在他們的面上的。

爲位小學女教員，生着黑眼睛又穿着黑袍子的，爲巴黎公社的目的供獻了他自己的肉體和靈魂。她演說過革命的話，幹過組織工作。穿着男子的衣服，手裏拿着槍枝，她跑進戰壕泥淖中，跑進槍彈的兩點中去過。她從革命中投胎出來，到現在她懂得了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乃是空洞的笑談，懂得了那偉大的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法佛（Jules Favre）在公衆面前演劇似的擁抱她，和費耳（Ferret）同一時期在羣衆面前所幹的一樣的可惡的奸計動機——恨不得，由他的詐僞的接吻，悶絕他們兩人的和站在他們方面的那班人的生命。

在此後的失敗之中，在那革命的被鎮壓之中，她用了她的全力去幹而且更爲激烈。她由『舊制度』的軍隊的槍桿中，機關槍中，刺刀中，由那些在巴黎放縱出來的醉酒的『復仇者』在街道中所幹的凌辱，拷打，淒厲，殺戮的事件中脫逃出來只是由於一種奇遇罷。有時即是那些被惡毒的標語『和平與秩序』所浸染的羣衆也羣起對那些勝利者給以侮辱。

對於這一件可憐的動物或工具們，他們本不自知自己的行爲的，她表示着她的憐惜，也憐惜那

些爲吸血抽髓的政權建立秩序的人——深深的憐惜，如像養成了的智慧似的。她看見那些面色暗晦的不列顛人槍擊那些巴黎公社社員時，她說：「這些人是不懂事的。他們被教唆必需去射擊人民，而他也相信那是對的；他們乃是信仰者罷了。至少，金錢並不是對他們的誘因。總有一天他們會被教唆去信仰正義而就轉變過來。最要緊的是，我們需要這些不出賣他們的職責的一班人。」

以後，她逃走了，但是她爲求釋放她的母親的緣故，自投於那些凡爾賽的士兵之門。和她的許多國人一般，她進了沙奪利的牢獄，那巴黎公社社員的屠場。混在那一羣人中，她被驅逐入獄。在她那坐以待斃的牢房中，細蟲在地面上集成那樣的大羣，連他們的聲音都聽得見了；在她逼着發熱而口渴的困難時，她的唯一的可能得到的水就是由那殺人的兵士洗了他們的手的一潭血水。從一個小窗眼中，她看見了那全盤景象。由黑暗與雨陣中看過去，隱約地她看得見散在這裏的一些人體的小球，在閃光和轟聲之下倒下去，將那些已經撒過遍地面的屍堆增高起來。

她在凡爾賽的最高法庭——一個屠戶的法院——出庭時，她極力求判處死刑。她的理由是這樣：我本還可以幫那個「目的」做點事，可是，要是他們將我槍斃了，那個「目的」會得到更大的幫助的；殺死一個婦人會使凡爾賽失掉公衆的信仰心。

她并不曾大聲疾呼地陳說她的忠誠的聲訴是簡潔，異常明瞭而自在的，她結尾這樣說：「我說完了。處我死刑罷，要是你們不是懦弱的東西。」這種有意的犧牲自己的表現是多麼深刻，有些人

裏都發出了讚歎的聲音，最著的就是那羅俄 (Victor Hugo) 在這些站在戰壘的安全地帶的人們，好似在一個閃電中一般，就看清了那種簡樸的，那種超人的英偉的精神以及革命的奇蹟。但是這少數幾個人是很會變他們的面孔的。就是那法官也不會敢判她的死刑，而將她押配到新加勒頓尼亞 (New Caledonia)。

又過了好多年了。那是她的生活中奇怪的一段，俘囚在那個蠻荒的野島，她耐心地學著了那班「野人」的言語，改變了那卑污的食人肉的加拿克族的風俗，教導他們使他們的眼光看到一種「自由」的更高的道德標準。在那些時候，在押送中不得不過的厭倦幽絕的時光中，她研究自然科學，甚至得了奇異的可驚的發明。

後來她重回法國，那正是工人的社會主義以及階級的工團主義的萌芽時期。她和一些無政府主義者聯絡起來，但是總不會忘記革命的真正需要。「因為若是不根本毀棄舊制度，」她說，「我們就要每件事都從頭再做起。」

不久風起雲湧的政治集會來了，她那一次站起來對着無產階級高呼「若是你們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得到一個立足地，不要去乞求——要去「奪取。」她被幽禁了，一再的押解着，虐待着，凌辱着。好多日子她總拒絕了赦免，最後要去送她母親的死靈才允諾了的。」

她到倫敦去，在那裏，正在演說痛苦和壓迫的由來的時候，一位狂妄的人對她放槍，可是僅僅略

略傷了她的頭部。她去幫她的行兇未遂的刺客辯護，在法庭上請求釋放他。「他是不應負責的，她說，「祇是一個可恥的政權的卑鄙的宣傳在他本人身上所栽培的惡本能。」

又一次她的態度使人震驚，詫歎，使有些聽見她的話的人對於革命動機所在的深處得了一瞥。可是她那時的人多半都覺得不去懂得這些是更簡單些，更知機些。

實在地沒有那一個在世的人比這位婦人更不爲人所了解的。她的精神實際上是比世上所能見的更偉大的精神。要是那些有機會接近她的人，尊敬她，愛重她而且了解她，這般人是都滅絕了，因為他們是微賤的人；只留下了傳說，使人知道那豐富的，有生命的事實。

只有等到了今日才有了確切些的認識，才漸漸看得見她的形態，歷經了悲慘的境遇，乃是人民的革命的動機，那鮮紅的嘴唇裏的「自由」的叫喊的實體。因為她教導過人民要小心防着那些欺世的民主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奸詐；她是熱心的，頭腦很清楚地宣言過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去鎖練。

將來，雕刻家的鑿刀開始工作時，白的大理石會用着去紀念那個熱心者的面龐，智慧和願力光輝地顯現著——黑的大理石去做她總是穿着的那黑袍。因為這是一位在絕望中還希望着的，對將來總不說苛刻話的而總在信仰著的人；是一位豫料到一九〇五年——她死的那一年——革命之後將要到來的俄國人民的解放。



但是即使在現在，雖然在知道她而且了解她的羣衆心理已經將她的名字尊爲神聖，另一些人的敬禮也使她不朽——我所指的是那些所謂上流社會的人，兇狠的，狂暴的，無禮貌的，恨毒的，「灑婦」，「放野火的」，「人面的怪物」——這就是數代資產階級在露綺美洽兒的真名之外所造的一些名字。

（祝秀俠譯）

## 不吉的小月亮

劉延陵譯

在雨與夜之傾覆之下，他們從地下現了出來——一，二，三——一直到六個。

也可說他們是從水裏現出來的，因為這一個月裏繼續不斷的雨已把短樹淹沒于內而令圍繞亞德蘭諾堡 Adrianople 與戴網階羅 Devanjaros（在大戰之前都是土耳其在巴爾幹半島的領土）兩地的平原像一片茫茫的海了。

在日暮的黃色光霧之中，這六個人之中的每個都好像是一高堆羊皮而插着一根來福鎗的鎗管。他們都戴了一個 Astracan 地方出產的珠羔皮的綠頂便帽。

他們是馬其頓人的哨卒，附屬於保加利亞人的軍隊之中，現在正走大軍四周的許多外站之間經過。（馬其頓在大戰前屬土耳其那裏的居民大部是希臘人，亞爾巴尼亞人，保加利亞人。）

他們顛躑俛仰于灰塵飛舞的旋風之中，搖盪着的膀子如同磨房風輪之上的木板，又合掌作十字形狀，而且舉起黑臉來向左右看；他們張得大大的大而困苦的眼睛就像老鼠的眼睛。

後來在五十步之外，有一根植立于閃閃發光的地上的樹枝開始沙沙的响動起來，於是這六個馬其頓人就向這個信號所從來的洞而去。

這裏乃是一個已經不用的塹壕。巡長拿立居和他的五個人現在已經伏在溝裏，暗號就是他所發的。

這六個保加利亞人是很歡喜這六個馬其頓人的。鉄勃和加盧是多年的老友，老盜阿黎從前曾教過拿立居法律。波與柔夫是極其親愛的中表，他們在軍中初次會到互相認識了時，至于笑極而哭。若論蘇里與奈幾則他倆曾有一共愛戀的女郎爲人所殺而心心想爲報仇，所以他倆的親愛又過于兄弟了。

在圍困的事起始了以後，到了來復鎗變旨了而不得不睡的這樣灰色的時候，這十二個人都是聚在一齊。（按本文所稱灰色的時候大概是指水汪洋而旋風狂舞，軍事不能進行的時候。）

他們惜常在這個荒廢了的溝壕裏相會。在這里，他們坐而休息，臉對臉，腳浸在同一塊爛泥潭裏。他們友愛地交換數言，而色則又兇惡而又平靜。他們說「這一回戰事時間將要很長」又說「上帝打倒土耳其吧！」

而後這十二個人就將不再做聲而沉沉冥想，而他們的心也更充滿一點，他們的思想也更嚴肅一點，因爲這時候他們的精神互相接觸到了。最後他們就將分別，而各由一條路回營。

這一晚他們聚會的時候，他們是悲哀着，因爲不息的雨，堅強的冷，和大而新的一種疲困奇異地壓迫着他們咧。

「這一回戰事將永不結束！」加盧像宣言一般的說，而他的兩頰，黑如火藥的，則變奇異的姿勢而動。

「永不」奈幾回答，而且哼着像一個被打退了的狼。

他們都低下頭來吐痰。正同大家一齊感到沉重的憂鬱之時都是如此，他們就想到許多神祕的東西，先祇是自己默想，繼而就談。

「月亮已變成敵人的新月旗的樣子，」（土耳其的旗作新月式）加盧用變了的聲音說，好像一個預備唱歌的人。

老練的強盜阿黎對於生與死的事情是很有經驗的，申明道：「一個不吉的現象。這是不吉的小月亮。」

於是他述不吉的小月亮的軼事，和她怎樣用些曲折的方法殺了她所俯視的人。他們抬起頭來向瘦長的新月斜看，而她現在是正蒙在喪服的幕裏。

波雖然現在皮膚變灰色了，他却是一個新婚的人，喃喃說道：「人總不當招月亮作祟。我們的壞運氣啊！」

「我要睡了，」柔夫好像一個兒女一般哀訴地說。

「讓我們去吧，」阿黎用低而粗的聲音哼道。他把他的刺刀插入參加棕黃色的油的裏，腿的皮

筒裏，在腿筒裏，馬其頓人又放着進食用的木製的傢伙，因為他們是不束皮腰帶的。

馬其頓人一個一個的去了。保加利亞人看住他們，而且以他們之去爲憾。後來他們仍留在濠溝裏不去，身外有大而或來或不來的危險，心裏則因爲敵的月亮的注視而憂悶，因爲疲乏與迷信而昏昏如醉。

他們各自默默的冥想。巡長拿立居看見他的家與夫人，他的華麗的衣服上色彩之多如同一個花壇。他昏昏如夢，看見路徑忽然轉折的地方，在那邊，有一聲爲他所愛的輕輕的笑聲。報告有一個金髮的頭顱將要出現。他聞到了籬上花草的氣味，而且認識了沿溪排立着像木偶人一般的短柳。

忽然他抬起下頷來而且摩擦眼睛。除去深沉的黑暗之外，一切都不能看見，而正在黑暗之底上，則有如鐮刀的月亮懸着閃閃發光。

他搖搖他的身體。他們現在是想些什麼呢？現在已經不早了。他們的父親大佐將要從他的營帳裏跳出，追他們的蹤跡而來，而他的灰色的外衣淡紅的裏子則將沿路漂動如同火焰，而後呢，則須注意着！

「來，開步——走！」

後來他們立起來預備要走，當時因爲呵欠而流出淚來。他們纏裹着面孔，從長的溝濠裏把自家舉了出來。

他們跑了又跑，眼睛睜得非常之大，而且每次冒險抬起頭來看月亮時，臉上都受到一陣雨的猛急的打擊。

怎樣還沒有遇見其他巡邏的兵？他們停了下來。他們知道迷失了路了。這都是月亮的罪過，她的半明半昧而引人迷路的光的罪過。

他們抖顫了一下，又把腳從爛泥裏拔起，重行向前。他們很精密的避開炮彈轟開的地洞而走！這些現在變成了些小湖，可以淹死一羣的馬，而在晝間則帶微紅的顏色。他們跑了半小時之後，依舊沒有火光，一切沒有。

忽然的來了一下來福鎗聲——

巡長咀咒了一聲，他旋轉向四面看看，好像一個風標。

「我們到了土耳其人的界綫裏了！」

如果不是因為他們自始就恨那個月亮，這句話聽起來一定非常好笑，因為他們剛才離開那個深溝的。他們搖搖頭，加盧則用低而粗的聲音哼道：「我們起初應當和他們一同回去；馬其頓人是能用嗅覺辨識路的。」

他們立着不動，他們的面孔兇惡而極其注意的伸在前面。

「啞，那邊有敵人看住我們，」鉄勃口張而目瞪的說。

一陣大風略微掃去了月上的烏雲，月亮憐憫不定的光就現出對面兵士們模糊的輪廓，他們聚在一所短樹林裏，和這邊的保加利亞人相距很近，倘有招呼之聲，也可以聽見。

「不得了！別的一個保加利亞人叫道。」

因為他們覺得月亮引他們所向的結局一定如他們之所想到，所以當他們覺得果然發見了危險之時，就不禁驚叫起來。

拿立居很從容的下令開鎗。好像敵人在旁邊偷聽了一般，他們竟先開起鎗來。波，就是新近結婚的人，抖顫着，捧住肚子，而後就倒了下去，搖他的頭以用力反抗。

兩方面的來福鎗發出喀喇的繁的聲響。於是一個一個很快的倒下。最後立着的一人身體倚了向前，更倚了向前，而後就直手直脚的睡下。在他極苦的將死時的昏憊之中，他覺得在殺他的這些人之中，有一個人呻吟着喚他的名字。後來兩方面的人喉嚨裏都起了滾滾的嘎嘎的聲音，而漸低，繼而輕輕的混合在一齊，如同音樂。

後來一切都靜而寂，當一小羣的人手裏搖盪着燈籠跑上來時。

十二個屍身。這邊呢，六個馬其頓人；那邊呢，六個保加利亞人。因為爲不自然的怕所襲而爲一段怪異的故事所亂，兩方面的人都未能回到營寨。這兩隊人祇不過很模糊的如同看見影子一般互相看見。而他們竟亂七八糟的，盲目的，互相殺了自家，沒有互相看得清楚，沒有知道互相是要好的人，沒

有知道互相乃是兄弟——正和戰爭之中所時刻發生的許多事情一樣



## 耶穌的故事

祝秀俠譯

有些時我總在告訴我的同志們——俄國的，法國的，和別國的：總而言之，我們的同志——一些真實的軼事。對於我的題材，我直說真事，從不曾變換過一點要緊的內容。所以我對他們所談的這些小小的悲劇或喜劇都是從真情的精采中提選出來的。

目前我對他們所說的故事也是這樣的一個——是一個耶穌的故事。好多年來我就想打破神祕的傳說和幻想的黑幕，顯示出這位偉大的古人的真象。我細細研究過那些「福音」和「經典」，其中利用著他的思想和人格的。具著滿腔尋求真象的熱誠，我追蹤過那些「博古之士」的作品，這些人都曾對於基督教義的來源上用過獨立的判斷力和誠實的智力考究過，很像那些考古學家在泰伯士或時樂意的廣大的廢墟中工作著。依據我自己對於真象的誠實和尊重，我曾經有勇氣著一本「福音」我名之為「復興的福音」，因為牠對耶穌恢復了他的巨大而謙卑的情況，對人類恢復了他的真實的偉大，這一點他們也是被宗教掠奪了的。

所以，這個故事乃是古代的話說給那些願意聽的人們的。

在加里利地方，約羅馬八百年代——就是九百年以前——生著一位微賤的猶太豫言家，對人

在歷史中他不曾佔重要地位。他說過幾個月教的，也許只幾個禮拜罷。沒有那一個歷史學家，不管是羅馬的或是猶太的，即使對這一時期詳細研究過，提及他，不曾有一個當時人說過這位耶穌因為他對於富人和僧侶的仇視是常常流露著的。他和窮人和奴隸和被束縛的婦女們和受痛苦的人以及被壓迫的人混在一塊兒。

他對他們談的是些什麼呢？他對他們這樣說：所有的實力在乎我們自己，在上天是沒有實力的。沒有什麼預定的命運由上天降臨我們的。神象徵著實物，所以只有實物本體。對每一個人，他教他對他自己的誠心。他甚至於由與病家以醫病的誠心而診好他們的病，這就是一種人類的奇蹟。

他是一個偶像破壞者。他破壞了那些抽象的偶像——那些夢想以及無聊的做古。他甚至於破壞了「上帝」的偶像，那也是同一式樣的神道，儘管那是最偉大的。

他又推翻國家和種族的界限。他為全世界上一切人考慮，說話對他們說：「你們的解放除了由你們自己是永遠不會得到的。」這一句話他說得對的，因為等到羣衆的實力和一致由他們自己造就時，等到這個世界中受苦的人要一致地舉起他們的頭時，主權將在羣衆中。

他闡明了一切人類的平等，說著，似乎他先知了藍寧一樣：「讓你們之間最偉大的做你們的僕人。」

這位正義的傳述者。在那些羅馬統治者看來猶如眼中釘，這般人那時在巴勒斯丁握權勢猶如目前的英國人（那時的羅馬人和目前的英國人不獨這一點可以相比擬）。他被牽累入某種猜度著的反抗羅馬國家的企圖中，儘管他對於所加的罪名茫然無知，因為他不曾有過什麼陰謀，但他終被羅馬人處以死刑。時移勢遷，出了許多關於他受刑罰的傳說。據傳說是猶太人將他處死的。可是事實明顯地告訴我們。在猶太只有羅馬操生殺之權。那個羅馬國家，一個龐大的專制機關，舊制度的保護者，和我們現代的「德謨克拉西」一樣，好高談而虛偽的，對於無害的夢想家則視為不足齒道；可是對於「舊制度」的擾亂者則絕不留情——那種舊制度由內容方面看，是有系統的偷竊，由外表看，是用暴力的有系統的掠奪。猶太人可以恨耶穌，罵他，但是處他死刑的是那舊制度。

當耶穌這個人已經縛上了十字架，黑暗已經籠罩了他，他看見在他刺穿了的眼前那些他所想救護的衆人的遲疑不決時——這些人是始終不會了解他，也不懂他們自己是幹什麼的——他一定以為他的工作會和他一齊死去；雖然他并無錯誤。

諸事完了，黑暗和長夜一般降臨到這位戰敗的人。他的姓名也似乎死了，沒有那個人還記著他。沒有幾個比他多活些時的門徒嗎？也許是有的。雖有那樣的說法，可是極其可疑。總之，他的這些親手造就的門徒即使是有，也不惹人注目，一些當權的人也置之不問——這證明他們的謹慎，也證明他們的缺乏尊嚴之處。

過了好多年——五十，二十……小孩子長成人，年青人成了老頭子。看呀！在亞洲人們在傳著一個新教；對聽衆們所說的口頭禪是這樣：「麥西亞」來了。那個口頭禪是這樣：基督復活了，傳道的人是一些猶太人，却不是巴勒斯丁的猶太人；他們是從希臘人的世界中的猶太人居留區域裏來的，是被異邦的文化所吸引，所影響過了的。

這樣產生的宗教有一個新「神」做中心：就是基督。這個人以前本是無問題的，却適合了一個廣大的新領域——那墳墓外的世界。那是關於死的宗教。這些改造家說：人類因為最初第一個人的罪惡被罰著去做苦工，去領略育兒的痛苦，以及死亡。但是看吧！「上帝的兒子」自己犧牲自己下界來解救世人了；從此爲那些信教者——也只爲他們——造出了在死亡之後的一種反命運的光明，給他們萬世不滅的生命。

這種「解脫」的事實在諸星體之外的所在實現。救主基督是一種天上的神星，實際上他不獨是上帝的兒子，却是一個唯一的神的一個表現，是爲最高的尊榮的各部分的焰光。

這些給死人的魂靈在諸天上界，簡單地，純然地將死亡變成不滅的生命的——如那些新教士所說的——光明之神，和在多年以前在耶路撒冷殞落了的那位先覺毫無相同之處，所以也無怪其人，聖徒們更不會，把他們聯在一處想。人家是說過基督的犧牲乃由他所受的痛苦，甚至是由他所受的釘十字架的刑而來的。可是，這種痛苦又全部是屬於天上的，神道的，是由那些「聖詩」由希臘的

神學中抄襲來的。聖徒們僅由啓示的欣悅和忽然臨到他們的恩寵懂得了他們的上帝。這個上帝在他們只是一個神學上的實體。不錯的，他名爲耶穌，但是耶穌的意義是「救主。」至於再進一步，那個加里利的先覺是不是名爲耶穌呢？人家告訴我們說是的，但是是在以後好久了，因爲在他自己的當日，沒有人談到他的。

第一代的基督教徒過世了，基督教義的創立者——保羅巴爾拿巴士，彼得和別的人——也死了，對於基督教徒的麥西亞仍沒有賦與人性，仍沒有確定的歷史概略。

過了好久，保羅死後二十年（這個人由我們所能及的細細研究證明，和各地的禮拜中所得資料，仍可信爲，除有未來的新資料出現外，是基督教義自首至尾的全部創造者），那些信徒，逐漸增多了的，而且將他們最初的神祕熱撒下了的，要想進一步研究這個據傳說是曾和人類一般樣受痛苦過的「神」的事跡。他所受過的痛苦是什麼？那些事是在什麼地方發生，怎樣發生的呢？在什麼時候，在什麼狀況之下，神來到人間的呢？「我們用著誠信的眼光看著他，」他們說，「可是讓我們知道其詳罷！」

爲了這些以及別的理由，教堂裏的神父就不得不允許將基督畫成人像。從那時起，他們才認他和曾經活在世上的某人是同一的。他們就選一個品性已爲遠久年代所湮沒的人——從那位加里利人被羅馬的使臣釘在十字架到那時是過了五十年了——他們說：「這就是他。」

要是他從不曾生在世間過，他們算是發明了他，因為那必需基督是肉身降世過的。要是那個生在世間過的人不名為耶穌，那個名字從此也就加在他身上了。

對他就造出了一個處處吻合（舊約）的神話的故事：耶穌那位麥西亞，是聖母瑪利與聖亡父所生，為大衛的後裔，生在伯利恆，住在拿札勒斯，在地伯利西海邊說過教，顯過前所未聞的奇蹟，被法利賽人和耶路撒冷的僧侶們強借彭惜斯·派雷特的手，捉住而且處死了的，在第三天裏起來，升了天。那些複述這件故事的書稱為「福音」。第一個是在「耶穌基督以後」第一世紀的末年出世的；最後的一個是在第二世紀的末年出世的，即我們現在所見的那一種。

用這種半魔術式的方法，那個「復活」耶穌那個人就由此與神話同化了，他被用超人類的品性粉飾著，用怪誕之談的，古謠的餘輝包藏着。全部所構成的乃是一個奇怪的混合物。

比一切更奇怪的是，這位微賤的被害者，這位傳教者，曾經像那些備犧牲的獸類一樣被人家強迫捨去他的身體成為「赦罪學說」的戰士，用血肉標記了這個神學者的悲哀。他本身本是偉大的，他的最偉大處終是顯然，儘管那一切宗教上的贅物堆在他的頭上。

在那些將耶穌囚禁著，斷肢折體地處分著的「福音」中振響著的是有些那位真耶穌的真聲音，有些他為正義和平等的呼聲的回響——那種猶太人的偉大的吶喊，為一種淪為奴隸的國民要求正義，這種吶喊響遍了那面貌不同的人們所居的沙漠。

所以這個真實而單純的故事的最奇特點——就是那具在的事實逐漸更顯然地使我們懂得，我們能赤裸裸地看著那些「經典」的一點——乃是那位耶穌，耶穌那個人，是在由那些「福音」傳奇家所發明的一些故事中生活著的。我們大公無私地讀著這種書時，總可以找得到，可以看得出一些為那些宗教發明家所決不能發明到的人的真跡。

這位真的耶穌，在事蹟方面我們固然看不出（除了知道是個醞釀政治的和社會的擾亂而受了刑罰人以外），因為我們只能看見那些宗教的後台老板所佈的佈景和具有成見的資料，在他的思想方面却很簡捷地使我們看得出來，思想是不能像他的塵世生活的事蹟那般可以完全作偽的。

將那些「福音」細加研究一番之後，就甚至可以視為這位受壓迫的加利利人的實際教訓，有一些是為那些基督教改造家所了解而利用著的。可是其中每一個都是猶太人，他們利用著他時，他們總是他的叛逆者。他的有精采的話，那樣有價值，那樣純潔的，使用為一種人造的信條的支柱，那樣反乎耶穌的豐富的教訓，簡直是教他說，與他所曾說，所曾想的完全相反的話。所以這位說過每件事都在乎我們自己的人被弄成說每件事都在乎上帝。曾經對人說過在人類和「太虛」之間是沒有介紹人的，說過人類的偉大是在乎將來，也在乎人類自己的，說過社會組織不能由上而下的構造，猶之我們不能做一個磚石房屋先做屋頂的，他却被弄成人種的大「介紹人」。

在某時期，說他是被世人完全遺忘了是不可能的，因為他的思想的斷片是出現著而變成這種樣子。那個人說過：「你不願對你自己做的事，莫對別人做」的，和只信賴著那種極為緊要而合理的同心協力的情操的，却被變為一種優柔、幻想、友愛、帶感情的說教者。

有些東西是較之耶穌的真品德更快地由基督教的禮節裏的作偽與誤解之中脫穎而出，其方式是高尚而更美備——那就是唯有耶穌自己的品德（那樣搬遷過而移進這個新神學的中心）是那個宗教的異常成功的原因。

這位「人神」用自己的手做過工的，受過痛苦的，被富人和僧侶殘害過的，為衆人所愛戴，他們就取他的宗教來自己信奉。窮苦的人用了他們自己血肉擁護牠。他們從不曾想想這一切的美都是虛幻，是建在荒謬的基礎之上，因為一個生物不能同時是神又是人。一個將自己變為人的神就不過是一個騙子，而且他的「人」的痛苦經驗也只是騙詐罷了。「只有人類是人性的。」大衆總是意識簡單的，心地純樸的；一旦，不管對不對，他們以為看見了一個人或是一個說法合著他們自己時，他們自己就歸皈去，如像投進甕中去一樣。

所以在那些「福音」已經著作出來的時候，那新宗教是為那些在世上受凌虐，無倚無靠的人所取的。世上的大衆確將基督教弄成一種活的，勝利的真理了。那是一種羣衆的，階級的運動。所以即使基督教有牠的污點與矛盾，即使牠的基本原理是不正的，牠終能逐漸得勢。



可是等到教會得了勢時，對不起羣衆，牠就不承認而遺棄他們了。牠變成國中的一種反動勢力，而由奴隸式地模倣羅馬帝國乃進到相當於那帝國的地位。真的耶穌以及那些類似他的人成爲不可見的了。對每一個信徒，教會的血腥史總是一種凌辱。

在目前，在我們的時代，同樣的大悲劇又一度在舉行著。有一個全世界的騷動，一個要求新的社會組織的運動。這種運動是反對那種「舊制度」的強有力的機械的一切，反對一個正要傾覆，如像那些在古代的古社會中也一樣顯示過的腐朽的徵兆的，「文明」的貪狠。這種運動是在那些流汗的，被壓迫的人的手中。牠將在某種的標記之下獲勝，像那一個在十字架的標記之下獲勝一樣。

可是，和那個偉大的基督教原理不相同，這個不含有腐朽與死滅的原素。這個不是建築在夢想上，在超自然上，在雲霧中，在死亡上的；而是在理性上，在生活上，在和發動自然本身的一切力的諸定律一樣明確不移的一些定律上。

所以，這一次牠十九是要成功的——不獨獲勝一時，却將在永遠的將來取那種寄生階級的頑固的，壓力統治和牠的不可分離的附庸，教會的地位而代之。

太好的  
一個夢

劉延陵譯

當他倆在芭蕉屋的寓居將要完了的時候，這兩個兒童的遊戲變得較為嚴肅起來。從未分離過的他倆，有時候相見了覺得驚惶，而且互相凝視。

一天晚上，他的眼睛從她剛才跑進去了的屋的邊上找她。那時候，在陰影之中，她不能被看得清楚，而那個房的全部則好像是微笑着。他植立在那裏而且不說什麼——竟至于他的嘴唇也不敢動——但他已覺得她已變成世界上僅有的一個人了。

在那一天晚上的驚訝之後，他又度了許多日子。他把那一回事關在他的大而善感的心裏。他未把這事告知別人或她——就是告知自己的也很希微，而且是悄悄地告知的。他變得顯著地緘默起來，不時的想她，即使她在他面前之時也是如此。

至于她呢，她好像是等他來開口一般。

那個將要經過一年之久的離別靠近了。不久最後的一天來到，而且完結。

在這最後的一天晚上，他倆和在別的晚上一樣，並排遊逛于許多空地之上。後來又同往時一樣，有一個老的像母親的聲音從屋裏喚他們兩個，他倆就跑進去。當他倆沿着幹要的車路向裏面走時，

他想不久將要有許多時候不能看見她了。他斜眼看她，她跑的時候身體略微傾在前面一些，她的臉與手如同用細緻的曲綫畫成，是那麽樣的柔嫩；于是他懊悔沒有開口。在這件事上是應當有一句話，或一回舉動，確定一下子以防命運之搖動無常的。但是已經太遲了。他倆已經從周繞住屋子的淡藍的像孔雀的許多樹中間看見了屋的閃閃發光的前面。到末了，他倆終歸被大家拆散開來。

他倆說道「等到夏天再見。」但是由于意外的旅行與事情的變化他倆所倚靠的重要人物却散到了四方。

一年，二年，三年過去了。

他未得到一點關於她的消息。祇有很少的幾次，在隔了許多時而後遇到的談話之中，他聽見她的名字被人清脆的提到。

但他是爲她而生着。在有許多時間都消磨于重要事務之中的那些工作很忙的日子之後，他閉下眼睛來就看見她，于是他所有的疲乏就都消去。實在這一回的離別對於他並不算是虐待，因爲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他都以她爲中心在幻想裏創造出一個天堂裏來呢！

他比從前更難得到她。他都是離羣獨處以想念她；他的愛情是太大而純潔了，他已把他的愛情太過度的看爲神聖了。他堅決地懷着那些足以感動人心的堅決的信念。

他想寫信給她而又不能。話語有什麼用處呢？將來是這樣燦爛而拿得穩啊！當一切事情都好像

靠不住而惹怕，或當一個人實在不得不煩憂的那些令人疲乏的辰光，他計算日子，他的夢想的甜美就消除掉他的恐懼。

當兩家重回到芭蕉屋時，他十九歲而她十七了。

在他心中與她重新聚首是這麼樣的一回大事，所以他鄭重遲了幾天而後才到。但他見了她時他却不驚惶。

她和從前一樣；一樣的秀嫩而美麗，不過比前發育了許多了。她的美麗會增加而未有變化。而在她倆初次見面之下他愈加知道她就是從前的她。

這一首實際的愛情詩是預備得好好的，而且華美動人。一切事物——就是在他倆的周圍與在他倆臉上的一切——都指示他倆而且證明給他倆看說他倆已經互相選擇好了。但是雖然她有時候現出深思的容貌，充滿着溫柔的沉默，而且殷懃注意，他却依舊不對她開口。他想將來有一天他是要對她講而且聽她的回答的，但是就他倆的無極的親愛而言，話語還依舊是太形式的東西。

他不常看見她。他倆同在一塊的時候，覺得沒有以前那樣自然了。有些小的阻力屢屢教他倆不得相聚。有時候在沉思的當兒，他覺到時光是逝了。而他才想到了這層，他又驚嚇起來以爲這一種煩惱念污了神聖的東西；逝去的時光究竟是微細的一點，所以他也就忘了。

有一回她在許多談論星辰的人之中，她說道：「我常常在夜裏開下我的窗子，就是在樓下路邊

上的窗子，而且我夜夜向外望，雖然看不見什麼東西，差不多每夜都是如此。」

他呢，是全身抖顫着當大家的談論移向別的問題上去時，他向他自己，她的這幾句話是不爲他而發。

在他心裏，他敢一些兒一些兒的相信這一回事了；他敢聽她所發的這一回大的伸訴了。她在黑暗裏開下她的窗子乃是爲他，乃是爲他。是的，時候已經到了。是的，不久將有一天晚上，他將跑到屋的旁邊。他將懸想中的一回仙宮裏的聚會與將在那邊起始而將永不終止的話語描摹給自己看。有許多夜裏，他徹夜的打量這些話語，細翫之如翫讀一首詩篇，他的心跳躍着，而且他因得意而醉。

但是這一回往聖地旅行的事他又延緩下去。哦！尚未可以行咧！對她說麼？對他所僅敢小心翼翼地平視的她說麼？當他靠近了她將要開口的時候，他對自己說道，「已經可以說了麼？」于是又停止下來，竟至于對她開口說的這一回事的美麗也怔昏了他的眼了。

于是有一件意外的事情教他家裏的人不能再在這裏寓息。一天下午，他們說道，「我們明天就要去了！」——于是忽然的這一天就成爲最後的一晚。

那天夜裏，他在他的房裏爲可伯的煩鬱所困。他還沒有說，還未曾有何舉動，而現在已經太遲了。太遲了，他張開他的眼睛。他清清楚楚的看見他的失誤，病根，與弱點。爲什麼原因而他從未有舉動，未有話語，而但迷惑于一個空想，一個幻象之中的呀？

後來在一個當兒他對他自己說道「今天夜裏！」他立起來一半，抖顫着。就是今夜麼？假使她還在那邊等待着呢？不然呀！他立刻拒絕這個無理由的感覺，還落下來坐在他的椅上。現在是太遲了，他覺得一定是的。她一定已經等待了許多，而在許多天以前則一定已經失望而不再等待了。

他因此對於自己恨且輕蔑，呻吟，直至疲乏了才止。

而那天夜裏在好些時好些時以後，在晨光起始的閃動之中，路邊上的那個窗子就帶了一聲哽咽而關閉起來。

現在是太遲了！這就是他從今以後像在搖籃中搖撼嬰兒一般搖撼他的悲哀與覺醒的一句極短的反復言之的懺禱。

但是重要的消息變化了事情的模樣；她現在是向巴黎來了。

在秋季的月裏，他看見她，她正在外面訪朋友們。她是高岸而冷默——和前很不同了。所以他和她相見的時候，他的眼光也就不看住她；她已經抬高了身分，一切都完了，雖然她還在那裏，她永久不是他的了。

雖然這樣，但他又覺其心的深厚的清白已爲這種煩念所傷。一種猛烈的自尊之心依然封住他的嘴。他悄然，默然，震顫，而且心裂。他和她分別而去。

許多禮拜過去了，後來有一天，他偶然聽說會有人向她求婚而被她拒絕。于是他重新舉起頭來，

心裏充滿了一種困苦極了之時所生的希望。

這一回，當他獨自一個旁邊沒有人時，他來到有力的決斷而不再懈縱了。他將對於她有一回說明；他將有舉動。他現在覺得表示一下子是如此容易的事，所以他以前的踟躕不決，現在看起來，他竟不知以前為何如此。他想看出所以然之故，於是昏昏的思索，把頭捧在手裏。

舉動！立刻明白的決定他的地位。這不過是遲早的問題。他忙碌的考慮這事，最後仍回到這個策略。他對她約定了會晤的日期。他對自己講而且大聲反復說「現在到了時候了。我必須開口。是的，立刻，明天！」

但是第二天人對他說，她剛巧在這幾日裏和人訂了婚約了。

他有這樣的一種緘默不露的習慣，以致于無人看出這個消息是怎樣可怕的傷了他的心。一當他進了房而門在他後面關上了時，他以失望的低聲叫了一聲「她！」他站着搖搖欲倒，看見自己在鏡子裏做了一個拒絕的姿勢。他不降伏。他以全身的力量拒絕這一回悲運。於是，第一次，他投下一個堅決的決斷——去見她！他用忙急而抖顫的手攥了帽與大衣。他跑了出去，讓房門開着而房之口像呼氣一般的張着。

他坐了好幾路電車，在黑夜裏幾條路交叉的地方下來，而且奔走。爲他開門的就是她自己。在黑暗裏因爲有她的聲音，他認識是她。

「你做什麼的？」她說。

「來看你——來對你說話，」他終究開始說了，「我——我——」

「現在對我說是太遲了！」她舉起一隻手來做送行的姿勢，而在她的手上就第一次看見有一個指環閃輝。他祇看見這手從黑暗裏伸出，其後就祇看見指環，那個真實而決定命運的東西。

他聽了她的話，無言可答。他倒退了幾步而且走去，嘴裏吟歎着一句被遏抑住然而呻吟着又像對旁人宣示的話語——「現在是太遲了——我本來知道——我都是這樣說的！」



## 教師

祝秀俠譯

好熱的天氣！你聽得見蒼蠅嗡嗡地飛過，看得見牠們一羣一羣在如火般的空氣中急飛着。過路的人們都留心去隱在那些灰色房子牆壁邊拖長着的陰影中。這就是撒坦特爾省的加佛達村莊，和西班牙的和巴斯克的許多別的村莊并無二樣。在從前人們的服裝是漂亮的時，加佛達村是更好看些，但是牠仍然是十分具有天然畫意的所在，那掠過這塊峯巒連綿的地方的燥熱空氣和那些皮膚黝黑的人們，也在這裏存在着。

那些蒼蠅往來地嗡嗡着，但是另有一種聲音，一種囁囁的單調的嘈雜聲，能夠聽得見從牆壁中很有節奏地傳出來。這裏有一個學校。在這個學校的裏面看起來好似世界上任何別的學校。那黯淡的，討厭的牆壁——我們的學校的外表是不會變的，除非社會轉變了他自己的時候；小小的書桌成行列地排着，每張都是黑色的，一些小小的腦袋也是黑色的（一些圓的在一些方的上面）；在他們的中間，站著看來好像巨人似的一個人——那位教師。

和四海兄弟中的每一個一般，他在取得這三十個小腦袋的注意而灌輸人生大活劇的某部分於他們時，顯示着可驚的機敏與耐心。

這位加佛達的教師叫做伯爾多默若佐里。他是一位沈靜、樸實，而性情溫和的人。人人都用兩個字代表他叫做方正。在這村莊的小環境中，他的遵守時間是盡人皆知的，如果他上課來遲了，人們必然認為那是鐘走慢了的。

他的生活的謹嚴在他的思想中反映着，以是他的思想——特別是那些關於社會的組織與合作的——不是合於每個人的嗜好的。有些人說他是一個「赤化分子」。但是就是那些在他們的家庭中，他們的可憐的奴隸式的家庭中，想到一個人能夠是一個赤化分子同時也是一個正直的人，而表示著驚奇的人們，也不得不敬服伯爾多默若佐里。

但是加佛達的兩個重要的人物——那牧師與副牧師——想頭是很不同的。他們極其痛恨那位教師，因為沒有錯處來挑剔他——除開他的對於自由和普遍的幸福的意思見以外。

那牧師與副牧師有支配學校——那製造未來的人物的工廠——之權。要是你不願將來的時代出了你的掌握，就抓緊學校好了！

一次有一個人叫做佛郎西斯哥菲拉爾，他努力想從教會的冷酷的籠罩中解放西班牙的學校。菲拉爾被槍殺了。那槍彈燬碎了他的身體，在他能夠最後一次的呼出那曾經鼓舞他的生活的每個時間的吶喊：「學校萬歲！」之前。

在那次勝利之後，西班牙的僧侶們比較以前更兇惡的攪襲那些學校。在這種情形中，他們是由

一個皇室援助著的——這個皇室的肖像陳列館，展示着全部歷史中的敗類裏最可怕的與誇大的集團；他們也由那獨裁政治援助著。凡是軍官稱雄的地方，僧侶們便執着王權。尤其是在這裏，是一個兩種僧侶政治都交由宗教裁判時代的國家。可嘆那些雄辯的演說家，他們想誘惑羣衆，說依照那不可侵犯的進化的定律，天天給他們以更大的自由與幸福！粉飾像這樣的玄妙的笑話，真不是容易的事情！

所以那個牧師和他的影子，那副牧師，不共戴天的仇視着這位令人不快地誠篤而有獨立精神的教師，他是尤其危險的，因為他爲人所喜悅。但是當他們在他的言行中找不出任何反叛的口實的時候，他們便佈置別種的圈套來陷害他。

現在，在那不幸的西班牙國度中，牧師有巡視學校視察裏面如何教授之權。

在我所敘述的這天，正在上課的時候，門打開了。從那映射到那更黑暗的教室的一門光線的打開之處，進來了兩個穿着黑色衣服的人。他們站在那裏聽。

佐里鎮靜地繼續他所教授的功課。他正在問小蔣里托蔣里托忽然的感着怕羞的——或許他未曾聽得準確——就口吃地說：

「正義……平等……」

兩個大步，那牧師來到那頑童的面前站着。

他狂怒地問道：「說的什麼？」

但是蔣里托是驚惶失措，愕然無語了，而且張口驚視了。雨芝，他是十四歲而且在這班中的最好的兒童，想表示他已經聽見了而且記得那曾經講解過的，起來背道：

「是的，先生，一切人們是平等的。」

「那是不對的！」那個着黑色牧師袈裟的人差不多狂喊起來。突然向前走去，他將他的拳頭伸到在那個聰敏的學生的鼻下。「那是不對的。上帝從沒有說過人是平等的，而且聖保羅，拿他的名子賭個咒罷，說他們是不平等的！」

他正在呼喊；在他的額角邊曝出來了一條青筋，吐沫從他的脣角噴出；那個副牧師，做手勢的贊成，高舉他的手臂。

那位教師毅然的而且泰然的走上前來。

「允許我，牧師。」他說。

「允許你什麼？」那牧師嚷道。「說謊話而且把謊話教給這些兒童麼？說人是平等的就是違反上帝的謊話；你聽見麼？孩子們，聽我說，你們的教師告訴你們一些謊話。」

「不要那樣！」那位教師說著。他臉色變了青了，他的眼睛呆了，他的手也有點顫動。但是那牧師比以前更大聲喊道：

「你說謊！你的功課都是謊話。你在笑罵教會……正義麼？真是正義了！沒有人可以向基督教徒講正義，那不是他們的事情；正義就是上帝。你只能向他們講信心和仁愛。」

他以深惡痛恨之情在那受驚的兒童之前向那個人的面上吐出「仁愛」這種字眼，弄得這位教師倒退著，面色還更蒼白些，眼睛張大了。兒童們起來了，在他們的坐位中移動着。他感覺失望而斷續的說：

「你是一個卑鄙東西。」

他才說了這句話，那牧師馬上跳到他的面前抓住他的手膀，同時那個副牧師拿起他的手打他。但是那個牧師沒有拿緊他的手，因為兩粒槍彈放出來了。那個牧師倒下去，寂靜地躺成一堆，副牧師也倒了而且在那地上掙扎。

於是那位目光兇狂的教師，恢復了他的知覺時，發出第三粒槍彈而倒在他們的旁邊。

這就是：在一九二六年，在一個大國中，一位取向兒童講正義的教師的結局。

只有少數的報很大胆的記載出這次的慘劇，但是在重要的報紙中必然的找不出這個新聞。因為，你該知道的，我們的那些更流行些的報紙的目的，就在隱匿所發生的事件。

## 四個人的故事

C F 女士譯

每天晚上在兩條街的轉灣角上，距亮著的煤氣燈不遠，有一個年輕人站在那裏。他的面容是瘦削而慘淡，彷彿一盞熄了的煤氣燈。

他每天在同一的時間到同一的地點來徘徊了許久，大着胆子向左右張望，好像找人似的，并且凝視行人樹木和牆壁。一件灰色的外套，轉變成綠色了，從他的瘦削的肩膀上垂下。從那射在他身上的路燈的光裏，可以看見在他的腫起的黃頰上有稀疏的几根鬚鬚，他的前額在燈光裏看着一絲血色也沒有，就是在氣候清明的晚上，這個羸弱的人這樣胆怯地擱淺在羣衆行動的側道的沿邊，宛然一個觸礁的舟子，對着全宇宙發生疑問了。

但是在某一時刻，有人是他忽兒站直了身子，面上露出一綫光明來了。

因爲有一個女子高興地在側道上向他走來。她像一朵玫瑰花似的停在他的鼻子下面，給他看她的光澤的牙齒，搖着她的鬢在羽領中的頸子唱着歌表示歡迎他的意思。在他一方面呢，是開始現出笑容了，而且不住的狂笑著。他平衡他的身子，可是震顛得很利害，好像一個沉溺的人，被人扯出了放端正的樣子，而她乃是一個絕色的美人。雖然衣服極其破舊。她的模樣和她衣著的貧苦，正立在極

相反對的地位，她鬚髻是化裝的，像戲臺上的神仙一樣，她的眼珠和嘴唇使人見了疑心是珠玉。

這個人到此地來的願望，因他的狂喜而回復了，他起始談話，有幾個音到了唇邊便縮回了。他勾了這女孩子的手臂；一個很小巧，一個很瘦削，同着走開了——他倆都是這樣的細弱，遠遠地看去，將說他倆是一個人扯成兩個的。

距這裏有百步的樣子，在羣衆的肩摩踵接之中，每天晚上有一個年輕的婦人也時常站得一動不動地等待着人。

她常常來的太早了，因為起初遇不見誰，她便繞着舊新聞紙的涼亭慢慢地行走。

她穿着一件粗糙的灰色衣服，籠罩着無名的悲哀。她的唯一的裝飾品是帽子上的一條藍絲帶。在路過的運貨車的一閃一閃的光裏，照出她的一副不規則的蒼老的臉容來，凹下的一雙太小的眼睛凸起的一個太長的鼻子，張着一張太闊的嘴。有時她打呵欠了，她的長齒露在外面使她顯出很猙獰的樣子，于是她那黑黝的眼睛不住的閃動，神氣是異常的慵乏了。不久，他忽然變得很驚覺的樣子，鬚髻是醒轉了。她爲了要振作精神便格外迅速地走動，前後擺動她的緊握着傘柄的右手和提着手囊的左手。

于是她忽然改變樣子了。她的眼睛突地裏像羣星般的光亮，她的唇動着在低聲地說話，像那些祈禱的人們一樣。

因爲那邊有一個人轉過身子很優遊自得地向這邊走過來。他的一個豪氣的人，闊肩紅頰，有濃而秀的鬚鬚。

他走近了，向她點頭。她起初不動，鬚鬚昏迷的樣子，可是伊的手像小翅的末梢一般震動着。她不開口；她則不能開口。她最後決定伸出她的手來，小心地攔住他的手臂，因爲他是很強壯的而且有無限的魔力呵。他倆走開了。她用了她的全力靠緊他，可是她軟弱無力，好像一個老祖母的樣子。他則傲然的走着，漫不把她放在心上。

這兩個會合是每天晚上差不多的時間我在鄰近親眼看見的，當這兩對配合好之後，便沒入羣衆去了。

因爲我有尋根究底的性質，所以我時常在穿灰色外套的男人和藍絲帶的女子的面上——起初很憊乏，後來很歡喜——繼續讀這兩個愛情的故事。

他倆都找到一個伴侶使他們的生活發生興趣，都獲得一個美人作爲他們的化身。雖然他倆是猙獰而醜陋，竟在許多男女中找到比他們更有價值的伴侶，而且安然成功了。

但我常對自己說，這兩處情詩是不會有終結的，他們是過于脆弱了，因爲每對中有一個是健全，這方面對於那方面有過大的要求，他們的貧乏和供應便太大得使他們不能支持下去了。

這只能算是偶然的暫時的情形，那命運能使這愁苦的女工能獲得美髮的男子，而使這如花的



女子配了個幾乎遭她蔑視的不幸的男人。

這是毫無疑慮的，這個文雅的紳士不過為一時的便利和利益起見，受一個熱切而順從的心底崇敬；他正有許多世界上底美麗的婦人在等着他呢。這也是無可懷疑的，這個年青而潔白的女子初次尋求愛情是由于盲目的冲動；早晚她總會捨棄了那個每晚在街角頭向她懇求的人而另行選擇的呵。

這種種是集合了許多正確的觀察而使我心中發生的思想。

哦，我猜準了。這事的結果很惡劣——像在日常生活所遇見的一樣，每件事情儘向失意的方面來；又像無價值的小說，從頭至尾都給你猜着了。

結果他是不久便來了。有一天，在我離開了鎮上幾天以後，我照常在路旁散步，比平時晚些。這穿灰色外套的人正獨自等着。在別一處，那頭上有藍絲帶的婦人也是獨自留在那裏。

明天，我依然看見路上站着這兩個孤獨的人。他的眼睛張望着擁擠的人們，不住的找尋她，可是她終於不來。在生活的忙碌的許多過路人中，他穿了發光的外套，肩膀垂下像一個死人的樣子，他鬍鬚是一個犯罪的人，面上布滿了灰氣的顏色。

她的眼光不再平視了，完全失望地看着地上而且注視着流動的溝水——一條狹的泥河。像大河一樣的混濁不清，但是大得不夠沉死一個人。我退後了几步，瞧得見她的沒有表情的缺不全的臉。

孔的側面，她的胸膛像石板一般平，她的闊嘴瘠削而且不端正。

我不知不覺的站在這兩個受着明傷的不相識的中間。

雖然不能就把這件守候的事攔起，但亦不知怎樣去守候了。所以他們各自離開了一些平日約會的地點了。

她向涼亭的背面退後了幾步，於是回轉身來慢慢地走下街去。他在退回到路旁去後，也不由自主地走前去。

他們垂頭喪氣地面對面的慢慢地走來。

我于是很驚異，好像命運就這樣的要把這兩個半對的情人拉到同一的地點來。在這很荒涼的黑石的道上，他們是注定相會了。誰能說假使這兩個愁苦的人而具有血心的在互相認識之後不會得到救助？誰知道這兩個留得殘生的人會不相互替代那兩個不見了的人，那兩個美麗得和他們太不相稱了？

他們的確走到當面了。他們抬起頭來；他們互相瞧了一瞧；他們立刻回過他們的頭去了。

唉！他們在實際上已互相認識了！但是他們同時認識了他們的可憐的不可饒恕的醜陋，他們醜陋的罪過。我將永不能忘了這相互的一看，因為這一看是充滿了兇悍的懷恨和可怕的咒詛呵！

## 不能克服的人

蓬子譯

我知道那發生在羅馬尼亞的牢獄裏，那些活的墳場裏的事情的。我有意上羅馬尼亞去找出來。我和囚犯們談過話，而且得到了他們底信件；在羅馬尼亞和別的地方，我曾經和那些從道夫推那，琪萊惠，范喀萊斯蒂等地方的牢獄裏逃出來的人們談過話，許多政治犯，因為布爾雪維主義的嫌疑而定下了罪或幽禁在那裏的，逐漸地都給磨折死了。

許多明白的不能否認的事實圍得我水洩不通，大聲發出了一種類似痛苦的聲音的聲音。

今天，我願意放出一點小小的光明在這類事情之一件的上面——在一個人，一件事實的上面。C布君是羅馬尼亞的一個律師，他是表同情於俄國的。尤其是——而且這也是他的最大的罪狀——他曾做過萊珂夫斯基的書記。他曾經反對比薩拉比亞的歸併的，關於這事件，至少可以說，這是構成一種空前的國際侵略的行爲，一種對於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權利底無恥的挑戰。

布君被幽囚在道夫推那的牢獄裏，到現在已經六年了。長長的六年，他永遠地負着鐵鏈，幽禁在一個小小的圈圍裏，那裏有一張床給他跪臥的，他底手和足已經給鐵的重擔磨折壞了。他吃食和睡覺都在那裏的。在一手的距離之內，有一個罐。這就是一個圈圍裏的唯一的器具了。七十四個月以來，

他不曾一次離開過這囹圄。

絕對的祕密圍着他，緊緊地封住他了。不僅不准他接一個客人，從入獄的第一天起，他就不曾再看到一個人類的面孔，再聽到一個人類的聲音了。他且事實上也不可能的，因為他被囚在絕對的黑暗裏。這個四壁光光的保險箱裏是沒有絲毫光線的。每天一次，當獄卒拉回了地牢底沉重的滑門，從一個格子遞進來，把一回討厭的羹湯放在他身旁，這時候假使他能看到了獄卒底手臂，他是造化好的。

最初，受了人類的本能底拚命的刺激，他打算和這位獄卒談談話，聽聽他底聲音。結果是徒然吧了。羅馬尼亞的專制政治底命令是如此的，不准一個人和布君說話。

要想動手把這個會將一個活人變成了一個死屍的，而且將還活着的他交給了坟墓的可怕痛苦來減輕，結果也祇是徒然吧了。羅馬尼亞的專制政治求遠不肯做一點減輕這個報復的刑罰的好事的。不管蘇俄的表示，羅馬尼亞永遠不肯答應將布君和別的囚犯們交換的。

可是，仍舊有了那麼的一天，布君是被人看見和他說話了，而且他是回答着。

流言傳來，說他已經死了；於是又來了一個新的流言，說他已經發狂了。我親眼看到那一封悲傷的信，道夫推那的老囚犯寫出來的，說怎樣在夜間——有時，當天氣平靜的時候——可以聽得曲調

和歌唱底淒迷的聲音，從地下歎息着傳出來，這就是布君

一個名叫列奴忒柴·菲立波未希的青年女工，決定冒了一切危險去看他，好明白他到底變成怎樣一個人了。

一件偶然的事情給予她一個剖白的機會。當那稱為『三百個人的審判』的政治審判的時候，檢察官曾經宣稱僅僅十八歲的列奴忒柴是布君的情婦。這是假的，但這位青年婦人却想利用這一個機會了。她一直上羅馬尼亞的公安局去見高等裁判官，他是負責彈壓共產黨人的——那個樣子很陰險的蘭修拉斯庫，鎮壓『共產黨團的領袖』

她對他說，『他們說布君是死了。』

『那是不確的。』蘭修拉斯庫回答，『他是活着。』

列奴忒柴勇敢地吐出她底懇求來：『你知道的，他是我的情人。我願意明白他到底是否還在人間。』

這位裁判官朝轉了背，因為他會有過了特別命令，不准這位囚犯和活人見面的。

列奴忒柴拚命地催請着她底案情。帶了恐嚇的聲音，她說要造成了一種公開的辱罵；以後，她打算哀求，在這位怪物面前跪了下來，並且哭泣着了。於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經過長久的躊躇之後，爲了某種理由（然決不是爲了可憐），這位高等裁判官變過顏色來了。他不加思議的說：『你去

看他吧，見你的鬼！准你三分鐘談話。

她拿着一張開鎖與開門槓的公文，走進了一條長而黑暗的甬道，砭骨的冷風從那裏的牆壁上流出來。獄卒站在這條無盡頭的甬道裏，鎖匙在鎖裏吱咯的響，於是地牢底門滑了回去，鐵欄柵打開了。從這些鐵欄柵裏，她終於看清楚了他底衣服是破爛的，他底鬍鬚已經長得很長。他是跪曲在他的木床上面，列奴忒柴所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在開門的時候從這黑暗的甬道裏漏到那固圍去的微光，暈眩着他底眼睛有如太陽。

囚犯底面孔顯着一副野蠻的樣子。顯然的，這已不是一個平常的人了；六年痛苦在黑暗中，已經瓦解了他底心神。由於一個衝動吧，列奴忒柴伸出她底手兒，伸進欄柵去給他握，然而被獄卒猛力拉回她了。她在那裏站了幾分鐘，說不出話也叫不出聲音來。

但她終於說：

「布君同志，我在我們的朋友們的名義之下來問候你的。」

聽到了這聲音，在這位囚犯的身體裏，在他的內心裏，有一種東西在解體了。一縷清明的閃光空過他，於是他，以一個微弱的而且瀕死的，然而十分清楚的聲音，也說話了。他所表白的是一個偉大的思想，這思想在那圍困着他的死一般的無知覺之間，窮年累月地煩擾過他來。他沒有說到他自己，也沒有說到友朋們或親屬們。他祇說一件重大的事情。他所說的祇是：

「在俄羅斯，Bolshevists 依舊得勢嗎？」

「是的！」她叫道。

但看守的人粗暴地打斷了他們：

「不許談到政治，你們明白吧！」

沉默着。

她終於問：「布君同志，你不需要什麼嗎？」

「不，」他說，「然而我此刻是幸福的。」

他們互相說了再會，她帶了那她希望可以給他的書籍和食物，走開了。她不能破壞那個有力的法律的：無論是誰送給布君的，什麼東西都不准他接受。

這些事情發生並不很久。它們不僅對於那些目下統治着大民族，而且默認或同意別的執政者們的人們，射出了一縷眩目的光線；它們也給了我們一線鉄的定理底光芒，那光是永生在受難者們，甚至那些頂受摧殘，頂受鞭撻，落在被那粗暴的「譽論」所不屑留意的深底去的人們，底心裏的。

信仰，是比一切痛苦都更強烈，比疾病都更強烈，比瘋狂都更強烈的，是持續着，而且栽培在世上唯一的自由的種族裏，在它的極頂的理想上面。

這個信仰是一切炸藥中之頂恐怖的。

## 姜·葛理西亞底轉變

(蓬子譯)

姜·葛理西亞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農人。偉大的社會問題他一點也不知道，除了他生活着勞作着的羅馬尼亞的一小塊地方之外，有什麼事情在變化着他是不清楚的。他的父母和他的父母的父母，從遼遠的年代以來，一向是耕種着鮑耶特們的土地的。所以他想，有如土地一樣，從遼遠的年代以來，他就屬於鮑耶特們的。(註)

當葛理西亞到了徵兵的年齡，他成了一個海軍的水兵。正值戰時。然而他一點也不清楚戰爭底意義。他祇知道那和他直接有關的小小的一部份。他服從命令。他去做那吩咐他去做的事情。他聽從別人的命令，爲了他所不清楚的目的，肩着一根來福槍，正像他往日肩着犁和鋤頭一樣。然而在這些慘澹的日子，當他被強迫着，和他的穿着武裝的鄉村的兄弟們一樣，去操練，去學習殺人，去盡力避免被敵人所殺死的時候，他底這教育給了他一點小小的進步！

一天，一個工人來到了他底身邊，遞給他一包紙片，請求他把這些紙片分發散在船上的他的弟兄們，水手之間。葛理西亞照樣地辦了，也不知道紙片上面是寫着些什麼字，因爲他是不識字的。而且也不知道懷疑。



在這些紙片上，是印着勸告水兵們的：『弟兄們，海軍的士兵們！武裝同志們，假使羅馬尼亞的鮑那特們差你們去攻打蘇俄，望你們不要去攻打紅軍裏的你們的弟兄們吧，因為唯有俄羅斯才是全世界以人民治理人民的唯一的國家！』

這些傳單互相傳遞着，可給長官發現了。葛里西亞被關起來。有如其他政治犯一樣，他被鞭撻着，一直到他流着血了，而且還加以苦刑。有一年半吧，他在牢獄裏忍受着幽禁，和許多虐待。以後，才把他提到軍法會議上。

葛里西亞在軍法官面前陳述他的幼年和他的青年。他把他穿上武裝的那一天以前的生活和盤觀出來。他解釋，在那一天以前，他是工作着，和那些環在他周圍工作着的或者在他的面前工作着的他自己的人們一樣，好像一隻負重的獸，爲了『我們底汗會變成了黃金』那個目的，如他自己所說。他解釋，他曾經這般想，那他貢獻他底全部的工作生活的勞働，是一條生活的鐵律，他是被一個偉大的律令所決定了的，所以他眉毛上的汗滴對於那些來地上收割黃金般的五穀的人們會變成了黃金。他從來不曾懷疑過這條偉大的鐵律來，有如他的父親和母親，或者他的兄弟和姊妹一樣。

然後他和首席官講到關於傳單的事情；他發散傳單的時候他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不僅那他答應去分發的小冊子上印着的字他一個也不認識的，而且他甚至——這般一朵默從的雲時常籠罩着他的——也不想去知道。

在那個時候，社會主義和××主義是像外國話一樣的，他是完全莫明其妙的。甚至他有否聽到過這兩個字也難說。葛里西亞於是解釋着，在牢獄裏，他曾經和「叫做××黨」的人們在一塊。這些鎖着鐵鍊的兄弟們，告訴他關於他天真地工作着的事件的意義。他們告訴他關於工人們底命運，關於一種怪愚蠢的而且不正當的社會制度，這制度把產業工人底隊伍變成了一隊牛，被散在人羣中間的寥若晨星的幾個有錢的人支配着。他們使他明瞭××主義的意義就是這個野蠻的現狀底結束，是自由底，光明底，生活底破曉，對於那一大羣被蹂躪着的奴隸們。

「法庭的裁判官們呀，」這位名叫葛里西亞的小農民說，「我已經對你們說明了我往常是怎樣一個人。但現在，我是變成完全不同的一個人了。當我受苦的時候，我明白這些我從來不曾想到過的事情的意義，而我終於真的變成了一個人。」

在他，要免避判決是容易的一回事，祇要他肯申訴這十分明白的剖白：當他犯那被控告的犯罪行為的時候，他實在是一個被動的受委託的人吧了。可是此刻他是立在軍事法庭的前面，勇敢地控責他自己一種新的罪狀。這個頭腦簡單的農民在審慎地祈求降臨給他相當的懲罰，有如一個使徒似地，他叫喊着：「××主義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假使上帝曾經要安排這個世上的事情，這就是他所願意的唯一的安排了。」

讓我們來十分敬虔地錄下了這位葛里西亞在那位法庭上勇敢地說着的真實的話吧，該知

道這些話，在裁判官們的頭腦裏是毫不注意的，然而在他的朋友們的羣衆的心中找着了出路：

「羅馬尼亞的人民的每個兒子呀，每個農民和工人，每個士兵和勞働者，一切賺着正當的麵包的人們呀，你們必須聯合起來，加入了羅馬尼亞××黨，你們必須打倒那些吸血鬼們，然後來宣佈新的人民政府！」

他被判決在一個反省院裏幽禁五年。但我剛才說的「相當的懲罰」這是我無心說了這句話。在羅馬尼亞，死刑是已經廢止了，然而在裁判官的公堂座後，添補了別的幾種方法。

在軍法會議裏，把姜·葛里西亞底話報告給國務總理 M 勃萊泰奴聽的時候，他突然大怒起來。自然，爲了使他快活，他們打算用這個常用的老法子來除去姜·葛里西亞——「想越獄逃亡。」這個方法底結果是大家知道的；簡單地把犯人從囹圄裏取出來，送他到野外去，在背上放了一槍就完事，於是解釋着，說是他想越獄逃亡。

可是，祇有這一次，這奸計是失敗了。於是他們想拿葛里西亞來毒死。可是，出於意外的僥倖，這方法也不成功。他們祇有拿日常的痛苦來磨難他了。他們剝奪他底食物；他們以鑊鏑鎖住了他底手足，把他推入那個叫做 Chela 的潮濕的，緊縮的木雕船裏。他在那裏過了幾個月，蜷伏着。

他開始感到飢餓的侵襲。然而這個正是他的酷吏們所希望的，他們底唯一的願望就是想方法置他於死地。可是其他的囚犯們大家都協助他，也感到飢餓的侵襲了。於是獄吏祇能讓步了，尤其是

這新聞傳到了外面，許多大工會和一部外國的輿論都表示憤慨的時候。獄吏利用不再叫他餓肚這允諾，把葛里西亞送到病舍裏去。在道夫推那牢獄裏的叫作 *Inferna* 的這座小建築是一種家庭式的圓頂屋；大家都知道人們進去的時候是活的，然而出來的時候沒有一個不變成死屍的。真的是獄醫的習慣了，『帶了一種恐怖的微笑，』盡量地告訴給犯人聽，有如一個目擊者所告訴我的。葛里西亞還是沒有死。可是他已經成了瘋狂的，這位曾經有過一天面對着血污的裁判官們，把那展開在他的高貴的農民的腦筋裏的真理高聲地在他們面前宣佈了的男人，此刻是祇剩了一個坐立不安的幻象，追逐着他底破壞的理性。

然而真的，他是有過一次有活力的聲音，證明了『××國際』底長成在地面之上。

（註鮑耶特是羅馬尼亞的特權階級——譯者）

## 巴比塞的作品考

沈起予

巴比塞是一個多作的文學家，而且也與現在各國的許多作家一樣，前後的傾向，完全是迥然相異的，所以敘述他的作品時，既不能將他的每個作品抽出來論，而分期提要的工作，則是不可少的事。情。現在據他的思想的變遷，將他的作品分別爲三期來看罷。

最初的巴比塞是一個在 Salon 內追求婦人的象徵詩人，所以他最初問世的作品，自然是題名爲哭泣人 (Pleureuses) 的一部詩集。這部詩集內面的作品，係彼成於十八歲及二十歲之間，其內容顯然有維爾倫 (Paul Verlaine) 一輩的傾向。現在我們將其中題爲『信』 (Ru Retire) 的一首舉出想將來讀他的散文作品者，(聞他的光明也有人譯出礮火亦有在着手翻譯) 也是樂於知道紀念這位偉大的作者的第一部作品之內容一般的。

我寫信給妳燈火在傍面。

時鐘等着似地緩緩步行，

我無疑地要閉上我的雙眼，

來夢寐着我們，我們兩人。

燈火溫寂而我則狂熱；

聽得的祇有，祇有妳的聲音……

妳的芳名在我的唇上微笑

妳的愛撫，留在我的指心

我浸潤着我們近來的甘柔；

可憐的妳的心，啜泣於我心；

在這半夢的境下，我怎能知

寫信的是我，抑或是妳自身……

J,t'ecrias, et la lampe couit.

L'horloge attend a' petitto coupo;

Je vais fermer les yeux sans douts

Et je vais m' endormir en nous

la lampe est douce et j'ai la fièvre;  
 On n. entend que ta voix ta voix.....  
 J'ai ton nom qui rit sur ma levre  
 Et ta caresse est dans mes aigres.

J'ai notre douceur de naguere;  
 Con pauvre colar sanglote en moi;  
 Et mi-reuant, Je ne sais guere  
 Si cest moi qui t'ecris ou toi.....

這部詩集內分過去的彌薩 (Messe du passe) 古裝 (pres vieux) 變妄之夜 (Le soiren le-  
 te) 事物 (Leo choses) 燈 (La lombe) 恨 (Ra harne) 貧者的靜默 (Le silence despauvr-  
 es) 等各部，其中雖已有許多被介紹到英美及日本各國，但在詩人濟濟的法國詩壇上，自然算不得  
 是占重心的作品。

以後的巴比塞，已經不是詩人了。除了在幾個什誌上寫了些戲劇的批評而外，亦曾作過許多短

篇，但是都沒有出色的作品出現。

在創作哭泣者的前後，正是前世紀末一八九八年，法國喧鬧 Dreyfus 將軍賣國事件的時候。這有名的事件，使法國文壇亦沸騰爲兩派，左拉 (Emile Zola) 起來告發，法郎士 (A. France) 亦起來喧叫正義，當時的一般的思想者，雖是無意識的，但已有許多開始感覺資本主義組織的矛盾及社會的不合理而憎恨戰爭了。

我們的青年巴比塞，其動機雖不能說是爲的這個事件，但至少是逃不出當時的客觀環境的影響的。Sola 的詩人，漸次把眼放到社會上去，對於真實的人生，起了極端的懷疑，這個懷疑期實是決定他今日的一個重要的出發點，而爲巴比塞之文藝生活的第二期。

在這個時期的重要作品，就是一九〇八年所作的地獄 (L'enfer)。在這部作品內面，他詳細地觀察了人生的百態——但他還是祇見得個人的內部——戀愛，姦通，生死，藝術，宗教，醜與美等。

地獄與巴比塞的其他許多的作品一樣，主人公是一個極平凡的人，而用第一人稱來敘述的。在巴黎的某銀行中得着一個位置的三十歲的主人公，遂欲改換他的生活而開始反省一切他的過去，死的觀念，戀愛的牧歌，他都夢想地追索着，但有一天因爲隔室（主人公是住在公寓內面）的歌聲，誘惑他發現了他的臥室的壁上有一個小孔來。構成這部小說的全內容就是主人公從這個小孔偷看鄰室所發生的事實，亦可說這時巴比塞的觀察社會人生，亦是坐在書齋內從小孔中看出去了。



主人公第一次見着的阿媽 (La Bonne)。他初見着那種勞動污穢的身體時，他感覺不快，但及見着她顫慄地從懷內取出信來接吻時，他遂感覺這其中含有崇高的尊敬，及無限者的來到 (D'ini est arriue)，而以爲省察此事是無上的美了。

第二次所見的，是兩個幼孩的狂熱的初戀；主人公遂感覺自身的過去成了廢墟，自身的初戀已經忘却，因而感嘆『小孩們的眞新的愛情也會有忘失時，他們兩心的熱烈的前進，將會破壞他們的這個前奏曲』(Après ils loubhieron; les proyes urgents de leurs peurs viendront del-ruire ces preludes) 這種愛之無常遂成了主人公的戀愛的眞理，所以他說：『我偷竊了，但我得出了眞理』(J'ai vole, mais j'ai sauve re la verite) 巴比塞的這個眞理，在第三次的小孔窺見中證明出來。

這回是通姦。姦婦因爲感覺與自己的丈夫之共同生活之單調無聊，而欲以姦通來打破這種『以時間來自殺』的生活。姦夫受了這種誘惑而亦貪戀姦婦的肉體起來。但他們在鄰室偷會的時候，主人公見着男子祇有追求初次通情的場面來征服女子，女子則祇有說『我們是在作買賣，你給我以夢想，我給我以快樂，但這都不是戀愛。』

第四次窺見的，是姦婦與她的丈夫。丈夫對於他的妻子的濃艷的肉色的誘惑是毫感不出趣味，而待妻子出外後，則想狂熱地摟着污穢的女僕接吻。主人公對於這個現象的解釋，以爲這是人有一

種『欲占有自身之所無』的永遠的觀念而演譯到『吾人自身以外之物，其實許多都是在吾人自身以內』的一個抽象的『秘訣』來。在此我們可以知道巴比塞對於這種有閒者的爲說出無聊地(Ennuisement)生活的遊戲，還不能下一種正確的批評。

以後又是見着姦婦與她的情人的場面。情婦因爲感覺時間的經過，愛的變遷，一切的幻滅，而啼哭地憧憬着『最初一次』(Oh! La premiere fois)想『逃脫臉上的皺紋』(Fair la fillet d'es ridee)因之更想追求一種永恆的絕對的情人。安慰她說：『我們的所言所想及所信，都是架空的。我們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沒有確實的地盤。』並且最後捉住女子的『別的一切都可以否定，但誰能否定我們的乞求的悲憐呢？』的一語時，遂承認『這就是世界中唯一的絕對物』因而演繹出『絕對物就是我們自身。』『祇有我們才是永恆的。』情人說了『天國即是此生』(Le Paradis C'est la vie)時，遂把他的情婦的質問答復下去了。

從結構上說來，以上可以說是地獄的前部。後部上的事實，則係一個瀕死的有錢的老人和他所扶持起來的一個貧女子(這是另有戀人的)的戀愛的葛藤，中間參加進去兩個思想不同的醫生的談論，及老人類死時的牧師的虛偽，以及另外一個姪婦人的產生嬰兒的場面。但無出發點的主人公，對於他所見的一切的糾葛，仍然無所刻斷，而最後的結果，則祇得一個『無』字(Rien)。

在地獄中，巴比塞無疑地觀察了人生的百態，但不曾出書齋去觀察，不從左右人生的社會上去

觀察，他的觀念的結論祇是：

「我相信在我們的周圍祇有一個字——一個取消我們的寂寥，露出我們的光輝的偉大的字，這個字就是「無」。我相信它不是指明我們的虛無及我們的不幸，反而是指明我們的實在及我們的神聖，這因為一切都是在我內面的原故。」

自然，我們可以見得巴比塞的無，是與其他的虛無不同。在此他已與其他的逍遙于花園森林中，而僅將其所得的強烈色香放散與讀者的許多法國作家相異，現在的人生是他懷疑的對象了。

分割殖民地不均而起之世界大戰爆發，巴比塞出書齋而觀察社會之機會來了。他親身去參加大戰，他親身去出入于「砲火」之下，因而他才知道社會的機構，知道了近代國家，知道祖國了。這在他其後的名著光明中可以充分地看得出來。他說：「戰爭是大衆的——但又不是大衆的。有另外一種人，拿着操縱大衆的綫索的人，在制御大衆的手，在使大衆冲前後退的……這些人遠住在首府，住在宮殿。有最高的法律，有比人還強的機關。」

不過他這次的體驗的結晶，還是比較光明先出的傑作——砲火 (Le feu)

砲火與雷馬克的西綫無戰事一樣，同是站在反戰爭的立場上來描寫帝國主義戰爭之殘酷的。巴比塞之第三期作品，實始于這部小說，其內容共分二十四章，而都似一個分隊中所發生的事件，故入題為一個分隊的日記 (Journal d'une Escouade)。西綫無戰事既有中文譯本，現在我們把砲火

的內容略為介紹而與前者相比較來看，亦是一個有意義的事。

炮火的構成：

- (一) 幻影 (La vision) —— 突然的開戰，似幻影一樣地出現。
- (二) 地下 (Dans la terre) —— 屯駐于地下的一分隊之介紹。
- (三) 退下來 (La des cente) —— 這是描寫由第一綫退回來的軍隊之狀況。
- (四) Volpatte 和 Fouillade —— 這是被遺留在第一綫上而不知交代的兩個兵士。
- (五) 營舍 (L'Asile) —— 這是描寫兵士們徵取宿舍而招鄉人忌恨者。
- (六) 習慣 (L'Abitude) —— 戰爭一時中止，人懷着和平快來的光景。
- (七) 乘車 (Embarquement) —— 戰爭又爆發了，全軍集合的狀態，兵士皆抱不安。
- (八) 准假 (La permission) —— 這是一段插話；一個兵士雖得假回家，但僅得見妻之面，竟不得有同衾的時間。

(九) 悲憤 (La grand calere) —— 這是後方勤務之裏面，描寫軍隊中的善別。

(十) Argoval —— 這是描寫一個兵士由第一綫勤務偷回兵營而遂遭鎗斃。

(十一) 犬 (Le chien) —— 兵士想喝酒而無錢之苦狀。

(十二) Le portique (大悟) —— 一個名 Patetoo 的兵士。受敵兵的好意，把他引到住在敵

地的 Lons 地方的妻子的住處去。但到冒險地到了該地，則其妻子正與兩個德國軍官在會談歡笑。于是只好默然回本營，前進戰死。

(十三) 卑語 (Les gros mots) —— 這是敘述作者在戰壕中作備忘錄時，有一個兵，向彼要求將真實的粗野的會話記上以出版，不然則像是未塗色的圖畫一樣。

(十四) 携帶品 (Le barda) —— 軍隊的携帶品之零碎的介紹，每個兵士竟帶有十八個荷包。

(十五) 雞蛋 (L'oeuf) —— 兵士在兵營中受着飢餓時的一個雞蛋之可貴。

(十六) 戀歌 (Jdylle) —— 對於一個不認識的女子的皮鞋的戀慕。

(十七) 築戰壕 (La sape) —— 掘出戀人的腐屍。

(十八) 火材 (Les allumettes) —— 奇功是由于想得一盒火材起。

(十九) 砲擊 (Bombarde) —— 這是敘述要攻擊了，但兵士則什麼也不知道。

(二十) 砲火 (Le feu) —— 這是主篇，故較長。經過猛烈的砲火攻入敵人陣地，酣戰中也不知道是勝是敗，及彷彿覺得是勝時，但分隊長 Bertrand 已經死了。

(二十一) 救護所 (Le poste de secours) 這是介紹凹道中的交叉點上之衛生隊的狀況。

(二十二) 交替 (La viree) —— 經過許久才得接觸故地的空氣。

(二十三) 苦工 (La corvee) —— 在雨夜中于敵前作苦役探照燈照來，現出火與泥濘的大海。

被敵人發現了的兵士，幾至全滅。然當夜豪雨大作，天地晦冥，敵人或自己人，將官或兵士，生者或死者，都同他爲泥海而不可區別。

(二四) 曙 (L' aube) ——大雨之翌期。待天明時，泥水已吞去了一切，兵士之極端的疲勞。泥水的偉大完結。

以上即是炮火大體的構造，現在我們更將炮火與西綫無戰事來比較考察。從趣味這一點說來，炮火或者是不及西綫無戰事，但這一點實不過是兩個作者的意識不同；後者自稱是「不過是一個報告」，但它爲迎合讀者的心境起見，何者當報告，何者當捨去，作者是十分知道的。所以在西綫無戰事中，頗多「愉快的懷舊談」(Streiche) 敘述到相當程度時，遂取巧地將其餘裁去，務使聽者不致感覺沉悶，它適是一種以興味爲中心的文學，而不是真正的報告，真正的報告是不受聽者發生沉悶與否，而要強調出所存在的事物之儼然的一面的。關此，我們頂好是用巴比塞自身批評西綫無戰事來看。巴比塞關於西綫無戰事于最近曾發表了一篇簡程的論文說：「雷馬克」的作品，是相當反軍國主義而傾于非戰論的，所以它能詳述參加戰事者之苦難，而向軍國主義取一種嘲笑。但被資本主義的榨取所蹂躪的犧牲者，從資本階級中得到什麼安慰，那穿起軍衣的勞動者——成爲編成中隊，大隊軍團之肉彈以慘死的兵士們，究竟得到了如何報酬等問題，作者則毫不曾能答過一句。卽人類當戰爭的時候所不得不作的使命，作者毫不曾寫及而竟欲把它默過以圖提高其作品之價值，這實

全與我們的着想不同。彼雷馬克現在所說的話，我們在大戰前已經說過，而且他恐怖而不敢言的一方面，我們亦早就大胆地發表過……總之雷馬克的這部小說，是有幾分反軍國主義的，但其實是很可恐懼的反革命的宣傳書。

對於西綫無戰事的批評，巴比塞算是說得很明瞭了。所以這部著作的客觀的影響，除了某國暢銷了若干部，某某出版家賺了若干而外，是遠不及炮火的描寫，完全是站在新寫實主義的立場，用着新時代的眼光來看一切事物的。但我覺得尤可注意的，巴比塞是把握着了「存在來規定意識」的這個真理，所以他所描寫的人物，並不是出馬就喊熱烈的口號，而必到了周圍的環境成熟時，才發出充心的吶喊來。（這是在光明中也可以看得出）在炮火一節中，寡言的分隊長 Bertrand 奮勇地攻入敵陣，一掃德國的軍隊而建了愛國的奇功，但他受傷眼目的時候，却向部下吶喊道：「戰爭是應當廢止的……雖然全世界的人都發了瘋，可是仍舊有清醒的人——這就是李卜克內西。」又在曙一節中，兵士們經過與敵人在滂沱的泥雨中酣戰過後，于是大家都反省起來究竟是在為誰打仗，都感覺自身的愚蠢，其中一個突然吼道——*Ji ne faut plus quil' yait de guerre opres ce-  
Ilea!*（從這以後再不應當有戰爭了）于是大家都應道——*Plusdeguerre——Oui assezi!*（再不要打仗了，再不要打仗了！——是的，夠了！）結果兵士們不特覺悟了不應有帝國主義戰爭，而且亦覺悟了還須得起來趕走自身的主人——驅使自身到戰場去死的人。

以上是從作者的意識上說明炮火與西綫無戰事之不同；其次在敘述光景時，巴必塞亦比較雷馬克更爲客觀一點，很少有由自己身邊所發生之感傷性，尤其不可看過者，在作品中，參用着許多戰時之實地用語及隱語（Argot）這雖是使讀者難于理解，但却爲作品增加了不少的生氣。這樣的描寫，是作者之有意識的企圖，這是可以從卑語一節中看得出來。

關於這部作品出世後的客觀的影響，應當敘述的地方很多，但爲時間起見，請讀者去參照沈雁冰氏的歐洲大戰與文學，關此，在該書內面是有極詳細的介紹。現在我們轉到他的沖動世界的第二部作品光明（Blouge）上去罷。

光明是光明團之來源，這是我從前已經介紹過的。現在我們掉一個方向來敘述它的內容罷。這也是用第一人稱來敘述的，全書共分二十三章。主人公係一工廠之職員，他時常是感覺比工人要高一級的。他也有家庭，他去與戀愛，他亦被愛國這個好聽的名詞迷惑着，若有人起來說了法國的壞話，詆諆了法國的軍官，他是馬上要起來和這個人決鬪的。光明的前半部，都是描寫主人公這一面的生活。但是動變起了，歐洲大戰開始，我們的主人公自然是抱着滿腹的愛國心去參加撕殺。環境變遷了，以後所過的生活，是痛苦的行軍，飢寒交侵的野營，及時常見着那殘酷的炮火掠去了同儕的手臂，兩腿，更或轟炸爲碎片，肉漿。有一天主人公也經過了必然的命運，他殺傷了敵人，與敵人徒手地肉搏，但自身亦受傷倒地了。周圍祇是成千成萬的還不會斷氣的傷兵，有的發現了受傷的敵人，還要起來肉



搏，但彼此都不能夠動了；有的在叫着帝國的光榮，有的在回答祇有法蘭西共和國的光榮；但在橫臥在這血染的泥地上的人中，已經有人在喊發出人類人類的呼聲了。最後主人公的耳側忽然聽出了「我對於不幸的民衆，是投着希望的」一句話來，這句話突然刺着主人公的心臟，因為他在這一瞬間，不意地覺得這個人是理解着自身所說的話一樣。天明了，成羣的烏鴉飛來啄食這些尙未死盡的鮮紅的血肉，愛國的主人公這時開始思想他自身了，他想起了他的家庭，他的過去，與過去一樣的未來，這一個剎那；他感覺自身不願失去溫度的欲望，還想生存的欲望，他哭泣；他呼救護隊。以後他又把同在「救祖國」這個美名下的互相慘殺的敵人和同伍自家的人來比較，他知道這兩種人都是同樣，而戰爭的主使者則係另外站在一邊；他回鄉後，他的一切的行動都改變了，他見着那催命的軍旗過時，他不惟不行禮而反表示出痛恨，他向着全天下的人宣佈世界上祇有一個神，而這個神即是真理；真理是革命的，革命即是秩序。

以上大概即是光明的內容。現在我們來看他的意識罷。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巴比塞的作品，是把握着「存在來規定意識」的這個定理，所以主人公 Pauline 的轉變過程，看來是很自然的。據我們現在看來，巴比塞在光明的後半部上所發洩的議論及所道破的真理，都是過于當然的，不過這種過于當然的真理——人種及階級差別之否定，及否定帝國主義戰爭等——現在仍然不曾實現，所以光明的使命，光明的意識和價值，現在仍然是不會過去的。其次主人公關於戀愛的意識之轉變，在

最後一章上是敘述得很明瞭：他以為戀愛之歸結，終於是達到了人類愛，這個偉大的愛使他說：

——Autrefois je t'aimais pour moi; aujourd'hui, je t'aime pour toi! (從前我是爲我而愛妳，今後我是爲妳而愛妳。)

總之光明中的意識，雖算不得是如何的新奇，亦不是激底的革命的描寫，但書中那樣簡單的真理，那樣當然的事情，現在許多青年說來，還是蒙昧不知的。我們知道這部書震動了全歐洲——全世界，而成爲實際運動之根源，這是使我們喜悅，但這亦不能不使我們含着悲意。

最後，對於這部書的技巧還說兩句話罷。有人說這樣的題材是不應當用第一人稱來敘述，我們讀了過後，亦是起了這樣的感覺。讀到後半部來，竟使我們像在讀主人公的日記，或者在叫主人公的獨白一樣。至于前半部的主人公的私生活，則又使我們看來非常繁冗，致發生出疲倦來。不過其中關於戰場的描寫則極爲深刻，這不能不算本書的最大的價值之一。

作了光明以前的巴比塞彷彿是暫時入于休息的狀態——但與其說是休息或者是因爲他忙于東奔西馳去了罷。到了一九二六年以後，我們才見着他有幾部書出版，而受人注目的，可以說是其中的耶蘇 (Jesus)。

耶蘇這樣偉大的題目，使誰一見便知是難于處理的；一面他是一個過去的历史的人物，因此是不容易許人有依着自己的幻想 (fantaisie) 和個人的趣味來描寫的權利，一面我們又知道從來

因爲時代之不同，人們對於耶穌和其教義（Dogme）的解釋亦異。例如把人的生活之目標放在神身上的文藝復興以前的時代，則把耶穌解釋爲上帝之子，所以耶穌不得不是超人，而聖經（Bible）上的耶穌傳，皆是不可把評的真理。然到了科學進步，「自我」及「自然」被認識出來了的文藝復興以後的時代，則耶穌亦被從天上牽下，人們亦遂從正教（Orthoxie）中解放出來站在自由的合理的觀點上去解釋耶穌了。（如法國的 J. E. Renan 的耶穌傳，意大利的 Haugouanni Papini 的耶穌傳等即其例。）文藝復興以前的耶穌觀自然是與專制政體相聯結的非科學的見解，即 Renan 寫的耶穌傳，亦是不曾脫去唯心的形而上學的哲學的看法。所以從這一面說來，我們亦不能像攷大學者一樣地去攷證，而從中去修補一個無矛盾的完全的偶像出來。

在這種困難之下，巴比塞是怎樣去處理他的題目呢？在此，我們有略爲將耶穌的內容一瞥之必要。

耶穌係用第一人稱來敘述的自敘傳，全書共分三十四章，從他的出世敘述到十字架。每一章中分若干小節，每一小節中則僅一語或數語的箴言及敘事。所以從全體看來，彷彿是一部誠訓的經典一樣而得不出一個詳細的結構，這種形式，想來亦是爲着符合于題材及內容而取的罷。但在這樣的內容及形式中，我們亦可以看得出巴比塞的耶穌是毫不有神祕之處，而且亦不曾被唯心地抽象化過。他對於耶穌的解釋，完全是藝術的，同時亦是科學的，而且我們在內面還可以見得出一些唯物史

觀的解釋出來。耶蘇是生於一個貧窮的匠人家中，所以在此書的第一章中的幼小的耶蘇，每晨是在一個小房的一隅醒來，見着母親在隣室蹲踞着掃除灶灰，兩屋間破爛得門也沒有。但醒過來後，也是不能夠隨便出外，因為飯後就要幫助父親工作。耶蘇也具有以色列人 (Israel) 特性，他是不肯崇拜偶像；他到耶路撒冷 (Jerusalem) 去巡禮時，那些教士都問他說：『要你崇拜某物某物時，你怎樣？』耶蘇回答說：『我說我不願。』『然如果這是值得崇拜的呢？』『我還是先回答不願，然後去找值得崇拜之物。』

以後的耶蘇，仍然與平常人無異，他發生性的行爲，他亦失戀而哀動，他用香油來注在他的身上，用頭髮來爲他拭脚的 Marie-Madeleine 間發生曖昧的關係，致招其後反叙了他的弟子 Judas Iscariote 起來質問他，這倒是有我們中國的『子見南子，子路不悅』這樣的聖人之風。

耶蘇的私生活是這樣，他向着外界所宣傳的是什麼呢？在此我們可以見着出生于寒微的耶蘇，是以解放窮人爲其使命的；他主張社會革命，他自稱他是勞動者之勞動者，而他所說的哲理，不是奇怪的替天行道的神話，而乃是與近代唯物論相通的哲學。讀看此書第十二章中的耶蘇罷：

(一)——當我在街中走時，一個青年走近來質問我。

(二)——『先生，對於真理與實相，我曾叫了人們說得各種各樣。』

(三)——我回答他說：『我們常是在這兩者的中間，一個是在內面一個則在外面……』

(八)「實在的真與學理的真，即可見之物與不可見之物，並不是兩個不同的物，這是存在的物之兩面。」

(一八)——「沒有一個小實物，決無一個小觀念」

(一九)——「沒有一個大實物，決無一個大觀念」

耶蘇這樣地向着青年詳細地解釋，而且還說無論在某個時地，祇有一個實相，而且也祇有一個真理。即是同一而又不是同一。這樣的世界觀，自然不是觀念論，也不是形而上學，這乃是與近代的唯物論相通的。

由以上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巴比塞對於他的題目，一面是依據歷史的事實，用一種科學的態度來處理的。所以他的耶蘇，完全是一個人，是一個有革命家的熱情的青年。從新興文學的立場看來，其中或者不免有一些陷于觀念的詩意的描寫的地方，我以前也這樣的指摘過。但我們回頭想來，耶蘇所生存的時代，既有相當的距離，所以耶蘇與我們之間自亦不得不有同樣的距離，而這個用第一人称來描寫的耶蘇，當然是不能完全帶着二十世紀的色彩的。那末，這樣的題材是無用的麼？在基督教的麻醉普及于世界，舊教（Catholisme）當支配着巴比塞的祖國。而且西歐近復有以保護示教為名的大反動的運動的現在，祇有盲目無識者，才起這樣的懷疑！

巴比塞最近的作品，我們知道的是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種種事件 (Faits divers)。這是一個短篇小說集，全書共分三部。第一部為戰爭 (La guerre)，中間包含了九個短篇，第二部為白色恐怖 (La terreur Blanche) 其中包含九個短篇，第三部為其餘 (Et Le Reste) 其中包含七個短篇。據巴比塞在序文中說，這些短篇材料和形式，都是他親見的事實，和他所蒐集的真實事件，他不過將之小說化過罷了。最近的巴比塞想來就是從這些中間得來的罷。

在這些短篇中，我們可以看得出戰爭時代的殘酷，那上官的復仇，係用機關槍來將自己的兵士掃射；又可見得監獄中的黑暗，對於革命者的施刑的殘酷。這正如巴比塞所說，二十世紀，人可稱之為金錢時代，鋼鐵的時代，爵士班 (Jazz-band) 的時代，但尤其可以稱為是血的時代！這些短篇，都是異常純樸，巴比塞的往往好為術學議論的僻氣，在這裏是看不出來的。

巴比塞亦曾寫了許多論文，在今年出版的 *Russie* 中有他專論無產階級文學的一篇。不過關於這樣的介紹，是屬於本文的範圍以外。

## 後 記

巴比塞作品之給予讀者以何種影響，在國際間早有定評，這是我來說什麼。

在中國，翻譯的作品，好像一向是不以「貨色」看待的。這壞風氣，雖然年來因為譯作的東西經多方面的提倡和推荐，有了相當的轉變，但一般的講來，却又爲了著作家和出版界缺乏切實的聯絡，未能使這一工作做到深入和普遍，尤其關於外國名著的單行本和全集，貧乏得實在可以。縱然有幾本，不是作品本身太壞，便是書價過高，使讀者難于接受或負擔得起。蘇聯把但丁、拜倫、巴比塞、紀德……等等的單行本和全集幾十萬幾百萬的出版。我們的出版界反而拚着大批的濟公傳、西遊記一類的書來毒害大眾。這一文化上的危機不解決，大眾將永處于萬劫不復之地！

這一問題的解決，自然不會簡單，容易，但也決不是十分困難不能實現的。如果做照現在市上所流行著的標點書印行的辦法，加以譯品的精選，文字的通俗，價格的低廉，由集體的力量來共同進行這一工作，我想以後的收穫是有把握的！

我是愛好文學而并無成就的青年，本書由我來編，這中間的錯誤想來一定很多的。不過我僅僅借此來作一嘗試，——能夠在這荒蕪的翻譯作品的園地上，做一名園丁，將已經長成的花木，盡點栽

種移植之責，使大眾在這中間得些新鮮空氣，如此而已！至于栽種、移植的方法是否得當，是希望各方多多的指教的！

本書的編成，周楞伽先生，周儉先生和丁一平先生從中幫我許多的忙，而溫濤先生爲本書作畫，田軍先生更爲本書題字，我在此地一併謝謝！

——編者



